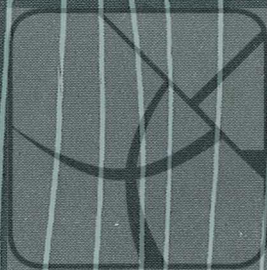


方修著

馬華文壇往事



星雲出版社出版

洪天賜教授捐贈

馬華文壇往事

方修著



星雲出版社出版

序

我曾經說過，馬來亞是獨立了，我們需要進行政治經濟的建設，也應該建立自己的文化，整理自己的文化遺產。單就歷史的著述來說，我們至少就要有一部完整的馬來亞通史，一部馬來亞文化史、文學史、美術史、音樂史……。

馬華文藝是構成本邦文化的一個重要部份，馬華文藝史的編寫，當然是十分需要的。這件工作，可以說是很容易做，但同時又很難做。所以容易，是因為馬華文運的歷程，不過三十年的光景，時間不長，牽連的事物不多，問題比較單純，不必像中國的文學史家那樣，需要分出一半的功夫去翻檢古籍，發掘古物，考據求證。說它難做，則是由於當地的出版物，本來就印數不多，流佈不廣，而地方又幾經戰亂，有關資料，散失殆盡，很多事情，都無從談起了。

因此，我們目前所做得到的，就只能是一些零零星星的史料的輯錄，以為編寫有系統的文藝史的準備；希望積少成多，使將來的史家，得到極大的方便。這本小冊子，就是抱着這樣的一個心願來寫的。

書中的八篇文章，是關於戰前的馬華文藝一部份史料的搜集，由一九五七年八月至一九五八年三月，陸續寫成，內容可以分為下列三部份：

一、「文運談往」一篇。我想把本文當作一篇導論，研究戰前馬華文藝運動的一些特點。我把當時寫作界的步伐的整齊劃一，對於馬華文藝獨特性的不斷的探求，以及一般文

藝青年的堅持爲馬來亞服務等等，認爲是馬華文藝界的優良傳統，希望大家加以發揚光大。

二、「陳鍊青及其遺作」、「王君實及其遺作」、「早死的詩人」、「兩個舊作者」等四篇。這是我對於戰前當地幾個知名的寫作者的一點評介。這些作者，有的是馬來亞道地的兒女（如陳鍊青），有的是萬里投荒而來的青年；他們出身不同，但一樣是熱愛着馬來亞，爲馬來亞的藝苑而辛勞耕耘，獻出了他們所有的才華、心力，以至於生命（如王君實）。馬來亞有了這些優秀的藝術工作者，無疑是值得驕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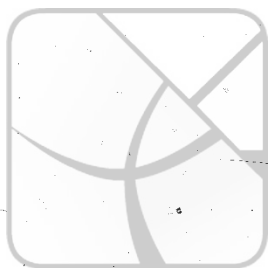
三、「抗戰詩抄」、「戰鬥的散文」、「抗戰與小說」等三篇。這是就形式和內容各方面，對於戰前馬華一般抗戰文藝的分類介紹。這些作品，粗看起來，似乎和一般中國作家所寫的相同，實際上却不一樣，它們畢竟是馬來亞的東西，富於馬來亞的情調，反映了當時當地各方面的現實，表現了當時當地人民的喜怒哀樂。這也是研究馬來亞的社會情形，編寫馬來亞歷史的最好的參考資料。

馬華文藝是曲折地發展着的，很多作者曾經長時期地在搜索正確的道路。本書所提到的一些作品，現在看來，就有一部份是不很理想的，和目前我們所強調的「馬來亞化」，還有着一段的距離。我在書中也曾指出過這一點。然而，正如一位文友所說：「歷史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我們把這一個時期割棄，那麼，馬華文藝的成長過程，便完全看不清楚，無法瞭解了。現在，我們的正確的態度，應該是批判地接受前人的經驗，以便更加完好地建立起以馬來亞爲本位的文藝來。所以，我在「抗戰詩抄」一文的結語中，熱切地希望我們的詩人，從此矢忠本邦，用他們的嘹亮的歌喉，爲馬來亞

的默迪卡而高唱；在「戰鬥的散文」中，我也着重地指出：發揚前人的戰鬥的精神，支持新馬來亞的建國偉業，是現階段的馬華散文作者的任務。

本書只是我整理馬華文藝史料的起點，我還希望能夠介紹一些同一時期的其他各類作品（如描寫各民族和諧共處的詩歌、小說之類），以及其他各個時期的文運之若干動態，以便更加清楚地顯出馬華文藝發展的概貌。

作者：一九五八年八月於星洲



目 次

文運談往·····	1
陳鍊青及其遺作·····	20
王君實及其遺作·····	27
早死的詩人·····	34
兩個舊作者·····	44
抗戰詩抄·····	55
戰鬥的散文·····	74
抗戰與小說·····	95

文運談往

今年初到南馬去，在友人張君的家裏看到一些星馬的舊報刊，那是一九三八年七月到三九年秋間的出版物，雖然數量極少，有的且已破爛，却也保留了一小部份的資料。

這時期，正是中日武漢會戰的前後，也是希特勒準備掀起第二次歐戰的時候。馬來亞的華人支持抗戰救亡的熱烈的情緒，以及捍衛世界和平的高度的決心，充份地在這些舊報刊中反映出來。在文藝方面，當時更是馬華文運的空前的高潮，作者衆多，氣象蓬勃，盛況十分難得。

約畧翻看了幾篇文章，我覺得這一時期的文運，已經具有了好幾個特點。這些特點，到了現在，有的被繼承下來，得到發展，有的由於種種原因，似乎反而逐漸消失了。這是值得我們參考的。現在把個人的一些感想，分述於後，並且抄下一些文字，以助說明，同時也當作一點史料的輯錄。

我覺得當時馬華文運的第一個特點，就是文藝界步伐的齊整劃一。

民族的命運，愛國的精神，使各種流派，各種思想的文藝作者，緊緊地結合起來，用他們的筆墨，支持着抗戰救亡的大業，蔚為洶湧澎湃的文運的主流。不但遊戲文字，黃色作品，迫得消聲匿跡，即個人的牢騷，客旅的愁思，也是很少出現的。他們打擊敵人，揭發奸商，鼓舞戰士，號召輸將，教育民衆，為民族的革命戰爭寫下許多可

歌可泣的故事。大家的作風，觀點，儘多不同，但服從文運主流，推進救亡運動，步伐却是一致的。風格明快的詩人，固然慷慨悲歌：

.....

瓦礫場上，
有我們同胞的哭泣，
棺前墓側，
有我們同胞的哀吟！
然而，翱翔的野獸，
這不是哭泣你們的殘暴，
這不是哀吟你們的兇惡，
在暴風雨的時代，
我們明白，了解：
不可避免的苦難，
無法不付出的犧牲！
在哭聲裏，
在哀訴中，
我們，除去了悲悼骨肉至情，
便是怒吼了——
我們今天萬眾一心的復仇，
我們今天民族解放的鬥戰！

〔陳祖山：「翱翔的野獸」〕

蘊藉含蓄的作者，更是形象地表現出同仇敵愾的激情：

.....

呵呀！
在家鄉，
中國人的
千萬的家鄉呵！
誰能夠說出

是一年來的
那一天一晚呢！
敵人的幾十年來
撒播着的
仇恨的種子，
終於被一把火燃上了。
火——
熊熊地燃燒着的
七月的火呵，
得着牠的照耀，
中華民族的子孫們
抬起頭來了。
他們，舉起鋤鉞，
在亞細亞草原上
爲敵人掘着
埋死的穴
一鋤鉞……

〔李維鄆：「七月」〕

即使是下筆喜涉奇幻的，也禁不得在武漢大戰的前夕，
對長江發出呼喊：

.....

吼吧！吼吧！
船夫曲，馬賽歌，
你也唱一闕新的吧，
嘗是天驕的東方伏爾加河喲！

〔獨恩：「你也唱一闕新的吧」〕

這些雖然是屬於詩作者的情形，但其他部門如散文，小說，戲劇，以至理論批評的作者，情況也無不同，一樣是熱情高漲，在支持救亡運動的目標下使用他們的文藝的武

器。只要看看現存的一些篇目，如「賣花」、「一個日本女間諜」、「致日本高橋夫人信」、「論抗戰文藝的多樣性」等等，就能想像出當時大家是怎樣一致地隨着文運的主流在前進。

自然 由於取材相近，加以發掘不深入，感情欠凝鍊，當時的文藝作品，正如中國抗戰初期的「國防文學」一樣，有好些是陷於概念化和公式化的。但這些作品的產生，都是作者們有感而發，企圖一吐爲快的，並非無病的呻吟。女詩人瑩姿，在一首紀念「九一八」的詩歌後面，附有一段「作後感」道：「在這個哀痛的紀念日子裏，本打算寫一首哀痛的史詩，但這個計劃是失敗了。失敗原因無疑的是才淺力薄，眼高手低。亡國慘劇如烈火般燒着我，而人事又瑣屑紛煩，更加使焦痛的心緒添加愁亂。匆忙中寫成此篇，愧恨萬分。不過我有個企圖，最低限度要做到真實和通俗兩點。無病我是決不呻吟的，我做詩就等於還債，償我自己催逼自己的債。每逢一件事壓迫着我的心，我便坐立不安，白天還容易混過，尤其是夜深人靜時，真如熱鍋上的螞蟻，無處可逃；只有把心上的重負，借一枝筆吐出來，才得一時安靜，寫時吐出爲快，不感覺苦悶，最苦悶的時候是修改。一修改就覺得語語不如意，句句沒有表達出那悲憤，悲哀，怒震，徬徨，惆悵，各種錯綜交雜的感情。我常常想，如果我的心，能取出剖開，讓有天才的詩人來看個明白，請他替我寫出詩來，一定極其富麗纏綿的……」這段話，雖然是一個詩人的獨白，但也部份地道出了當時一般作者的寫作情形。所謂要做到真實，所謂無病決不呻吟，所謂寫作等於還債，正是從事文藝的忠實態度。也正因爲如此，當時的好些作品，雖然有其缺點，但現在讀來，却還熱烈感人。

當時馬華文藝界步伐的齊整劃一，以及創作態度的嚴肅，也曾經使到當地的一些作者引以自豪的。散文作者陳鍊青，回國以後，還寫過一段文字說：「我們觀察近年來馬華出版物的勃興，由新加坡、檳城、吉隆坡青年的推動，雄偉的波瀾散佈了馬來亞各地，造成了一貫的文藝政策，人人隸屬於抗戰旗幟下努力寫作，其宣傳的效能確使我們國內的知識界嘆服。現在是，據一個朋友的報告，馬華的青年們都充滿着朝氣，單對文藝的觀念就猛進了多多。自去年迄今，單單話劇就有相當的猛進。如其稍一留心各地的出版物，就深深地感到專門努力創作的青年，一天一天的進展下去。香港自經抗戰後，雖然是人文蔚集之區，但市場却非常之紊亂，富於姦淫人們抗戰情緒的作品，還在各大小報佔着位置，那裏及得上新加坡之十一！鴛鴦蝴蝶派的東西，在馬華出版物中已成爲陳跡了，現在只是抗戰文藝在支配整個文壇，造成一種良好的空氣，那是值得欣慰的事。」

馬華文運的主流，不斷發展，二十年來，已經走過了好幾個新的階段；今天，配合着馬來亞的獨立建國，文藝界是提出了建立愛國文學的口號，但就一般情形看來，創作路向是更形分歧的，鴛鴦蝴蝶派的作品，尤其觸目皆是。讀了上面的一段文字，大家應該怎樣的感到警惕，加緊努力，以恢復當地文苑的絢爛明淨的舊觀。

當時馬華文運的第二個特點，是文藝界除了忠實於創作外，也關心時事，隨時反映現實，並不汲汲於寫出傳世之作。

在中國，大概因爲所受山林隱逸的舊時代的思想的影響比較深些，新文藝運動興起不久，就產生了大批象牙塔裏的

作家，他們標榜着「爲藝術而藝術」，超然出世，孤芳自賞；又有很多作家，雖然進了一步，在爲社會而藝術，但却緊抱着古舊的功利思想，堅持專搞創作，蔑視時評和雜文之類文體，以爲這些只是應時文章，不能傳諸久遠，不值得浪費精神時間來動筆；還恐怕這類文章，會寫壞他們的生花妙筆，影響到他們創造不出偉大的，不朽的作品來。所以有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文藝界不斷地批評這種作風，清除這種思想。

早期的馬華文運，倒很少受到這種思想的影響，許多寫作者人，一開始就不惜做做文壇的打雜。例如張一倩，他寫詩，寫小說，寫文藝理論，但也寫了不少的時事論文，分析國際動態。詩人山兄，也用半呆的筆名，寫了很多對於時局或當地社會問題的短評，如「還我八百壯士的自由」、「英法會談中的蘇倭糾紛」、「把糜費移作獻金」……等等。其他文藝作者的同類文字，也有很多現在還能讀到。

雜文，這種戰鬥的文體，更是受到普遍的重視，許多作者利用它來迅速地反映現實，教育羣衆。有的對一些不知亡國恨的商人發出諍言：

「亡了國的捷克軍火大王，前幾天從歐洲來到了馬來亞，接見了星加坡的華字報記者，却談起：

「事變前，捷克曾同時售軍火及重工業機械予中國與日本，但事變以後，其情形如何，則非余可得而知，蓋余純爲生意人，並非政治家，余雅不欲言及政治問題，政治與生意混爲一談，實爲不智之事！」

「這種幽閑靜適的風度，也只有像他那樣家財鉅萬的人才有的。只可惜希特勒的手沒有放鬆他。看看被併吞後的蘇台德，那麼捷克居民的遭遇，也就說明了兩三分。……」

有的則指出歐美各國當時對華政策的矛盾：

「……自由，平等，人道，正義，到底也跳不過金錢的火坑，一到大家有利可圖的時候，立刻便把這些東西忘記乾乾淨淨了。所以史汀生大聲疾呼地這樣說：『既可痛又可惜者，即我國與英國，不僅不助中國，反助紂爲虐，蓋日本若無英美之物質支持，根本無法對華實施其侵畧行動也。』

「……說這些話的，都是美國的國務卿，可說是代表美國人講自由平等，人道正義的真正精神。然而美國的資本家，飛機廠廠主，軍需工業老闆，要不要聽這樣的說話呢？」

此外，如糾正華人的錯誤的抗戰觀，駁斥法西斯的理論基礎，揭露侵畧集團的內在危機等類文章，都有文藝工作者在執筆。當時文化界的一些時事座談會，討論各個階段的戰局，各界僑胞的動員等等專題，也經常有文藝寫作人參加。

然而這些寫作人，也並不因此而做不成作家，大多數的作者，反而有了更加長久的文藝生命。



一個正視現實，隨時隨地反映現實的文藝作者，也常常是一個實際的工作者。

當時文藝作者投身到實際工作去的很多，如參加肅奸運動，旅行宣傳，通俗演講，以及各種籌賑工作，或青年、學生、婦女的救亡運動等等，都是相當普遍的。即使是訪問武漢合唱團，鼓勵大家「打回武漢去」；或者歡迎中國出席世界青年和平代表大會代表，加強大家對於保衛世界和平的決心與勇氣，也都是很有意義的工作。遇到紀念日，很多人不但也和僑衆一樣茹素食齋，節約獻捐，而且不惜忍受飢餓的熬鍊，去參加羣衆大會。

「太陽漸漸上升了，人們都從被窩裏鑽出來，有許多是

空着腹的。碰着一個熟人，問他今天早餐怎麼辦，他說：「真沒辦法，想跑去珍珠巴剎找些粥吃，但是撲了個空，到今還沒有半點東西下肚。」這是紀念日呵，難道一天餓都抵不住？前線的將士，浴血犧牲，用生命來爭取中華民族的勝利，我們後方，在這偉大的日子裏，就是挨了一天餓，不見得就會死吧！」（「偉大莊嚴的七七紀念」——都勒）。

愛好戲劇的青年，更是積極地爭取演劇籌賑的機會。舊報刊上有一則「文化雜訊」說：「新加坡的一些戲劇工作者，將於魯迅紀念祭時，發起演劇籌賑，已徵得新加坡的戲劇人員，以大集會的姿態，出演魯迅的原著阿Q正傳（許幸之編）。」這也是文藝界的一種工作方式。

從馬華巡迴劇團的一篇報告中，我們更可以想像到當時的戲劇是如何的發揮出其鼓舞羣衆敵愾情緒的藝術功能：

「馬六甲屬的野新，那裏的勵志社的青年招待我們：在曠場上搭個很簡陋的戲台，我們就開始表演，不收門票，完全公開，所以觀衆非常擁擠。當戲台上演到漢奸慘殺同胞的時候，台下觀衆都舉着鐵一般的拳頭，喊着：『打死這漢奸！』這一股熱烈的情緒，要不是劇台上閉幕了，我相信是不能抑制下去的，那扮演漢奸的定有被觀衆毆打的危險。」

但，戲劇工作的展開，也不是十分順利的，它常常會受到民族敗類的阻撓與破壞：

「由馬六甲以上的路程，通行的是廣東方言，我們爲着使戲劇能普遍的發生效力，我們需要練習廣東方言的戲劇。我們卅六個同伴，只有一位是廣東人，所以我們不得不停留幾天來學習。就在停留這幾天，沿途跟着我們的漢奸……，四處散佈謠言，說我們是騙飯吃的新加坡失業的流氓，說什麼既是救亡的劇團，爲什麼演戲不公開，而且在這裏——馬

六甲——一停留下來……，許許多多破壞我們的謠言，一天中總可聽到數起。可是我們堅決着以事實表現來和謠言鬥爭。結果我們是得到勝利了，我們繼續着第二段的行程。」
(朱緒)

文藝界就是這樣的克服困難，堅持工作！

上文說過，那時期，在支持抗戰救亡的主流中，文藝界的步伐是十分齊整的，但這並不是說文藝界就沒有過論爭，正相反，引起論爭的問題也很多，而且很熱烈，但大家所提出的問題，却幾乎都是屬於原則性的。這又是當時文運的一個特點。

例如，關於當地的文藝大眾化運動或通俗文學運動問題，有些人傾向於提倡舊形式的利用，主張「舊瓶裝新酒」，認為舊形式能完全容納新內容，說通俗化「正是利用流行於民衆之中的種種舊文學形式，稍加改變，裝入新內容，寫給民衆看或聽，作為急切的喚醒民衆的工具」；有的人則強調新形式的創造，說「在整個文藝運動看來，文藝前途一定是大眾化的。中國新文藝運動本來也便是大眾化的，不過因為推動者還只在士大夫階級，未能普及大眾，因此，不能做到真正大眾化的地步。又因為中國是半殖民地，封建勢力非常濃厚，新文藝運動沒有能好好推廣，更由於文學運動者放棄了大眾化的責任，反倒『為文藝而文藝』起來，新文藝才逐漸和大眾隔離，為了使文藝真正成為大眾的，才提出『文藝大眾化』的口號來。同時，為了引導落後羣衆，這時才談到舊形式的利用，這二者的配合便成了新形式，但是文藝運動的主潮還是在於新大眾文藝的建立。」

談到舊形式的利用問題，有人說章回小說是革命的，是

「被壓迫者的呼聲」，說章回小說大團圓的優點在於「因果的關係，是合於科學的辯証法的。惡因種惡果，善因種善果，土豪地痞必被制裁，亂臣賊子必被淘汰，這原是一種社會的必然性，拿現在的情形來說，貪官污吏的被處決，遊擊隊的必然展開，民族運動的獲得開放，這種大團圓的結果，難道不合理嗎？」

有人則認為：「對於平話、傳奇，章回小說是革命的，進步的，可是在今日站在新文藝立場上來說，章回小說却是落後的了。正好像封建社會曾有過一個革命的時期一樣，翻開文學史一看，更是如此。浪漫主義對於古典主義是進步的，革命的。而現實主義對於浪漫主義則又是進步的，革命的。所以我們從事文藝運動應該從變革上來講，不應忽視時間。在今日我們不能把章回小說當作革命的，進步的。也只有在這前提的認識之下，才可以『利用』舊形式，否則恐怕不容易抓到利用舊形式的中心，反倒向舊形式投降。」又認為：「把大團圓來做哲學上的因果律，是值得討論的。第一，章回小說裏的大團圓是宿命的東西，這和經過變革的實踐而存在的因果律不同。第二，文藝這東西並不像政治經濟那樣簡單直接，牠是經過形象化的組織而成的。……假定大團圓就真的是合乎辯証法，也不能拿來生硬地利用，何況事實上又不是這樣呢？至於『游擊隊的必然展開』、『中華民族的抗戰必然勝利』等，當然是可以，而且必要描寫和暗示的，可是這和大團圓有異。……其實章回小說中也有不用大團圓來結尾的，紅樓夢，水滸傳的最後大概不是大團圓吧？同時，大團圓的結果也不一定可以鼓舞讀者，也許會使讀者陷入空想輕浮的樂觀論中，這於抗戰又有什麼好處？總之，一句話，文藝的社會影響是被作者的中心意識以及表現手段（創作方法）

的積極與否來決定，不是被『喜劇的結局』所決定，更不是章回小說的大團圓所可解決的。」

這裏所爭論的，無疑的都是關係到當地文運的方向或創作方法的原則上的問題。至於誰的意見正確，那是另一回事了。

此外，如關於馬華新啓蒙運動，FIGHTER與WRITER，「日出」的公演有否救亡意義等問題，也都是相當重要的。

如果我們現在所批評所辯爭的，反而是一些芝麻綠豆大的小事，如大學教授與推銷戲票問題，劇團的國語是否純正問題，那就應該把目光放大些，否則，恐怕會使人誤以為文藝界是在開倒車呢！



除了原則性問題的爭論外，集體討論的風氣，在當時也很濃厚。

就舊報刊看來，當時的集體討論的形式，多數是由十幾個人參加，由一人至兩人執筆整理，所研究的問題十分廣泛，政治的、經濟的、教育的各種問題，都有人召集座談，也經常有文藝作者參加。屬於文化、文藝、社會運動，以及救亡工作各方面的題目，則有「馬華文化運動的進展」、「第二期抗戰與戲劇」、「怎樣推動馬華婦女運動」、「怎樣做一個優秀的救亡工作者」等等。

這裏且談談中馬文藝界的一次集體討論。題目是「怎樣展開中馬的文藝工作」。參加者的署名，有蓬青、吳冰、清才、荒洲、天炮、曦明、克浪、昊然、老蕾等。

他們首先報告當時中馬文藝工作的動態，並提出加強組織的要求：「我們不相信像中馬這麼一個地方，能夠給我們有效的便用文藝武器的地盤，除了馬華日報的『前哨』外，

我們就找不出第二家。雖說最近吉隆坡有『勝利』月刊及『白虹』月刊出版，然而寫作人並不踴躍投稿。……由於中馬文藝工作者不能迅速的組織起來，這其間正潛伏着中馬文藝界不能十足把文藝這一武器有效使用的一個因素。雖說吉隆坡尊孔中學及加影華僑學校有文藝研究會的組成，這是好的，但因為它的範圍不能跨出學校的門限，故在整個中馬就無法起領導作用。為中馬文藝前途計，為全馬文藝前途計，實在使我們不能不有一個懇切的號召，希望中馬的文藝工作者聯合起來，迅速組成一個寫作人座談會，使中馬的文藝能夠打破以往靜寂的狀態，代起的是活潑雄壯的工作表現。」

接着是對於各種創作的批評：「散見於馬華各報副刊及雜誌上的中馬文藝作品，不管是小說、速寫、或報告文學方面，內容都犯公式化的毛病，最明顯的，例如『賣花記』啦，『學生宣傳』啦……，我們不是反對寫作者寫賣花記這一類的文字，然而可也不必強人要寫。我們認為作者運用速寫的體裁，不應該而且不必盡管毫無取捨地攝用千篇一律的素材。一句話，作品倘不能擺脫靜止於『賣花記』的，雖行文如何生動，也還逃不出公式的範疇，這是作為中馬文藝工作者應該着重提出警惕的。至於散文與詩歌方面，這裏所表現的，在意識方面不很堅強。我們看到不少作品，充滿了愛的追求，愛的憎恨，臨到結尾時再來一個悒鬱的呼號，間或插上一條『抗戰的尾巴』。這是迷離讀者視野的一種技術。至於作品却萬萬逃不出吾佛的掌心——公式化，我們反對沒有內容的作品，翹起『抗戰的尾巴』宣嚇於人。還有一點，中馬的散文，不論在字句的運用上，技巧上，體裁上似乎都在摹倣麗尼先生的手法。這一點我們不敢說是不好，卻也不敢捧為『得法』。我們要求中馬的寫作人能夠自創一種風

格，（獨創一格固然困難，但不是沒有辦法。）詩歌方面，好的不是沒有，例如有的作者能夠運用優越的技巧，攝用國際上的動態作為詩的素材，這些是我們樂於提及的。這樣說來，中馬詩壇不是趨向十全十美了麼？也不是的。中馬詩壇也還逃不出『差不多』化的通病。這固然是由於作者手觸生活的實際體驗不豐富，這是事實。他方面，作者的不肯努力也是不容忽視的。最後談到小說的創作，最大的失敗點是不能發掘現實的題材去創作，去教育羣衆。技術方面，也不見得如何高明，不少作者還是偏重於敘述故事的手法。這方法不是絕對不可用，但如果出自一個作者的手筆，也還是形成『形式的公式化』。至於戲劇方面，在中馬似乎太少。」

此外，大家檢討到寫作人的實踐問題：生活的不嚴肅，救亡工作未達客觀要求，理論修養缺乏，寫東西不夠認真等等。最後，決定共同努力的幾個目標如下：一，鞏固文藝工作者的統一戰線；二，要有一個文藝工作者的組織；三，用文藝打擊反動理論；四，積極推動中馬文藝工作（如辦刊物，舉行座談）；五，糾正左右傾理論與實際鬥爭；六，提高華僑民族意識；七，集體創作；八，聯絡全馬寫作界；九，展開通俗文藝工作；十，發展現實主義，揚棄理想主義。

這篇集體討論的記錄，不但顯示了當時在工作上比較新加坡落後了許多的中馬文藝界，也已開展了集體討論的風氣，而且提及當時中馬文運的其他一些情形，如學校文藝活動的有限制，一般作品的公式化，麗尼式的散文的影響，劇本創作的缺乏等等。這些情形，有一部份還是全馬性的。

七

由於集體討論風氣的蓬勃，也就產生了比較具體的工作計劃。

當時，各界的活動，開始有了縝密的綱要提出，如「馬華救運宣教工作大綱」、「怎樣組織一個小先生團」……。同樣的，文藝界也有了具體的工作計劃的擬訂，如「建立星華籌賑劇團綱要」、「一九三九年馬華救亡戲劇運動的具體計劃」……等等。現在把「一九三九年馬華救亡戲劇運動的具體計劃」一文的綱目錄後，以見一斑。

(一) 組織方面——甲、整個的：一、建立全馬戲劇運動中心領導機關。二、各地戲劇團體建立和籌賑會，救亡團體的正常關係。三、和國內及南洋各屬華僑劇團取得聯繫。乙、單獨的：一、建立戲劇和舊劇聯合組織。二、強化並普遍原有戲劇團。三、組織各種固定純演劇團體。

(二) 教育方面——一、一般的教育。二、專門的教育。三、批評與檢討。

(三) 理論方面——一、救亡戲劇概論。二、演劇史。三、演技。

(四) 劇作方面——一、內容。二、形式。

(五) 演出方面——一、舞台劇。二、街頭劇。

(六) 效果方面——一、宣傳。二、教育。三、組織。

(七) 出版方面——一、出版戲劇刊物。二、接洽報紙副刊。三、發行戲劇叢刊。

自然，計劃是一件事，實際的收穫又是一件事；由於客觀環境和主觀力量的各種原因，有了週詳的計劃，也不一定就能達到預期的目標。但文藝界的力求有步驟的展開工作，在當時却是一種顯著的進步，展示了馬華文運，至此已經跨越過了最初期的那個自生自滅的階段。

但文藝界的具體的工作計劃與組織問題的討論，也沒有完全陷於空談。例如「文藝通訊員運動」，嗣後就一度很有點成就。當時有人擬具了這麼一個組織計劃：「文藝通訊員可以有個總站，在各個地方都可以有支站的設立。每個地方只要有三個以上的文藝朋友就可以設立了一個支站。支站和總站之間，應當有密切的聯繫，在總站和支站之間，如果事務上的需要，仍然可以設立分站，分站一面可以分担總站的事務，一方面要以能夠和支站取得更密切的聯絡。在三者之間有諮詢、討論、研究的種種關係。每個單位仍可依分工合作的原則，來分成組織、研究、服務各部。」又指出：「文藝通訊員活動範圍必須擴展到積極參加社會的活動，才算履行了文藝通訊員應有的積極任務。而且也惟有得到現實的營養，才能產生有生命的作品。反之，正在積極參加社會活動的人，如果對於文藝多少有點興趣的，也就是很適切的文藝通訊員。因為文藝通訊員運動的積極意義，是在於和各地的救亡工作發生密切的聯繫，並從而對它產生推動的力量」。

【勞難：「文藝通訊員運動」】

後來，文藝通訊員的組織以及工作的開展情形，也差不多就是這樣的。

八 馬華文藝應有其獨特性，在這時期也開始被注意到了。

自然，「獨特性」的口號，在當時是未有的，要求也不迫切，而且起初也還肯定馬華的文藝運動，應該是中國文運的一個支流，不過應該根據地方上的需要，在工作綱領上稍為加以修正吧了：

「……因為是站在爭取民族自決的崗位上，所以其

本質大體上是和中國一致的。這樣我們的工作綱領，可以把它們的共通部份拿來應用，不過還須注意到南洋文藝運動本身的弱點和需要，然後從這裏去找尋適當的對策。」

〔譚庭裕〕

接者，也就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認為「有另關途徑，建樹一種馬華文藝之必要」：

「馬華一般愛好文藝的青年，他們所看的書籍，除少數人能直接瀏覽外國文外，其他全靠國內運來的以過癮。國內的東西，不一定都無條件適合馬華的需要。文藝雖然是時代的產物，呼吸大時代的氣氛都無二致，但因社會背境之不同，故也有多少的差異。例如抗戰中國內的作家，描寫農村裏鄉保長恃勢凌人以及發國難財的事，馬華社會可沒碰到。又如描寫敵機軋軋聲，擲彈聲，與乎逃難者的皺眉相，嘆息聲，沒有身臨其境者寫來總覺浮泛，不能給予讀者以驚心動魄的暗示。至如那些極其皮毛的景物，故國春天之百花妍麗，冬天之霜冷風寒，即使如何寫得有聲有色，可是，在熱帶下生長的青年，對之自無深切的引起共鳴與共感。這是爲什麼呢？當然是環境不同的問題，因爲人總不能離開時間和空間的關係，在某一個地方覺得適宜，在另一個地方未必就能引起同樣的作用。有時或許要如淮南之橘移植在淮北便成爲枳一樣。雖則文藝是人類的，並不侷促某一地域，而現代愛好和平者之從事文藝寫作，也咸趨反法西斯的戰線上，擴大陣地，羣策羣力，化零成整，日見其接近世界化的傾向，原可無須詮釋什麼是馬華的與國內的，但這不過是大體上所當走的途徑，所應洩的情感。至於內

容，仍各個地域有各個地域特有的風致和意識，事實上却難以盡同。我們馬華這個地域，無疑的，自有它特殊的位置。兼之華人南來殖民，自明朝便已昌盛，迄今已有數百年悠遠的歷史，與馬來民族雜處而居，平日呼吸着濃厚的馬來文化（誰敢否定馬來沒有文化，文化只有高下之分，無有無之別。）的氣息，加以熱帶下生活的象養，環境之推遷突變，性情的潛移默化，一代一代的傳下去，其風俗習慣往往與國內的殊異。文藝原是以表現人生創造人生為鵠則，如此獨特的地域，即使產生文藝，也必深深地受其影響，而成爲世界藝園中一種異彩的奇葩。所以，馬華以環境的特殊，有另闢途徑，建樹一種馬華文藝之必要。」

〔陳錄青〕

這段文字，從讀書界的需要，創作的原理，以及地理環境、民族構成、風俗習慣各方面來觀察馬華的文運，認爲應該建立起獨特的馬華文藝來，分析的深刻，見解的警闢，主張的大胆，截至當時爲止，幾乎可說是獨步的。可惜響應的人不多，否則，馬華文藝獨特性的口號，很可能不必等到八九年後，才被大家明確地提出。

但「地方性」的問題，却很快地就受到重視，引起討論，而且得到相當正確的理解了：

「什麼叫做地方性呢？有人解釋做本地發生的事實，其實，這是不完整的。地方性的真正意見，是以與本地有關的題材爲標，特別是着重於『特殊地方的』，比方說，這兒除奸抵貨籌款運動是國內所沒有的，馬來人印度人的同情中國抗戰也是國內所沒有的，幫派的對立也是國內所沒有的……。」

戰後，文藝界明確地熱烈地提倡馬華文藝獨特性，也正是這一問題的發展。

◆◆◆◆◆
九 ◆◆◆◆◆
還有一點值得提起的是，關於馬華青年應否回國的問題，當時已經有人在辯論了。

有一派是反對回國的，他們的理由是：馬華的救亡運動正迅速地向前開展，需要培養大批的青年幹部，而青年幹部是需要從實地環境和實際經驗中訓練出來的。其次，救亡工作並非某一地方才可以做，救亡工作是分佈到每個角落裏的，所以馬華青年也就應該站在自己的崗位上來負起神聖的救亡任務。最後，馬華救亡的任務比起中國國內的是一樣重要，因為中國的抗戰除掉自力更生以外，還需要得到國際上的援助，這一任務的完成，就必須靠着海外的華人，而且中國的抗戰也必須要有充足富裕的經濟力量，這個主要來源之一却在馬來亞華人。

另一派則是主張回國的。他們也有好些理由：一，當地環境特殊，不易進行工作。二，當地沒有訓練幹部的好學校。三，國內需要大批的技術人才。四，目前，國家民族已經到了生死最後關頭，抗日救國高於一切，所以青年們應該先回到國內去抗敵，然後才回來保衛馬來亞。

但又有人不同意這種意見，認為這是逃避現實，幹部並不是關在教室裏訓練得出來的，馬華青年也不都是技術人才，救國又不一定要回到國內去，相反的，在馬來亞同樣可以負起救國的任務，譬如：國際宣傳、經濟物質上的援助等便是。同時，也不能夠說應該救國，其後才來保衛馬來亞。其實，這兩者互有連帶關係的，同時是並行的。

這種說法也不容易獲得接受，有些人說，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沒有國，那有家？現在國家已經臨到生死存亡的時候了，難道我們還不奮起回去殺敵嗎？還有，我們也可以動員全馬華僑的財產回國去幫助政府抗戰，一下子把日本打倒，我們也就無需要在馬來亞了。

但結果是還是前一派的主張佔了上風，多數人認為馬來亞華人是援助中國抗戰的重要的一環，也強調保衛馬來亞與世界和平的重要。

這樣看來，近年當地有些報刊在討論的馬華青年回國問題，倒非完全是新問題了。自然，由於時移勢易，二十年前的題目，和廿年後的，縱很近似，內容也不會是一模一樣；當時的青年，對於馬來亞觀念，也不及戰後的強固。不過，在強調應為馬來亞服務這方面，前後倒是一致的。

現在，馬華青年應該熱愛馬來亞，效忠馬來亞，已經成為不易的真理，馬華青年一貫的堅持為當地服務，也更顯得是馬華文藝運動與思想運動的優良傳統了。

（一九五七年八月）

陳鍊青及其遺作

早期的馬華寫作者中，陳鍊青恐怕是最不幸的一位了。這個馬來亞的僑生，家境聽說還不錯，寫作的時間很充裕，但先天却給他帶來可怕的痼疾。年青時候，痲瘋症已很嚴重，迫得他只好回國隱居，而終於在一個農村裏逝世。

這位作者逝世以前，雖然是在中國的鄉下閉門謝客，却還繼續為馬來亞的報章雜誌寫了不少的文章。但最近我所翻閱到的，只有兩篇文藝論文：「馬華文藝批評的建樹和需要」、「馬華文藝批評的任務」，都寫於一九三八年秋。

鍊青的論文，常有特出的意見提出。我在另外一篇文字中，曾摘錄過他的兩段文章，一段是指出香港文藝界的紊亂，遠比不上新加坡方面的絢爛明淨，一段是分析當地以環境特殊，有另闢蹊徑，建樹一種馬華文藝的需要。他的見解的警關，祇就這兩段文章，已可窺見一斑了。

香港，一向由於出版事業比較發達，能夠容納一些專業的作家；又由於和中國的廣州接壤，來往便利，所以有個時期，中國的很多名作家，便雲集於此；當時文藝界的陣容，確是十分強盛的。但這只是一方面的情形。另一方面的情形，却是由於香港本來就是色情文化的繁殖的溫床，鴛鴦蝴蝶派的作品，始終是更加流行的；這樣的作品，又是馬來亞方面所不屑寫的了。向來有些人，只看到前一種情形，便認定香港的文藝水準，總是比馬來亞的高；有些人更把另一方面的那些低劣的讀物當作奇貨，因而崇拜香港。然而，陳鍊青却

馬華文藝之苗，才能夠由是而發芽、發葉、含蕊、以至開花。有良好的土質同時也要有良好的種子，良好的培植。批評家便是選擇良好的種子散佈人間者；作家都是辛勤的栽植者」。

作者認為文藝批評家的主要工作，是在建立指導理論，匡正創作方向，而不是對於一篇作品或一個作家的品評：

「我們要知道，文藝批評不單只就一篇作品或一個作家做對象，而發抒批評者的見地，如托爾斯泰的『莎士比亞論』一樣。固然，批評一個作家的偉大，闡明一篇作品的價值，那是批評家份內的事，但批評的工作決不止此而已。它的範圍決不是這麼狹隘，它尚有比較廣濶的路，不專批評某一篇作品和某一個作家。關於文藝理論的建樹、引申闡明，關於純正思想的指示、解釋、傳播，這些正是批評家神聖的工作，積極的任務。而這類工作，在馬華委實非常需要，較諸專批評一篇作品或一個作家的，其效力非可同日而語。」

這種說法似乎稍嫌機械，好在他有比較正確的引申說明：「在這長期抗戰聲中，作家也荷負着救亡的重任，而文藝却是宣傳的武器，人人要為抗戰效勞，無論直接與間接，應有這種認識，才不悖這大時代的精神，如其一般人創作離開這點，專寫空疎無聊的作品，那麼批評者就有矯正的任務。」

作者認為批評家有指示創作方向的任務，他的責成批評家推動具有獨特性的馬華文藝的建立，也就是根據這一觀點出發的。

他又主張批評家只管積極地展開工作，不怕幼稚，不怕粗淺：「馬華文藝的基礎尚未建樹，批評者就有積極起來提倡以促成它建樹的任務。這也許被人目為粗枝大葉的工作，

但我們以為當此啓蒙期，粗枝大葉的工作是佔着頂重要的位置。不特文藝是這樣，即其他各學科，當其草創之際，也無一不是這樣的。」

◆◆◆◆◆
◆ ◆
◆ ◆
◆◆◆◆◆

有一位認識過陳鍊青的朋友告訴我，鍊青的思想是相當保守的。又有一位說，鍊青養病故鄉，向馬來亞的報刊投稿，但也在上海的論語雜誌寫文章，是屬於林語堂的閒適一派的作者。但我從他這兩篇談文藝批評的遺作看來，却覺得他的思想和論語社的人還有不小的距離。例如他談到文藝批評的意義時，對那位被稱為「中國新文化之父」的胡適之先生就很有點不敬。他說：「文藝批評的意義，並不是詮釋作品的內容，和歷來許多學者之詮釋莎翁樂府一樣；也不是研究作家的身世，著作的年月，版本的多寡，如胡適之玩的那些考據一樣。這是註解和考據，都算不得文藝批評。」這態度顯然是不大閒適的。

不可否認，陳鍊青的文藝觀點，在基本上是接受十九世紀的觀念論者的看法的。例如十九世紀的批評家安諾德，認為「創作有創作的時代，而天才必須與時會互相湊合。天才得之自然，而時會却是可以人為造就。時會二字，……是時代思潮。批評家是時代的先驅，他披堅執銳，斬草萊，冒風雨，開闢一條平坦的大道給作家走。他傳播思想，鼓動思潮，使作家人人受了良好的營養，吸收良好的資料，風尚所趨，則蓬蓬勃勃。……」陳鍊青就大量地借助於這些話來解釋批評何以和創作的天才非常的關係，說明批評的工作往往會助成偉大的創作的產生。

但鍊青對於安諾德的文藝觀，也是有所批判的，他有他的更進一步的看法：「其實就我們診按，創作固然需要時會

——也即時代思潮，可是時會之來，是由物質條件達到某一階段時發生的。安氏之論，雖能從大處着想，但未免太偏於唯心。時代之進展全都由物質而決定，其中有它的因果變動起伏升降的必然性，批評家因為自己的人生觀、社會觀、世界觀正確，能運用他銳敏的觀察力，透視時代的核心，引導它潛伏的爆發出來，使之開展，使之普遍。所以時會是促成的，不是人力無其因而能製造的。物質條件是因，社會背景是因，誰有多大力量能左右物質的發展？」

我覺得鍊青的思想與態度，有時反而是失之偏激的。且看他的這麼一段文字：「此刻，我們需要馬華多生幾個粗枝大葉似的工作的文藝批評家，不需要多生幾個歌詠宇宙的神秘，讚美自然的大詩人。假如馬華出了十個泰戈爾似的詩人，對抗戰救亡的前途，對馬華文藝大眾化的發展，有什麼良好的關係？印度有了泰戈爾，和印度的生存，民族的獨立，是漠不相關的。」顯然，這話是不大對的，但癥結不在他的保守，却是在於偏激。

單就現有的資料，我對於這位作者的理解是這樣的：陳鍊青因為身罹痼疾，回國療養，閉門謝客，雖然還在寫作，但已和現實隔離，加以身心不大愉快，情緒免不了時起變化，所以提出來的意見，有時很警關，有時却犯錯誤；表現出來的態度，有時顯得保守，有時則過於偏激；缺乏一貫的中心思想，和當時文藝界的步伐不大合拍。至於貌似閒適，那是他的文筆不大尖銳的緣故。



然而，不管他是保守也好，偏激也好，閒適也好，這位不幸的作者對於馬華文藝的關懷與愛護，總是值得我們大書特書的。當時他雖然已經遠離星

馬，準備終老故鄉，但還看不慣中國一些文人的歪曲馬來亞現實，力斥他們的遊記的荒謬。有一段文字，現在讀來還是相當新鮮的：

「人們也許會知道，馬華雖然素以文化落後為著名，但晚近十年來知識界却顯現長足的進步。天天專門忙碌於算盤數簿之間的僑眾，已經不像從前那樣佔全數之九十。青年們之努力寫作與及讀書興趣，正和二十年前成一個反比。從國內受過教育南來的，自不消說得，他們原是大多具有愛好文藝的根性與修養，其能寫作，原在意中。即如馬華的土生，所謂峇峇的，也多半讀中國書，識中國字，並不是像國內一般名流到南洋作一次『水手式』的遊歷後，便閉着眼睛大作其遊記，說那些土生只會講馬來話，對中國一切都茫然，文藝更根本談不到的。我們相信馬華青年，比國內一般青年抗戰的情緒高，愛好文藝的慾望也強，在目下，專門從事於寫作的人就不會少。如其在那裏居住久了，也許對他們的工作要格外的表示驚嘆。所以，『水手式』的遊歷的報告，往往和事實不很符合。硬用着十年前，或二十年前的印象來判斷馬華文藝，對它生起藐視的觀念，便會得到一個謬誤的結論。」

作者對於馬華的文藝青年的期望是很高的，他堅定地說：「我們觀察目下馬華一般青年的努力，較之國內的青年的混混沌沌，比較之下總抱着無限的樂觀，無限的希望。我們雖不敢說馬華此刻是晨曦將上的時代，然而我們敢肯定地說，此刻的馬華決不是黑暗的中夜。啼雞已報了，天將魚肚白了，光明的白晝轉瞬就要到來。我們相信，如其知識界對於批評的工作肯多多給予鼓勵與同情，未來的文藝思潮是莊

嚴雄偉的。在這裏培養出來的作家，思想上，技巧上，當爲文壇放一異彩，決不會較國內任何作家遜色。」這樣大力的推動當地文運，鼓勵馬華文藝創作，這樣的充滿熱情的疾呼，充滿信心的矚望，即使在二十年後的今天看來，還是十分難得，十分感人的。

（一九五七年九月）



王君實及其遺作



一九四二年初，獅城淪陷，王君實是第一個慷慨殉難的馬華青年文藝作者。

這是一位優秀的散文和小說作者，有個時期在印尼占碑教書，最後在星洲當記者。我和他沒有一面之緣，除了談談他的作品外，似乎沒有什麼好說。祇記得有一次在一位編副刊的朋友處看到他的一部長篇小說稿，他的原稿似乎沒有再謄清一遍，但看來却十分乾淨，只有整段的刪割，沒有一字一句的塗抹增添，顯得在章節的結構上很用功夫，而文字上却十分熟練，這自然是在下筆之前，打過一番縝密的腹稿的緣故，但是一個二十零歲的青年，有了這麼高度的驅遣藝術語言的能力，確是不可多得的。加上他的很多文章，寫的常是一些知識份子的灑脫不羈的生活，行文又汪洋瑰麗，時有奇思妙想，所以這位作者給予我的印象，總是一個文采風流，才思敏捷的青年。至於實際情形是否如此，可就有待於認識君實的人來印證了。

君實是廣東澄海人，原名王修慧，聽說他的遺作，還有很多保留在他的朋友們處，足以彙印專集，但不知道為什麼還沒有人給他編印出來。據我想，這應該是一宗很有意義的工作。

這裏，我所借來的，祇有他的兩章「木棉」和一篇批評文字。要靠這一點點材料來談論一個作者，顯然是非常不夠的。好在「木棉」算是君實在短篇小說方面的力作，勉強還可以用來窺看作者的藝術素養和一般風格。



「木棉」全文一萬多字，寫的是中國抗戰初期，兩個中山大學的學生從廣州下鄉，到棉城那麼一個舊勢力非常強厚的地方去做民運工作，和土豪劣紳們展開劇烈的鬥爭的經過。作者似乎想在這兒塑造出一個堅苦不拔，果敢而智慧的民運工作者的形象。他把小說中的主人公林源，當作一般獻身救亡運動的愛國青年的代表在描寫。據我看，作者的企圖是取得相當的成功的。

作者用第一人稱的方式來寫這個動人的故事，用詩人的身份和高度的熱情來歌頌林源的沈毅踏實的性格——

「他：具有了工人的健康，具有了農夫的善良，我心中看見他裝飾着野火一般的顏色。在抗戰以前，他落落沉默得可怕，笑容又少。於是，有人用難堪的話來罵他，他總慢慢抬起青黛色的鎖着神秘的眼，沉沉的說：『總有一天……』，但大家的冷笑把他下面的話懾住了。我恐怕他的眼淚不可重拾的墜下，走近他的身旁給他一把溫愛的手來表達我的意見。我知道他有可靠的自信，然而我常常這樣事過境遷才後悔自己笨拙的言語，或明白無言更不能溫熱他的心。

「『光，我的言語是冷的，我的心是熱的，他們……』

「是的，終於有這樣的一天，林源的鎮定是成功和優良的條件，……他出現於羣衆中以後，能夠有魔力使羣衆的心只浮着他的影子，能夠使羣衆的耳朵留下他的聲音。他，仰口可吞天，代表了我們這一代青年。」

民族的怒吼，抗戰的炮聲，激起了林源的獻身民運工作的決心，連以前時常伸給他「一把溫愛的手」的詩人，反而需要他來鼓勵與引導了：

「光，你不應該苦悶，苦悶是沒有用的，跟我到棉城去。而且，那裏全城都種植着木棉，現在還趕得及看見它的燦爛。它雖沒有紫丁香的真善美，也不像楊柳有柔綿纏情，但它有和風霜奮鬥的雄偉。你已經用鐵血來象徵我們五月的石榴花，你也許要用忍耐來品題我們的木棉吧。」

作者寫出這位民運工作者的感染力的強烈，詩人終於「放下詩的真理」，去拿出「抗戰的真理」了。

然而，棉城却是一個「簡直是不能幹真實的事」的地方。一個在那裏駐防的營長告訴他們：「地方的舊勢力太大了，舊傳統的鬥爭太厲害了。你們現在來了原是好的，但是，困難委實太多」。因為豪紳黃弈之和陳浩波之間的衝突，民衆變成了他們鬥爭的工具。「他們把持着，他們操縱着，惡的勢力和傳統已經凝固成兩座互擊的石山，同歸於盡時不過是破碎了小石子，在後面指引的人是沒有損失的。……黃弈之曾槍殺了八個欠租的佃戶，陳浩波包攬全縣的訴訟，現在就把民衆分成兩個溝深壕固的陣壘，存心來搗別一個人的蛋。」政府爲什麼不出來辦呢？「就是勢力太大，一動手即激變了。」

這一來，又使詩人的心，像「海上的浪花」在波搖着。可是，林源却坦然地說：

「我知道的，棉城的民運工作是不容易幹，然而，正因爲這樣的需要，我才選擇這一個最困難的工作。現在，連動物也是苦悶的，何況人，何況我們這樣的人！」

作者利用詩人的容易動搖的性格以反襯出林源的堅定，又安排了一個歡迎會來表現林源對於事物的認識的深刻。

在棉城的民衆歡迎會上，黃弈之和陳浩波一面奉承林

源，拼命的讓酒讓菜，一面又交關相好的從國家大事談到商務上的賬目，這情形使到詩人看不出他們之間有着什麼意氣，但林源却給他指出現實的黑暗面：「光，你真是一個詩人，攢在牛角尖吹玉笛：『人生是善良呀，人生佈滿了聖潔之光呀』。真實的人生好像松花江畔礦藏的無盡，洗去了泥土的陳封，你就看見它是什麼東西！這些人都是聖人之徒，都能夠深藏若谷，他們鬥爭越利害，越在表面上客套。一個道德會長在白天四維風化了一陣，夜裏扭熄了火强奸個把女子也會奇怪嗎？世界是神秘的，世界是醜惡也是真實的。這一羣人除了講利害，就是講虛偽了。」

然而，詩人總是覺得這兩個土豪對於他和林源是好感的。林源却是進一步看穿了他們的骯髒的靈魂：「他們不過是個市塵之霸，他們還是一個淺薄的利害主義者，我們堂堂從省城裏來，他們又沒有看清我們的力量，於是他們巴結我們了。但是有一天，他們知道我們不過是一個用熱血來做事的青年，又是立志肅清他們的罪惡，他們就要露出那恥辱的技倆了。第一步也許是誘惑，把我們也拖進這個污垢的漩渦，第二步也許要恐嚇和傷害了。」

雖然如此，林源始終毫不退縮，作者寫道：「他好像笑我（詩人），又好像却是笑一個無物的敵人，笑，在他是無畏。」

事情果然不出林源所料，他的民運工作受到阻撓了，土豪們無論如何也不肯放下民衆，他們誘惑他；他們翻臉恐嚇他，要他當心；又造謠打擊他；接着是企圖傷害他。但林源完全忘記了自己；他始終倔強地爲了國家民族堅持着這一場長期的苦鬥，一如那常綠的木棉，在漫天風雪中怡然屹立。他莊嚴地表明他的立場：「要我同流合污，那麼我在廣州不

可以做漢奸嗎？」「要把我當做一個染着罪惡的血的屠手，這是侮辱我的人格。」他用殉道者的精神從容地面對傷害的威脅：「我覺得這不是可怕的，只有我覺得是可怕才能算可怕！」他堅決地宣佈他不能停止他的工作：「不！不能！中國在今日畏縮就是自殺，我們在今日談起退却就是自辱！光，勇敢些！有一個時代比這試煉時代更艱巨麼？我們走出煉獄就是天堂了！」

.....

作者就是這樣一筆一筆地刻劃出一個救亡工作者的典範。



君實似乎讀過不少的舊詩詞，他常常利用一些舊詞藻來幫助描寫。例如：

- 在一個瀟湘烟雨的夜晚，我們踏上宏興輪的甲板。
- 含情的海風帶來對面小山明滅的艷麗。
- 橫在我眼前的是一片蒼鬱的林木，漠漠如織。
- 我的心中別有亂草的橫梗，夜是一炷一炷的惆悵。
- 終於來了，雖然這不是石破天驚的風雨，但這是可怕的形雲。

自然，創作新文藝，描寫新事物，表達新思想，採用太多的舊詞藻是不適宜的。但如果不是濫用，能夠加以溶化，也仍畧有可取之處；而且在描寫作為這篇小說的背景的珠江流域的賸山殘水，以及那個古老的小城的蕭條零落時，更會收到一定程度的效果。例如下面的一段，作者的舊詞藻有一部份就用得不算失敗：

「……我推開臥室的門，月光如千軍萬馬奔瀉了進來。打斷夜的沉寂的是我的足聲，推門聲，和庭中木

棉無言之譜。

「我看過韓江的明月，我望過珠海橋畔的明月，我想過滴着關山淚的關外殘月，然而，一切都非如此水樣的清愁。月色比藍天還要碧蔚，月光比水還要搖漾，月下烟般的飄散着我的感覺，庭角印着藻荇交橫的木棉葉，全是一幅古樸文的乩言。我抬頭一望，星斗依稀還是當年，天高難問的無言，只有幾簇星座夾着眼伴着落寞的明月。」

在描寫木棉樹的壯觀時，作者引用古詩來渲染陪襯，也是相當妥貼的：

「明堂的石階旁就有兩株木棉樹。

「如五岳的聳立，它有着蒼松的遒勁和灌木的抒帶着的可愛的綠，而且木棉正是常綠的樹呢。枝幹在上部疏疏放射，包滿着粗橫壯美的情緒，如神的披滿長髮，怡然的立着，我站在高身子的林源肩下，幾乎更要說它是聳入天雲的一角了。忽然我從腦海搜出一首五絕：

『木棉健兒血，楊柳離人心；莫負好身手，特此待佳音』，感物興懷，更加凝眄它的蓊蓊與魁梧。然而這詩颯颯悲風，難道木棉正是南方的白楊嗎？」

但作者也非老是在搬弄舊詞藻；它的作品，始終表現出新文藝的特點，充滿着新的意象，或是十分形象化的句法，諸如：

- 惡的勢力和傳統已經凝固成兩座互擊的石山，同歸於盡時不過是破碎了小石子。
- 會宗詞是具有了中國本位的古典與笨拙，而且一切式樣和建築都是有着它發霉了的神秘。
- 黃奔之和陳浩波，活像北京執政政府時代的小官僚，勉強裝

作着一種寒儉的大方。但是，一個市儈總是一個市儈，他們的臉上留着卑污可鄙的綳痕。

——這個歡迎會很不像是一個會，不過在一家酒樓擺了觥籌交錯的酒宴，來了一羣肥頭肥腦，高興得有點踟促的市儈，小官僚，和一些扯淡的幫閒之流。

我們可以說，君實的文字，是一種揉合了新舊詞藻和句法的體制，一方面是古色古香，一方面是新意盎然；即使是在同一段文字中，也常常有着這種明顯的對照。例如「木棉」開篇的一節，就充分地顯露出他的這種奇特的作風：

「荔枝放艷的時節，我和林源離開了被威脅的廣州。

「許多激慨悲昂的同學也走了。於是這九千畝紅瓦碧欄的中山大學顯然過份的零落。我好像沉潛墜落秋谷，連一個無勁的長息，也是佩環叮噹瀟灑在靜的原野。革命策源地的中山大學是零落了，只有偉立禮堂前面的孫中山先生的石像，還是無可搖撼的，在太陽光底下永恆的發出聖潔之光，永遠是一座真理的城。」

這樣的一種文字風格，在上引各節，如關於棉城月色的描寫等，也同樣可以明顯的看出。這也是若干早期的馬華作者的共同風格。他們所以創造出這樣一種文字體制，一方面是決定於他們的作品的內容，題材的背景，一方面也和他們的學習環境有關。他們那時是剛從中國來的，他們深受中國古典文學的薰陶，同時也接受了新文學和西歐文學的洗禮，所以在作風上形成了那麼一個特點，也可以說是缺點。這種作風，在較後一輩的作者中已經很少看到，也已經沒有需要了。

（一九五七年九月）

早死的詩人

◆◆◆◆◆
◆—◆
◆◆◆◆◆
詩人早死，在中外文壇上幾乎都是無可避免的悲劇。讀文學史的人，對於英國的雪萊、濟慈，中國唐代的王勃、李賀，以至清代的成容若、黃仲則這些人的生涯的短促，沒有不是深為悼惜的。現代生活緊張，世變加劇，詩壇新星的墜殞，更是屢見不鮮了。

馬華的歌手，早折的也很不少。一時想起的，就有椰青、拉因、靜海等幾位。椰青死得最早，剛在中馬的詩壇閃露了光芒便告病歿，死時是一九三九年中，還是一個十多歲的學生。拉因約死於一九四〇年，大概也只有二十零歲吧了。當時恰逢文壇盛世，葬禮空前隆重，寫作界的名流，大多執紼送殯，新加坡的三家大報，都給出了紀念特刊。（可憐的詩人！在儀式上真是「備極哀榮」了。）靜海差幸多活了一兩年，死得較遲些，確實的年月和情形已記不清楚了，似乎是在馬來亞將近淪陷時被肺病攫去了的。

拉因和靜海的作品，有一部份現在還能看到。椰青的遺詩，却已無處尋找。記得他的作風，學的是艾青一派，抒寫細緻縝密，充滿着散文美，天份是很高的，可惜天不假年，否則成就正未可限量呢！

◆◆◆◆◆
◆—◆
◆◆◆◆◆
拉因原名馮蕉衣，他的詩，就風格以至內容上看，都可以截然分為兩個時期。雖然這兩個時期，在距離上是很短暫的。

拉因前期的詩，技巧幼稚，寫法粗糙，陷於概念化，口

號化，水準可以說是很差的，然而他坦率、明朗、氣勢豪壯、情緒激揚，始終關注着抗戰救亡的大業，還不愧是個民族歌手。下錄一段，可以代表他這時期的作風：

一二八，

這悲慘的日子！

烽火燎遍了上海，

一切——湮燼了！

憤怒的蘇州河，

水也斷了流，

是上海火樣的死！

骨肉狼藉，血染黃塵，

吃人的野獸，暴虐的殘殺，

大風奏着狂吼的歌曲，

是上海火樣的生！……

這是他在一九三九年初所寫的紀念「一二八」的詩的一段。過了幾個月，他在技巧上有了很大的進步，作風是沉實了些，但情緒却變得十分衰頹，寫起身邊的瑣事，個人的清愁來了：

畫蘭

爲你的病，我在啼哭裏不會清甦，

你常說：先時拋去幸福去尋煩惱，

我不信你這樣年輕就到垂暮時候，

你是在掙扎中裹住一顆沉重的心。

一回青春，一回恨，也值得驕傲，

倘若你飛，你是流螢，我是孤星！

〔二八，九，二，燈下〕

詩人的態度突然變成這麼消極，可能和他個人的環境有關。聽說拉因當時是在一家商店中當書記，生活是不愉快

的。但我以為主要的還是受到當時的抗戰局勢的影響。中國的抗戰，以蘆溝橋事件至武漢會戰前後為第一期（一九三七年七七——一九三八年底），這正是全國軍民敵愾情緒最為高漲的時期，縱使是頹廢的詩人，也會受到這種熱烘烘的氣氛的感染而奮發鼓舞。此後，戰事進入長期膠着的局面，政治情勢，漸告逆轉，一部份對於持久戰的性質沒有正確的了解的人們，亦就趨於消極悲觀，如果他是一位詩人，就更容易讓這種動搖的性格與失望的情緒顯露出來。拉因前後期的作品的內容與格調的顯著的移變，正是當時這種現象的一個反映。

拉因曾在「晨星」副刊發表一篇文章，說詩歌是把人類心靈的變換，如苦樂悲憤等等，抒發出來，而使作者得到爽慰的一種最好的工具。因此他要求真率，有甚麼感觸，就寫出什麼感觸，毫不隱諱。他認為作者如果為了迎合時尚，心境鬱悶，偏要寫出健康的詩句，則只有增加自己的痛苦。這些話，恰好幫助了我們對於這位作者的兩個時期的不同作風的理解。他缺乏中心思想，缺乏堅定意向，他沒有受到抗戰的炮火的洗煉而增進認識，他始終保持着他的出身所賦予的深厚的動搖性。他寫詩，多是在抒發他心緒的變換。抗戰的壯烈，使他歡欣興奮，形成他的前期的慷慨激昂的作風；局勢的逆轉，又使他消沉悲觀，因而產生了後期的那些吟詠個人的憂鬱的作品。

不消說，拉因的文藝觀，是很值得批評的，但他前期的表現却也不容抹煞。他熱烈地支持抗戰，痛斥大漢奸汪精衛的叛國降敵。

你這現代的秦檜，
過去你那轟烈的壯懷，
如今却變成了

出賣祖國的奴役！——

難道你不是黃帝後裔，

難道你不是中華子民？

……因你的叛逆

抗戰的陣營就立即動搖嗎？

你休癡想！

現在是決不因你的失節

前線戰士就停止衝鋒肉搏……

你這現代的秦檜，

睜開眼睛看看：

……中國有着：

五千年遺留的文化，

寫明民族自尊的美德，

寫明國民不畏難的精神。

……你這現代的秦檜……

羣衆告訴你：

我們不久會把日寇逐出國門，

那時候長站在勝利紀念碑前的

那是誰？

就是你！

〔「現代的秦檜」〕

詩人也表達出他對於鄉土的熱愛，號召同胞勇敢的爭回失地！

真想不到廣州會快速遭了慘境，

在敵人盤據下市心成了焦土……

廣州，如今你靜寂有如廢墟，

這淒涼的光景正似一座荒墳。

廣州，你爲何這樣失去了威風豪氣，
虎門的峻險依然矗立在山峯之間，
夾着一帶滾滾不斷的長流，
這是廣州的要塞，壯嚴雄偉！

……觀音山、六榕寺，都是廣州的名勝，
令人迷醉，使人懷念不忘，
那裡有三千五百萬戰鬥的人羣，
應該爭回這革命的聖地！……

.....

〔「廣州呵，我懷念你！」〕

他有時雖然也會唱出憂鬱的調子，但還不是爲了個人的
淡淡的哀愁，而是同情着廣大的受難的人羣，例如：

沒有祖國的猶太人，
望着江水流向那遙遠的異邦！

流呵，耶貢河。

流呵，特爾·阿米夫港，
河水喊出了同情的哀音，
港水呆望着沒有祖國的人羣！

.....

〔「猶太人」〕

這就是拉因前期的一般作風，現在讀來，還會感到作者的
愛民族愛人類的感情的強烈。

拉因的遺作，曾得到他一位朋友代爲彙印出版。這本詩
集我沒有見到，但聽說是編印得古色古香。因此，我相信裏
面所搜集的，絕大部份是這位詩人的後期的作品——那些頹
廢衰頹的抒情詩。我認爲拉因遺集的編輯，倒是應該側重於
他前期的作品，那才能顯出這位詩人的存在的意義，說明他

對於抗戰救亡，對於國家社會的一點微薄的貢獻。

靜海的作品，和拉因的抗戰詩的空疏浮泛迥異，他的感情是凝練的，刻劃是深入的，技巧是圓熟的。節奏音韻，都很自然。

扶桑島上的秋

扶桑島上的秋是悲哀的
悲哀得像枯黃的葉子

它來在寂寞的黃昏
久別了父親的孩子們
創痛的心
懷戀的呼啼
它來在深夜裏
少婦們的夢裏
對那躺在亞細亞平原草裏的
心愛的人兒
思念的眼淚
它來在慘淡的燈光下
年邁的老母
懷念着遠征的兒子
掉下的銀髮絲

.....

西風起了
掀起無數失了撫愛的心
在懷念
在憂愁
在悲泣
在崩碎.....

啊啊，扶桑島上的秋是悲哀的
悲哀得如同西風裏
一片枯黃的葉子。

這是靜海在一九三八年底所寫的一首詩，還是屬於他初期的作品。後來，他也一貫地沿着這樣的風格創作，沒有什麼改變，但在技巧上，內容上，都有了長足的進展，可惜他許多後期的作品，已經不易找到了。

我對靜海的原名，出身，生活，一無所知，只知道他是福建人，生前的幾年，大部份時間在馬來聯邦教書，最後是在新加坡中央醫院療病。其他情形就只有從他的遺詩去猜測了。他的家庭環境似乎很不好，他的父親年青時就被迫發狂，使他從小就失去了父愛的關懷。抗戰爆發後，敵機的瘋狂轟炸，給他的故家帶來更加慘重的災難，父親受傷而死了——

是個飄着細雨的黃昏裏，
我接到你去世的消息，
我的眼淚呵，
流得像串墮的珠子！

父親，我不能記起你！
雖然你開始過着異樣的人生時，
我還是年幼的孩提，
但我不會怪你未把為父的責任負起。
我深知：
人們給你的盡是愁苦、悵憂、眼淚，
制度的舊鞭向你毒策，
使你年青的心地，
埋下永拓不起的狂亂的種子。

從此，
你只是沒有靈魂的軀體。
三年，五年，十年？……
你像一塊碧玉被埋在地底！

父親，我不能忘記你！
在血淚的日子裏，
亞細亞平原上撲着死亡的黑翼，
你再也不能苟活下去！
像鴉羣，敵機整天在上空迴旋，
像密雨，敵機丟下毀滅的蛋。
蛋花開起在地面，
我們多少同胞承受火葬！
於是，你奔跑、受傷、垂危，
終於被死神拾起。
雖然你是個瘋子，
可憐的瘋子！

然而，詩人不再哀痛，他變得更加堅強，他矢誓要爲他
父親和千萬死難的人們報仇雪恥：

父親，我悼你！
但不在流淚。
因爲眼淚是可恥的！
我願流盡所有的血汗，
爲你，
爲千萬死難的姐妹、兄弟，
去復仇，雪恥！
爲無數牛馬不如的奴隸，
去爭取自由！

父親，我悼你！

【「父親，我悼你！」】

靜海終於沒有違背他的誓言，他把詩人的號角作為他復仇雪恥與為大眾謀幸福的武器，戰鬥到他的短促的生命的最後一刻。

詩人還有一件瑣事，一直留給我以很深的印象。戰前，聯邦有一個刊物，每期開有一個專欄，在給讀者批改習作。那位編者，並非什麼文學家，分析作品，不大深刻，倒是幾句粗淺的評語，寫得相當中肯；文字也改得不錯，顯得他對於修辭鑄句很有點研究。但那專欄實際上就是文章病院，稍有名氣的作者，一向多是不願意到這類地方當病人的。有一次，却見靜海的一首詩赫然在那裏應診，作者還特別聲明，為的就是要討取幾句評語。其實，靜海當時已著有詩名，文字也少有毛病，那位編者所能給他的指示是不多的，但他仍然願把他的好詩當作習作去公開請益，不怕影響自己的「名氣」。這事本來說不上有什麼意義，靜海也大可不必多此一舉，但我却似乎認識到這位詩人在修養上性格上的兩點不可及處。一、他看得出別人的長處，不滿足於自己的成就，一點也沒有文人相輕的毛病。二、他真正的虛心，勇敢的求進，不恥於向任何人學習。

文藝作者羣中，經常有些怪人，就我所見過的來說，有的是始終表現得桀驁不羣，拒絕人家的批評，遇到一點指摘就受不了，甚至會瞪起眼睛來罵道：「你是什麼東西，敢來批評老子的作品？」有的貌似謙恭，內心實則睥睨一切，以己之長，輕人之短，甚至以己之短，輕人之長；有時雖也拿作品請人家批評，實在是要人家大捧特捧，如果認為捧得不够，還會立刻跟你鬧翻的。有的雖能脫去這類古怪的脾氣，

但要他低首下心向普通人學習，一時也還是做不到的。這些可說是舊社會中很多文化人的小毛病，沒有什麼大不了，但也不是極易克服的。所以，當我偶爾想起靜海時，總會特別的起一點敬意來。

（一九五七年十月）



兩個舊作者



戰前，馬華的傑出的文藝作者是很不少的，張一倩和張曙生，就是其中兩個。

這兩位作者，作風不同，彼此間也沒有什麼特別的關係，但却有一點共通之處，那就是：他們都好像是馬華文壇的過客，在馬來亞居留期間，雖然寫了不少的佳作，盡了相當的貢獻，然而很快就離開了；而且從此沒沒無聞，好像他們的創作生活，也是隨着離開了馬來亞而宣告結束。所以他們在中國方面，既不像其他一些始終堅守着文壇崗位的作者，多少有點名氣，在馬來亞方面，又不像曾經和本邦一同受難的鐵抗和君實等，時常被入提起。

但我想，在馬來亞的文藝史上，他們是應該有其位置的。



一倩是瓊州人（？），戰前在中馬一帶教書，似乎也在新加坡住過，鐵抗發起文藝通訊員運動時，他曾給予大力的支持。但不久就回到中國去了。

這是一位多方面的作者，他寫詩，寫小說，搞戲劇，發議論，也弄翻譯。才力氣魄，都很不錯；論文洋洋灑灑，小說和劇本，更是動輒三幾萬言，揮寫自如，顯得十分輕閒。他的作品，現在見於舊報刊中的，只有一篇小說：「一個日本女間諜」，一首短詩：「秋的懷念」，兩篇論文：「抗戰文藝的多樣性」和「魯迅先生的思想」。大多寫於一九三八

年。

「一個日本女間諜」這篇小說，在當時是頗受重視的。王君實曾把它和鐵抗的「試煉時代」相提並論，認為它在表現上相當完美，超越了那時候一般還止於「散文式的小說」的作品；又認為作者文字流暢，「如夏天的游雲，清澁而輕鬆」，可能擁有比較「試煉時代」更多的讀者。

自然，在體製的宏大上，「一個日本女間諜」是無法和「試煉時代」相比的，但君實所指出的兩點優點，倒也不是怎樣的誇大。

這是一個三萬多字的較長的短篇，故事是寫一個文藝青年葛蠡，從蘇州某處疲乏地回到上海，在他朋友的一間別墅裏休養，和一個衣飾西洋化，却有幾分像日本人，瓜子臉上時常帶着寂寞的微笑的美麗的女人成了鄰居。那時正是中國抗戰爆發的前夜，他懷疑她是日本間諜，時常避免和她見面，但後來終於在書店裏碰上了，並且開始有了往還。她告訴他她叫安娜莎，是在日本長大，父親是中國人，被日本軍隊誣為「間諜」殺死了。又透露她曾經和幾個愛國青年在瀋陽企圖刺殺「滿洲駐軍」的幾個重要人物。接着，他又知道她結過婚，有了孩子，但她的丈夫也殉難了，而且死得更慘，是被日本軍閥活埋的。這一來，葛蠡一改他前此的印象，深深地欽佩她的勇敢，同情她的遭遇；安娜莎似乎也想從葛蠡處取得一點慰藉，這一對青年男女，因此漸漸地滋生了愛情。但安娜莎「更痛愛一切的人類」，最後，她又走向「滿洲」，終於在瀋陽附近壯烈犧牲了。葛蠡受了她的遺書的鼓舞，也「帶着活躍的心靈離開上海」，到南方去從事抗日運動。

故事雖然很簡單，作者的表現力却相當強，他成功地刻劃出一個在不斷地克服着傷感的剛強的女性的形象。例如在

第二章中，作者寫安娜莎在夜深細雨中艱苦地和她的寂寞的靈魂在掙扎，形象是相當突出的——

這是一個陰沉的午夜，霏霏的細雨繼續不停地飛飄。我(葛蠶)沿着龍環路的植着梧桐樹的人行道上走，非常冷靜的。我沒有穿雨衣携雨傘，好像是我當時歡喜這陣涼爽，又似乎是我的臉也有點兒熾熱的原故。我不知道是在想着什麼的邁步地走。到了拉都路我又轉角過來穿過霞飛路，向着對面的很少有人行走的大曠場走去。曠場的一邊是座像皇冠樣的藍頂的俄國教堂，裏面透着黃色的燭光。……

……，像是一個什麼聲音驚醒了我，忽然地看見了一個女子，她像幽靈似的垂着頭，沿着石階上走，步子躑躅地走。她沒有看見我。

雖然是側面，但我已認出是安娜莎，我急遽地走攏上去，她驚訝地抬起頭來，眼睛吃驚地看了我，半晌才說：

「是你……。」

我「啊」了一聲，她迅速地又低下頭去了，像是躲避我，怕我看見什麼似的。但是我終於看見她了，她的臉蒼白地，失去了一切的光澤，那雙美麗的眼睛却充孕着清亮的眼淚。她又抬起頭來看着我，眼光充滿着困惑和畏懼，又像是不認識的白癡似地看着我，使我不能抑止地，顫聲地叫：

「安娜……」

「啊……今晚，我的心裏有點難過啊！」

……我們默默地順着回家的路走。走了一程，她用手去掠那額上的短髮，我偷偷地在側面看，她的臉似乎

物的性格凝成一個會發熱發光的固體，好似渙散的太陽光已集中為一個焦點，立刻就會起火了。這些模糊的骨肉是生長在中國，也埋葬在中國。人物、故事、以及人物和故事的結構，一切的表現是主觀形象化，而客觀力量是不能遏抑的進入潛在的潮流。作者是在憑弔這一個時代。在故事上作者借了戀愛來組織一切的錯綜。因為是借用，所以這些戀愛不一定是真實。正如屠格涅夫的六部愛情小說，原是與愛情無關的。作者巧妙的借了戀愛，從戀愛的關係上來觀察性格，而後表現性格。因為私生活是真實的，於是，作者的表現成功。」

然而，這個戀愛故事也不無缺點，正如君實所指出，葛蠡是沒有「存在的人格」的。因為「他不活潑，甚至不是獨立的典型，是依靠着安娜莎而勉強上場」。在故事進行的一年當中，「我們一點不足瞭解他的生活」，那麼，安娜莎那樣一個「什麼都知道」的女人，怎麼會「當他作一個攜手的志士，在侷促中需要他安慰，甚至忍痛才離得開他」？「於是我們看見安娜莎遺下的路跡，她要破壞一個舊世界又建一個新世界」，葛蠡呢？「在溫柔的懷抱中休養了疲倦，是落寂的」。因此，安娜莎可以說是「代表了日本侵略國家中自覺的兒女的意識」，葛蠡則只能「勉強代表在中國的狂飆時代中一般平凡的文藝家」，他們「對現實是不滿的，心中是有明顯的企圖的，而結果只有苦悶的衝動，又沒有力量在這可咀咒的時代，正視暴力的壓迫。」

就我們現在看來，一倩的作品，還有一個缺點，就是寫的多是彼時彼地的事物，和當時馬來亞的現實沒有什麼關係。在理論上，他雖然反對「誇大了地理的特殊性」，但還主張多寫當地題材：「藝術的創作是脫不了活生生的現實，所以南洋的文藝工作者，假使對於中國的衝鋒殺敵或戰區悲

慘的題材是沒有深知，倒是不寫爲妙，因爲閉門造車這一套手法，未見得是反映實況。在南洋，我們可寫的還多得很，在抗戰的時期中，南洋也有複雜的矛盾的，有着光明與黑暗面的鬥爭的大時代的現實生活，我們的文藝工作者應該是深入地從人民大眾的苦難的生活的底層，從生活鬥爭的內部着眼，雖是寫了一角斷片的生活，我們也必需是真實的深入的。譬如漢奸的活動，抵制劣貨以及樹膠工人的失業等等，題材是俯拾即是，只要我們盡力去深知，認識而已。」（「抗戰文藝的多樣性」）然而，在創作的實踐上，他却很少做到這一點。

這原因，我想主要是因爲這位作者，當時才南來不久，對於當地事物，不大熟悉的緣故。其次，則是在感情方面，也還未能在馬來亞的土地上紮根。從他那首「秋的懷念」的詩中，我們可以看出他的僑民思想是怎樣的濃厚-

當年，我走在階前落葉的時候，
是感到一種透背的寒冷。
呵，我懷念了你啊——祖國的秋，
是戰鬥着的祖國的秋！

.....

祖國的，戰鬥的秋啊，
你以前那悲鬱的呼號，
使得我們懷了怨恨的心去思慮了一切生命。
啊，那時候，我常常不自主的，
伸出了手來支持眉毛緊縮的頭啊，
人們的心也和你一樣地同落葉飄零！
現在呀，我感到異國的秋是灼熱的啊，
在深夜裏，我一個人默默地啣了一枝香煙，
坐在黑暗的角落裏，沉默地嘗了煙尾的苦味.....

我像做夢般地回想了祖國的秋呵——

一片江南的景色——我又想起了陷落的故鄉！

.....

啊，我拭去了眼角的淚水，又是深深地悔恨呵，
悔恨我不該在這戰鬥的秋天離開了祖國，
像落葉般的飄零，不知道何處可以容身？
假使人們看事體是正確的話，
在你們的心裏，除了戰鬥之外，
還該有一個不可消磨的，就是同情的哭泣吧？
掙扎和戰鬥是爲了飢餓，但是也是爲了心的掛牽呵！
在一刻的休息時間裏，拖着疲乏的身體，
眼睛沉思地望着萬里雲天。
朝着東北的天際，希冀地想看到一朵抗戰的烽烟。
——這是懷念，懷念着祖國的戰鬥的秋呵！

作者所以很早就離開了馬來亞，大概就是爲了要免去對抗戰中的中國的秋的懷念。但他那種「落葉般的飄零」的客子情懷，那種對於去國離鄉的「深深地悔恨」與「心的掛牽」，本來也是有礙於他真正的成爲一個馬華作者的。



另一位舊作者張曙生，福建人，戰前大概也在中馬執教，歸國時期，似乎比一倩還早些。

這位作者的作品，記得從前在各報副刊讀到的，大多是詩歌和論文，現在手頭所有的却只是他的一篇四千多字的短篇小說——「剪刀聲裏」。他最擅長的也許不是寫小說，這個短篇更可能不是他在小說方面的精心之作，但還部份地顯露出他的文藝造詣。

「剪刀聲裏」是寫一個廣東少女阿珠，在日本飛機瘋狂的轟炸下，「家鄉遭難了，弟弟被炸得流出腸子，媽媽給牆

壁壓死」，爸爸立誓要給妻子報仇，到前方去了，她被打發到馬來亞來，在一家膠廠裏做工，她憂傷、痛苦，和女工們格格不入，加以「她那幾分捉狹的小家形骸」，便不斷地成爲廠裏談笑的中心，終於，阿珠病倒了，但她還老是掛念着那份工，生怕被別人取代了去。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這位作者，倒是意識地企圖反映當時當地的現實，而且能夠深入到下層社會的生活。他寫廠裏的工作情形，顯出他對於這一方面的素材是十分熟悉的——

淺黃色的樹膠片，像玻璃一樣的明亮，在幾十隻手掌翻騰着，十來個截着短髮的女工們，打彎着腰，蹲着，站着。剪刀的聲音，洋溢整個屋裏，投到外邊的過路人的耳朵裏。

早晨和煦的陽光，從天井和窗格縫射入，照在人的皮膚上，怪騷癢的。裸着半身的男工，肩頭駝着一網網的樹膠，朝大秤磅座上狠力的卸落，把帶有油漬的白西洋布巾，揩揩身上的汗水，匆匆地又向外邊跑去；有的還喘哼着「四月日頭紅啦，日本鬼子打山東啦」一類流行小調子。

李四妹停下剪刀，拍一拍紫花衫上的灰粉，眼角瞟瞟身旁的阿珠，便輕聲地叫道：

「哼，阿珠！那塊黑點，濃剪不乾淨，瞧着沒有？那，……那片……啊！就是那片呀！」

阿珠摸找了很久，終於把那片帶黑點的樹膠檢出，用剪刀尾挖一個洞孔，於是順手把邊沿的地方剪去；她弄弄剪刀，把貼在剪刀上的樹膠碎角，摔落地下。

李四妹點點頭，咕噥道：

「邊子沒有修齊，要裝大箱就不好啦。慢慢着，學學人家怎樣剪。」

作者刻劃流氓們調戲女工的那種醜態，更是活龍活現，如果沒有經過一個時期的細心觀察，那是無法寫得這麼逼真的——

三星七乘着做工的機會，又到女工中搗蛋了。

「大喜！你瞧這片樹膠多麼白得可愛！」李四妹讚嘆地對一個女工說。

大喜還沒有回答的當兒，三星七貪着便宜的話線，便插進來：

「哈哈！白皙皙的，和你面皮一樣啦，好看，好玩囉！」

李四妹向他橫一橫眼睛，用着撒嬌式的口吻罵道：

「死絕！乘個同你講呢？嘴怎麼不爛壞！」

「忘記嗎？昨晚你不是同我講，嘻嘻，別無情！晚上要你伴我去吃風啦！……」

「嘻嘻，哈哈！真的吃風去啊！」

他們煞有介事地叫着，喝着，鬧個不休。女工們跟着也笑了。李四妹羞得滿臉都紅，她像有點氣的樣子；可是，耐不住他們扮鬼扮怪的言語，一會兒，「○」的一聲，也笑出來。

「哈哈！哈哈！……」又是一陣爆裂的笑聲。

黃狗子看到阿珠難爲情的形狀，於是，故意跑靠她身邊唱道：

「喂，新客！『吃風』曉得不曉得？」

阿珠嚇得猛然跳起，但瞪到黃狗子那兇惡姿態，一股怒火無形地熄滅。她的腦袋慢慢低垂下去，眼睛霎兒

霎兒地眨着，默默不敢作聲。

作者的心理描寫，是相當深刻的，他很能夠寫出現實生活的矛盾。例如阿珠，她震怒於黃狗子輕薄的捉弄，但一看到那「兇惡姿態」，也就垂下腦袋，不敢作聲；她更看不慣「男女工沒有客氣的調情，淫穢的言語，越來越難聽」，男工們的粗魯的叫罵，以及在「女工叢中動手動腳」的醜態，對於她「簡直是刑罰」，她寂寞、悲哀，「悔恨不該讓爸爸打發到南洋來」，她開始「對人生感到厭惡」，然而，當她重病的時候，却還老是掛念着她在廠裏的那份工作，她問李四妹道：

「我那份的工，誰去替，我有沒有工再做？」

雖然李四妹「心裏暗暗咕嚕道：病到這樣，還想做工！」但讀者都會深切地感到現實的殘酷，感到阿珠的那種矛盾，還不止於像她這樣伶仃無依的新客才有的。

作者對於一些細節的描寫，也很細緻生動。他有時善用動詞，諸如：「汗在阿珠的面部，開着小的河流，被流過的地方，白粉融解後，呈着本來赤紫的輪廓」；有時則似乎善打比喻，如描寫荷籍經理的「威風」：「最有趣的是碰到他到來的時候，整個工場，除起剪刀聲而外，幾乎找不到其他的聲音。他好像一隻老虎，突然竄到工人們的面前，嚇得個個變成癡呆，連咳嗽，也像暫時宣佈禁止似的。」這些描寫，都是相當形象化的。

此外，作者的採用方言或吸取外來語，又顯得十分自然易懂，這自然是經過了一番選擇的緣故。諸如「唐山峇洛來的」、「刈怕那」、「秉個」、「老君厝」之類，這裏有華族俗語，閩粵方言，以至於馬來語，但即使作者不加以註釋，我們順着原文讀來，也會明白那是分指「新客」、「工

頭」、「誰」、「醫院」等等。有些土語由於耳濡已久，家喻戶曉，讀者不必靠着上下文的提示，也可以立刻領會的。這正是文藝創作採用方言的正確途徑。早期的馬華作者們，顯然已有相當透澈的認識。現在有少數新作者，故意在作品中加入很多幾乎只有他自己才懂得的方言土語，但又不見得具有什麼藝術意義或特別需要，似乎反而不及一些舊作者在這方面的善於選擇與提煉。

最後，還有一點可以提起的，是這位作者在學習上的勤勉。聽說他每天經常要讀一本散文集或小說。他讀得多，也寫得多，離馬之前，已在準備出版詩集，曾把稿子集好，寄在新加坡一個朋友處。後來書似乎沒有出成，但詩稿或許至今還有人給保存着，也說不定。

（一九五七年十月）

抗戰詩抄

◆◆◆◆◆
◆◆◆◆◆
◆◆◆◆◆
◆◆◆◆◆
◆◆◆◆◆
◆◆◆◆◆
◆◆◆◆◆
◆◆◆◆◆
◆◆◆◆◆
◆◆◆◆◆

太平洋戰事爆發前的四五年間，馬華的文藝運動，可說是以支持中國抗戰救亡的大業爲主流的。當時的各種文藝作品，絕大多數是在盡其動員民衆抵抗侵略，爭取民族解放的藝術任務。這些作品，一般上稱爲抗戰文藝。

抗戰文藝是多樣性的。但在形式上，似乎以詩歌的發展最爲蓬勃，至少在初期是這樣的。大概因爲詩歌是最適宜於表達人類的高度激昂的情緒的緣故。

本文所談的，是當時此地最常見的幾類抗戰詩。

◆◆◆◆◆
◆◆◆◆◆
◆◆◆◆◆
◆◆◆◆◆
◆◆◆◆◆
◆◆◆◆◆
◆◆◆◆◆
◆◆◆◆◆
◆◆◆◆◆
◆◆◆◆◆

日本現在似乎也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了，但當年却是另一副面目。日軍在侵華戰爭中，除了攻城略地之外，還到處姦淫擄掠，屠殺平民，甚至不斷地轟炸沒有設防的城市，擴大流血的慘劇。這種沒有人性的行爲，慢說是身當其境，慘受蹂躪的中國人民，連世界上稍有正義感的人士，都要感到無限的憤懣的。即使是日本人自己，現在回想起來，恐怕也要深感內疚，痛加懺悔了。當時的抗戰詩，在這方面，傳達出了受難的民族的最沉痛的控訴，最壯烈的怒吼。那些瘋狂的轟炸機，被比作翱翔的野獸：

在世界，
再沒有什麼，
比你更兇惡，更殘暴，

翱翔的野獸！

× × ×

你，像生了翅膀的虎狼，

……盤旋在——

我們沒有設防的城市，

沒有目標，沒有理性，

從你們的鐵腹角上，

像急雨般，

投下無數的

千百磅的巨彈，

燃燒着，燬滅着——

我們的田園，廬舍，

我們的人民，財產！

× × ×

.....

我們，

千千百百的同胞，

在火坑裏埋葬，

在血海裏死亡！

八十餘歲的老翁，

還在襁褓期中的嬰孩

都不能避免，

你，翱翔野獸的毒手！

× × ×

你莫以為，

翱翔的野獸，

已獲到了無比的勝利。

瘋狂的轟炸，

殘酷的屠殺，

並不能使我們屈服。

南中國的人民，
不是胆小的耗子。
我們，
早曾在火坑裏鍛鍊，
早曾在血海裏泅泳，
你們轟炸，
你們屠殺，
只能增添我們的憤懣，
只能加深我們的仇恨。

.....。

〔陳祖山：「翱翔的野獸」〕

有些詩人，更用長篇敘事詩的形式，形象地紀錄下這種濫炸下的慘象。以下是粵漢鐵路的難民死傷枕藉的一幕：

天明吹散了黑暗，
火車最後停在那被轟炸過的車站，
帶了疲倦，帶了灰塵，
我下車時又帶了一顆動盪的心。

前天的血肉
已長埋在新坑，
兄的腿，弟的肱，
骨頭雜亂在一層。

還讓不完全的屍身，
受無人收拾的不幸？
當地的人們，
早已安葬那些無主孤魂

受難者遺下的物件，

堆積在一邊，
都待人們去認，
誰是誰的親朋？

……天！這是什麼？
姪女的小提箱！
侄兒的氈帽，
伯母的頭巾。

那些東西上面還有血，有泥，
我像觸着了電，
目花，頭昏，
生，死？死，生？

〔鼎新：「衝散與重逢」〕



日軍在當時的行爲是不可饒恕的，但他們也是愚昧的、盲目的。那些士兵，被施以黷武主義的教育，被驅遣到中國的戰場去當砲灰，除了替少數野心家發戰爭財，掠奪物資，或者建立「赫赫戰功」之外，除了進行自己死亡前的瘋狂的屠殺與破壞之外，他們是什麼也沒有得到的。因此，揭露少數野心家的陰謀，喝醒那些昏庸的士兵，呼籲他們起來反對戰爭，終止流血，也就成了抗戰詩的另一種主題：

到底，中華民族和大和民族，
結下了什麼大冤，
你們竟煽起了，
這毀滅人類的毒餌？
「滅亡支那
你們就有福享」？

這真是一派胡言。
他們爲了要驅使你們上火綫，
……還加上廢話一大篇。

現在，你們總該知道了，
中國——
這四千多年的東亞古邦，
是具有多大的力量。
他們的神勇，
使你們打顫。
……。

「三個月滅亡支那」，
已給世人做了笑柄。

……哦哦，朋友，
在整整的十八個月中，
「勞師傷財」換得了什麼？
當日來時是活生生的漢子，
現在裝回去的却是一瓶瓶骨灰

和斷肱折腿的殘廢！
可惜的是你們的白骨，
祇填高了軍閥的寶座；
你們的血肉，
祇換得他們胸前的勳章，高爵。

……弟兄們，
在這北風凜冽，雪花飄舞的異國，
你那鉛重的心，
是否充溢着頹廢的情調，

緬想你那最熟稔的故鄉？
當你們受了創傷，
躺在已死的伙伴的身旁，
是否用那創痛的呻吟，
吐露出你那思鄉的憂傷？
那兒——

你那遙遠的祖國，
已和先前變了樣：
碧綠的田野，
現出了滿目荒蕪；
機聲喧囂的工廠，
再也聽不到催工的汽笛鳴鳴。
還有你那
困在家園的老父，
空守春閨的少婦……

〔羅穎：「給日本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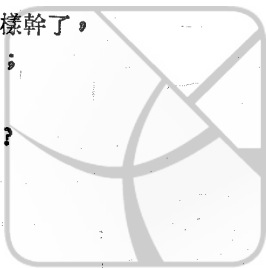
抗戰詩的作者，又進一步地給這些愚昧的士兵指出他們的出身階層，指出他們的被奴役的地位：

你們可曾知道，
你們，都是被壓迫的，
和被榨取的勞苦大眾，
在農田裏，
一年到頭的辛勞耕種；
在工廠裏，
白天夜晚的勤苦工作。
像一匹被人役使的牛馬？

〔陳祖山：「給日本的士兵」〕

詩人們用細緻的筆觸，給他們描繪出一幅悲慘的圖畫，說明他們所接受的教育，就是那麼一個荒誕絕倫的騙局：

你們應該記得，
當你們在學生時代，
你們的教師，告訴你們：
中國有許多美好的東西，
像山東出產的，
芬芳可口的雪梨，
你們要吃，
就得去奪取那塊土地。
你們都是英勇的健兒，
現在，你們已經這樣幹了，
奪取到那塊土地了；
但你們可曾吃到，
那芬芳可口的雪梨？
也許是吃的，
沒有給我們見到，
我們見到的，
是你們的弟兄，
在西綫上，
吃到了許多美麗的葡萄，
但願望達到了，
却把生命交給中國的土地，
只讓他留下一冊美麗的日記，
一幀愛人的照片，
落在我們兄弟的手裏，
使我們看後，
吐出幾個輕微的嘆惜。
而你們的祖國的貴族，
和那有錢階級的寵兒，
却並不跑上戰場，



在他們豪華的餐室，
倒擺了芬芳可口的雪梨，
吃完了，
並讀過那死難兵士的日記，
忘記了自己的荒淫，
却在詛咒死難士兵的無恥！

【同上】

詩人們勸告那些被利用、被欺騙的日本士兵：大家應該
猛然覺醒，起來終止這場慘烈的血腥悲劇，大家應該——

回到你們的祖國，
去粉碎你們自身的桎梏，
去爭取你們自身的幸福。
你們的槍桿，
在手裏緊握着，
要像第一次世界大戰的
日耳曼的弟兄一樣，
把槍口回頭，
對準你們的長官，
怒吼般的叱說：
「去！回祖國去，
脫下你們的武裝，
交出你們的軍權，
給民衆自由，
給民衆平等……」

然而，中華人民不能止於悲憤的控訴，不能止
於苦口的勸告；被侵畧的民族，只有化悲憤為力
量，奮勇掙扎，以戰爭去消滅戰爭，才能殺出一條
血路，取得生存的機會，享有真正的和平。所以，更多的

抗戰詩，是在歌頌抗戰，號召救亡。它們熱烈地支持前線的將士保衛武漢等大城市：

武漢！

巨人！

你有鐵的手，
要扼斷強盜的咽喉，
要折斷敵人的泥足。

武漢！

巨人！

你有洪壯的聲音，
且雄歌一曲，
要喚醒大和魂，
快縮回殺人的魔手；
要喚起愛和平的人們，
趕快撲滅東方的烽火，
莫讓延燒到南北美，
莫讓延燒到西歐。

武漢！

武漢！

你的使命大，
你的體魄厚，
和平，正義，
交織着健兒們的愛國熱，
一齊磅礮在你大旗招展的城樓！

〔聶麥：「武漢，你這頂天立地的巨人」〕

抗戰詩也大力地鼓舞農村各階層的民衆羣起捍衛家鄉，
合力抵禦強梁：
不能把菜畦，

田地，禾場，
牛欄，菓樹園，
避風雨的茅舍，
以及鷄、豬、羊，
給敵人的屠刀伸入，
讓人隨便擄掠，殺戮。
還有村中的娘兒，
更不能任人姦淫。
白羅漢邊的清流，
決不給敵人的戰馬來飲水。
因此，我們一村人，
同別一村子串起，
有工人，地主，
農夫，青年
兵，壯丁，
小足的女人，孩子，
以及逃出的囚犯……
我們彼此沒有階級，
一同地捍衛家鄉，
大敵當前的今天，
我們團結得緊緊，
勇於鬥爭的人們，
堅強地站起來了……

〔孫：「吳家村」〕

另一方面，詩人們也不斷地呼籲後方的同胞，海外的僑衆，出錢出力，共赴國難：

愛國心，人皆有，
熱血丹誠是天生，
只有漢奸賣國賊，

利祿蒙蔽失天真。
眼看同胞遭殘殺，
安居樂土心不寧；
眼看祖國將傾覆，
錦衣玉食不光榮。
僑外同胞齊奮起，
出錢出力莫遲停。
欲知富翁亡國的慘痛，
請問德國今日的猶太民。

〔盛麥〕

詩人們莊嚴的宣佈，中華民族已經在戰爭中屹立起來，
壯大起來了，它已無懼於戰爭，而且開始在各個戰場贏得了
戰爭：

我們已習慣於戰爭，
我們且熟戀着戰爭，
從前的無知，
從前的愚昧，
戰爭已把我們教育！
戰爭已使我們覺醒！
現在站在敵人前面的
這一個戰爭的對手，
已不是貪生，怕死，
已不是偷安，苟且，
一個世界上的劣等民族！

從我們的國土上，
千千萬萬的新的戰士，
新的中華民族的靈魂，
已讓我們的敵人，

嘗到了什麼是戰爭的滋味？

認識了什麼是戰爭的痛苦？

平型關，

台兒莊……

像無數的火刃，

戳進敵人的心板，

叫他們的民衆惶恐，

叫他們的將軍焦急，

叫他們的天皇不安！

〔陳祖山：「祈武運永遠」〕

詩人們接着重申長期抗戰的國策，指出敵人的「三月亡華論」的破產，歡迎敵人的「十年戰爭」的新計劃：

讓我們戰吧！

大和民族的勇士，

你們的將軍說了：

要和中國作十年戰爭啊！

這是我們的榮耀，

一張有禮貌的請柬，

不像過去的侮辱着，

輕蔑着戰爭的對手，

三個月要我們屈服，

三個月要我們投降！

讓我們戰吧！

十年的日子，

是短促的啊！

地球祇繞太陽十回，

而你們是神的後裔，

有千人針，有神符，

將軍們會咬緊牙關，
學習撒旦的勝利。
讓我們作五十年戰爭吧！
讓我們作百年戰爭！
我們歌頌：
「祈武運永遠」！

◆◆◆◆◆
五 ◆◆◆◆◆
中國在抗日戰爭中，建立了不少輝煌的戰役，也產生了衆多的民族英雄，這些也都是詩人們所謳歌的對象。台兒莊等處的大捷，固然被爭相寫入詩篇，民族英雄們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更是大家不肯輕易放棄的絕好詩材。例如八百壯士堅守四行倉庫的史跡，連此地的民間藝人，也把它編成彈詞，傳誦下來：

碧血丹心留青史，堅守閘北四行兵一團，此團本是八十八師管，團長名叫謝晉元。……十月廿六亥時分，奉命四行去集中，炮火連天彈如雨，構築工事防反攻。紅日東升天將曉，蒙古路橋起殺聲，鐵甲戰車打頭陣，前面衝來倭子兵。北站大樓敵旗豎，火光閃爍照天空，兩軍相對數十合，蘇州河中血流紅。敵軍死傷四五十，謝軍退到四行倉庫中，那日兵野性難馴不怕死，倉庫門口打衝鋒。謝團忙將炸彈擲，應聲倒地數日軍，……民衆聞聽心歡喜，手提糕餅餉三軍，奮勇激戰共四日，世界同情實威風。

（白）：「話說謝將軍率領部下進四行倉庫的時節，只因勇敢殺敵，雖然原有八百餘人，已經只留一半；如今四面被圍，勢成孤軍，自然危險萬分。但他想起國家千日養兵一日用，自己身爲軍人，在此國家危急之時，若不出點力，挽救浩劫，未免枉領國家俸祿也。」

因此在炮火聲中，對部下誓言道：『一個人即使活到一百歲，結果亦決不免一死，我們生活在現代的中國，做現代的中國人，不應該死在家裏，死在床上，應該死在沙場上。』一片忠義之氣，感動得衆兵士流淚如雨。他們也同聲答道：『我等願與國土共存亡，定不負國家付托之重，請將軍放心也』。話分兩頭，且說那防守蘇州河邊的英國戍兵，他看看孤軍們苦鬥四日四夜，視死如歸，也稱讚不絕口。但眼看四行已無險可守，如此犧牲，未免可惜，因此勸告他們卸去武裝，退入祖界，日後再行報國，也爲未晚。當時那忠勇的孤軍，那裏肯聽，所以只說聲『謝謝好意』不提。……』

〔丙丁：「八一三彈詞」〕

那位早在七七抗戰以前，就馳騁於白山黑水之間，孤軍抗敵的馬占山將軍，受到當地抗戰詩作者的歌頌表揚，也是歷久不衰的：

日軍闖，得寸進尺無厭足，
只道我軍民軟弱好欺凌；
火速進兵割鐵路，
三日之間又佔吉林。
許多熱血青年，
摩拳擦掌，怒衝霄漢，
也無處把冤伸！
吉遼兩省相繼陷，
日本兵，飛機大砲又攻黑龍江。
黑省主席無主意，
好個代理主席馬占山，
將軍一怒山河壯，
衛國守土，保民殺敵，

一聲號令，
軍民個個氣昂昂。
槍砲來擦亮，
刺刀來磨光，
此回不比內戰，
要殺真正的敵人上沙場。
壯士軍營枕戈待旦，
人民覺悟也武裝。
糧草器械都齊備，
日兵來犯受創傷。
馬將軍，孤軍轉戰冰雪地，
全憑血肉抵強梁。……

〔曼姿：「不堪回首話東北」〕

馬華詩人歌頌抗戰，號召救亡，但却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大家都知道，和平是不可分割的，侵略戰爭不制止，就要蔓延擴大；而支持中國抗戰，也就等於捍衛世界和平。所以，在保衛大武漢的時候，詩人們喊出了：「趕快撲滅東方的烽火，莫讓延燒到南北美，莫讓延燒到西歐」；當國際風雲日益緊急的時候，詩人們又呼籲世界所有愛好和平與自由的民族，起來和中華民族並肩奮鬥：

一根灰色的繩子，
從恆河遠引到黃河。
兩岸的子民們，
齊唱起了苦難的歌！
.....

遠方的兄弟們喲，
起來，起來，快起來，

大家站在同一戰線上，
把新世界的大門扣開！

【劉思：「雜感」】

到了希特拉燃起了歐戰的烽火之後，詩人們也譜起同樣雄壯的戰歌，鼓舞着歐洲人民進行反侵略的鬥爭：

九月，秋高氣爽，
祖國的原野，正刮着西風，
西風雖涼，
莊稼漢仍流熱汗，
他們手裏不是握着收穫的鐮刀，
却是擎起打擊強盜的槍桿，
而這同樣的槍桿，
也在歐洲的田園裏，
抵抗褐衫的強盜。

.....

偉大的時代車輪，
推到一個頂點，
光明和黑暗，
束縛和解放，
地獄與天堂，
讓聰明的人類自己選擇，
自己找尋方向。
豈能再讓威權給卍字旗，
再交命運於黑洋傘？.....

【鑿麥：「九月頌」】

詩人們表揚了中國很多堅持抗戰的民族英雄，但也讚美着日本一些反對侵略戰爭的正義人士，如鹿地互等：

我讚美你，

鹿地互先生！
你是亞洲民族的聖者，
你繼承了亞洲民族的
血統，精神，道德，文明，
並把他向世界傳播！

.....
而且你還是啊，
一個英勇的戰士，
像一顆光輝燦爛的，
和平正義的衛星！

【陳祖山】



馬華抗戰詩的主要形式，當然是新詩，但間也有人運用一些民間形式，如彈詞，山歌之類。閩南方言的山歌創作，尤為流行，這裏選錄幾首下來，以見一斑。

山歌十八首

易游漫

東山唱歌西山聽，磨利大刀趕緊行，萬里江山祖公地，向前衝去免驚惶。

天頂青青無點雲，廣大鄉村無火煙，只有死屍鋪大路，日本兵過草無根。

日上東山一片紅，東山當兵千萬人，老人童子盡相送，叫趕日本出長江！

虎死留皮人留名，打倒侵畧頭一件，性命犧牲無打緊，神聖戰爭有光榮。

任伊日本好傢俬，咱俺堅決無驚伊，各人都着有志氣，最後一定是勝利。

十勸郎君

訓 飛

一勸郎君你着聽，當兵只路你着行，去到戰場着拚命，不可

投降敗了名。

二勸郎君着曉理，大家不可相懷疑，欲有救國個大志，緊緊前去勿延遲。

三勸郎君着勤儉，不可拿錢去放廉，煙間賭館不可到，積蓄錢銀題月捐。

四勸郎君識時務，有進無退免驚輸，這個戰事着打久，不是一年見功夫。

五勸郎君着行義，遇着傷兵着救伊，伊是救國個兄弟，咱着救伊正合宜。……

十勸娘仔

訓飛

三勸娘仔守本份，教育子女共侄孫，不通終日想打扮，着叫丈夫去當軍。……

五勸娘仔心免寒，着學前朝花木蘭，後方努力加生產，打倒日本有何難。……

七勸娘仔愛和平，對待同胞好感情，娘仔難免想平等，奇恥大辱先洗清。

八勸娘仔莫浪漫，獻出金器買炸彈，炸彈買來炸日本，炸到敵人出唐山。

九勸娘仔有決斷，組織婦女慰勞團，慰勞前方個將士，不滅敵人誓不還。……



當年馬華作者所寫的抗戰詩，不論在內容上形式上，都是多姿多采的，遠不止於上述的幾類；這裏所抄錄的，也不算是當時的好作品，有些作者的詩篇，在技巧上是更加成熟的，思想性也較強些，但很多資料已日久散失，無法作進一步的搜集了。

中日的八年的流血慘劇早已過去了，深仇大恨，也幾已一筆勾消，這些抗戰詩，如今成了純粹的文藝史料，但它也還能告訴我們：戰爭是殘酷的，人類需要和平的愉快的生

活。因此，我們希望中日兩國，以至世界各國的人民，今後永遠和平共處，制止戰爭的重演。

在馬華詩人方面，也已經完成了他們支持中國抗戰救亡的歷史任務，現在，他們正該效忠本邦，用他們的嘹亮的歌聲，為星馬的默迪卡而高唱！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



戰鬥的散文

在支持中國抗戰救亡的時期中，馬華詩人固然盡了他們的藝術任務，散文作者也高度地發揮了他們的戰鬥精神；而且，由於散文形式上的多樣性，抒寫上的比較自由，作者們對於抗戰救亡的題材的汲取，比詩歌還來得更加廣泛些。

這裏所指的散文，是介於詩歌與小說戲劇間的一種文藝形式，包括抒情散文、雜文、素描、特寫、通訊、報告等等。

抒情散文，在習慣上被認為是散文的主要形式，一提起散文，大家就會想到抒情散文，同時也就聯想到那些傷春悲秋，感慨喟嘆，懷舊悼亡的文字。不錯，這些抒發個人的客旅清愁的文字，在馬華初期的寫作界中，也是十分流行的，即使到了今天，還是經常出現，但就一般上說，自從中國抗戰軍興以後，馬華的抒情散文，在內容上已經有了顯著的變化，個人的抒情文章，就此退居次要的地位了。當時，民族的危難，日軍的殘暴，砲火的熾烈，使到很多散文作者的眼光擴大了，胸襟拓展了，感情粗獷了。他們抒情，但不再是發洩個人的牢騷，不再是咀嚼個人的悲哀，而是在傳達出整個民族的醒覺的吼聲，在抒發出千萬人民的敵愾的激情。那是一種戰鬥的抒情散文。

一九三八年的舊報刊，有一篇「致日本高橋夫人信」，可以看出當時一般抒情散文的高度的戰鬥性。

高橋是一個日本的空軍人員，死在武漢附近的空戰中。

那天正是日本的天長節，「武漢下遊十餘里的江面，青山峽兩萬呎的上空，突然出現了六架銀色的日本飛機，在高射砲響聲中，有一架中國飛機，在五六架日機的包圍中，以最生動敏捷的姿態，把一架日機擊中，一霎時，那受傷的日機尾巴，拖着白烟，跌落長江裏。但在這時候，這奮勇的中國飛機，也被圍擊中傷了，吐着白烟，搖搖欲墮。忽然，它掉轉機頭，向着一架最精悍的銀色機直衝過去，接着，一聲裂天的巨響，兩架飛機在天空下劃着圓圈墜下來，同歸於盡，大地頓時沉寂，武漢的民衆瞻望着空中，感動到流淚了。」這兩個空中勇士，一個是中國的陳懷民烈士，一個就是日本的高橋。高橋的屍體，由鄉下人把他埋葬了。有人在他的衣袋裏，找到一幀少婦的像片和一封美麗的信，那是高橋的夫人從日本國內寄來給他的紀念物。

於是，我們的散文作者針對着這一個感人的故事，寫成了一封致高橋夫人的長信，除了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對於高橋的未亡人寄以無限的同情外，特別提出了「誰殺害高橋」的問題——

也許你很悲哀，也許你很憤恨。你悲哀的，自然是高橋君不再回到這世界上來了，你以後的人生，將永遠失掉這樣的一個人來參加，這種追懷歲月的辛酸，不知道要在你心裏留下多久的時間。這是我們對你深表抱憾的。至於你的憤恨，却使我不能不為你考慮一下……應當憤恨的是誰？誰殺害了高橋君？高橋君爲了那種目的付出這生命的代價？爲着一個月幾百日金的薪俸？不是！爲着戰爭是一種職業的娛樂？不是！爲着救救日本老百姓的痛苦？簡直是荒唐！那末，到底爲着什麼呢？爲着帝國一個抽象名詞『光榮』兩字嗎？要是你回我說

「是的」，我倒要請求夫人翻一翻外國的報紙或雜誌，那裏面有許多攝影和評論，是關於抵制日貨的運動，和反對侵略戰爭的示威，這到底是帝國的光榮還是帝國的恥辱，讓第三國人士去評斷好了。

我相信夫人絕對不會說殺害高橋君的是陳懷民烈士，因為他們私人中間，本來就無所謂愛憎，也無所謂仇怨的。當陳烈士把自己的飛機，向高橋君的飛機衝過去時，毀滅的不單是高橋君一個人，就連他自己也毀滅在這一衝裏面了。他們彼此付給了生命的代價，他們私人還有什麼償不清的債？我相信，他們在地下會好好握手的。

作者明確地指出，殺害高橋的是日本軍閥，高橋是被迫着駕駛飛機到中國來殺人和送死的——

就是中國的大眾，對於高橋君本人，仍然是沒有仇視的。轟炸中國無設防的城市，不是高橋君本來的意志，高橋君不過是個被迫着去殺人的不幸者。從貴國許多空軍俘虜的口中，我們明白日本的空軍人員轟炸中國城市的動機，是受了貴國軍閥的反宣傳的欺騙。殺人者不明白自己爲什麼要殺害那些和自己無仇無怨的人類，那真是人間的大悲劇！高橋君即使不懷惡毒，但高橋君駕駛的飛機却載滿了罪惡，那裏面的每一顆炸彈，不知道多少戰區的人民被當做毀滅的目的，更不知道多少孤兒寡婦被它迫上最悲慘的路上：在炸後的屍堆裏面，他們忘却了自己的傷痛，咬着仇恨，吞着牙縫的血，找認着他們最親愛的骨肉。

作者描寫出一九三八年六月廣州大轟炸下的兩幕慘劇，形象地說明日本的空軍人員在中國所犯的瀾天罪行，以及中

國的軍民不得不起來抗戰自衛的原因——

你大約沒有看見過今年六月廣東被炸的情形吧。要是你親眼看見，恐怕連你也會叫起來的。每次當貴國的空襲過後，警報解除了，個個人開始從躲避的地方鑽出來，可是這個時候，他們也許要發見自己最親愛的骨肉，就躺在那無情的血泊中。我親眼看見一個四十開歲的中年婦人，她的左腿被炸傷了，兩手仍然死命地抱住一個三歲的孩子。另一個她十三歲的女兒，被坍倒下來的土牆壓得扁扁的，腦袋給炸彈片切開了，血漿染紅了沙土。當救護隊趕到這中年婦人的身邊，要扶她上布床時，她好像忘記了自己的傷痛，死抱着孩子哭。……

「我的腿傷了不要緊的，你們趕快救救我的孩子吧，他還活着，他還活着，你們知道，我不能沒有他呀！」

救護隊員忙把她懷裏的孩子接過來，一看，孩子已經完了。是的，她不能沒有他，她不能沒有他，但是炸彈片偏偏帶走了她的孩子，留下一條性命給她，一條比死還慘酷的性命。當那些好心的鄰人把她女兒的屍體從牆土裏拖出來，這婦人已經不會哭了，她的眼睛疲乏地瞪着，彷彿自己就在那裏做夢一樣。……

還有一次，在離開我七八間屋子，有一個十三歲的孩子，據說父親和叔父在上海經商，上海戰事發生時，兩個老人家做了日本刺刀下的冤鬼，剩下這孩子逃回廣東老家，跟母親姊姊住在一處。那一天，不知什麼事情，他到外面去了，半路上，警報響了，他便和好些人一起躲避起來，接着，炸彈的聲音接二連三在遠近地方震撼着，大家靜悄悄地等那一點鐘就像一年的時間。好

容易警報解除了，他自己僥倖沒有化了炸灰，忙趕回家去看。呀，家沒有了，屋頂給炸下來，年老的母親壓死在土灰裏，年輕的姐姐給炸成四五段，血和肉都認不清，一隻被炸斷的手臂，掉在破窗口。遭到這樣的慘變，這孩子哭昏了。人家把他扶開了去，不讓他看見血泊裏的母親和姐姐，他却死抓着他姐姐那隻斷了的手臂不放，他的哭聲由破裂轉到沙啞。他說：『爸爸和阿叔給日本兵刺死了，媽媽和姐姐又這樣慘死，剩下我一個人什麼用？我要報仇呀！我要報仇呀！』突然，他停止了哭，問人家投軍該到什麼地方去。等到人家告訴他年齡太小，還沒有到當兵的資格，他又哭起來，聲音像裂開了一樣，慘傷裏帶着憤怒，連在旁邊勸解的大人們，都給他引出了眼淚……

接着，作者問道：「高橋夫人，假如這些孩子就是你自己的孩子，或者就是你自己的兄弟，你聽見他們的呼聲，你將感覺怎樣？假如被炸傷左腿的中年婦人，就是你自己的姐妹，或者就是你自己本身，你將感覺怎樣？假如你親眼看見你的高橋君駕駛的飛機，在中國的領空裏，以大量的燒夷彈，轟炸無設防的都市，迫害了一批一批無辜的人羣慘酷的死亡，造成人間骨肉離散，母子相失的大悲劇，……你是不是要這樣說：『高橋呀，我不希望你去表現驚人的成績，因為你越是成功，越是增加我們侵略和殺害的罪惡。……我不明白，為什麼少數的軍閥已經錯誤了，還要鼓勵多數的民衆去中國送死，還要死者的親屬把眼淚吞進肚裏，硬說這是光榮。——這光榮真夠騙人呀。』假如高橋君沒有死，假如他還沒有離開空軍的生活，你是不是要叫他打毀了飛機，參加貴國的反戰團體，促成法西斯政權的加緊覆亡，重新建立日

本的和平政治？」

作者進一步地指示道：「也許你要說，這事情太大了，並且高橋君一個人的力量也做不成事。可是，在貴國國內，正有不少人民也和你一樣想一樣說呢，假如會想會說的人，同時也會起來行動，那還怕什麼法西斯的軍閥打不倒嗎？」

另一方面，作者也指出日本軍閥不祇在中國造成戰爭的慘禍，並且也造成日本人民更多的失業、饑餓、和死亡。日本士兵應當認清真正的敵人並不在中國，而是在日本國內。日本的軍閥政權一日不推翻，日本的民衆就一日不能擺脫戰爭的劫運。最後，作者有力地說：「我希望夫人回答我的，不只是話，而是行動。」（雲覽：「致日本高橋夫人信」）

顯然，這封長信不是僅僅寫給那位可憐的日本少婦看的，它的讀者對象是所有善良的日本女性，以至廣大的被欺騙被迫害的日本人民；對於馬華大眾，也起了積極的教育作用。這是一篇十足的抒情散文，但它所代表的却是千萬中國人民的壯烈的呼聲，和那些抒個人之情的靡靡之音，是截然不同的了。

◆◆◆◆◆
◆ 雜文，是散文的另一主要形式。這種文體，早
◆ 被稱爲匕首，稱爲投槍，抗戰時期，自然是更加顯
◆ 露其固有鋒芒來了。
◆◆◆◆◆

日本的名學者長谷川如是閑，曾經借了稱讚中國人，貶斥西洋人，以諷刺日本人，說日本人的臉上多了一點東西——獸性，日本人就是「人十獸性」的一種動物。馬華的雜文作者，對這一點有着更深一層的發揮道：

這真是高妙的譏嘲，而且也是一點沒有說錯的。此外，西洋人對於日本人也有這樣的印象：當他們和你

做朋友或要和你做買賣的時候；那種親熱和善而有禮貌的樣子，是世界上少見的；和你鞠躬，彎着九十度的腰身；和你談話，嘴裏笑露着上下兩列牙齒。然而這些禮貌，不但是虛偽，而且還使人害怕。因爲在那笑露着上下兩列牙齒的後面，却長着一張血盆的大嘴，一回頭，也許就把你一口吃掉了。那意思，我們自然能夠明白是什麼的。

然而，單說日本人只有一種獸性，我以爲還是不夠，必需再加點什麼上去，才算十足十全。……他們自己老早把國際間一切條約撕碎，而現在却又嚷他人『違犯國際條約』……我覺得需要加上那點什麼，在獸類中似乎沒有，倒是在人類中有一種所謂流氓性或者比較近似。那麼，真正的日本人，則應該成了下面的算式了：人 + (獸性 + 流氓性)。但這裏所說的日本人，自然指的是日本軍閥，日本的勞苦大眾……是不包括在裏面的。

〔陳祖山：「雜感」〕

雜文作者也刻畫出一些漢奸走狗的奴顏婢膝，認賊作父的臉譜。例如對於淪陷區中附敵文人的協助侵略者推行其愚民教育，我們的作者就給予無情的抨擊。

文人之被看重，好像是自古已然的；古昔帝王時代，還有所謂禮賢下士呢。然而到了離亂之世，我以爲文人之應否被重視，並不在乎文章的好壞，主要的還是人品的是否高尚。如果今天吃了李大嬸的奶，說李大嬸的奶香，明天舐住張嫂嫂的乳頭，就稱讚張嫂嫂的乳汁也甜，則希望文人要被看重，其實也並非容易。古時候的馮道，文名不可謂不高，然而在利誘威脅之下，却做了奉侍四姓十三君的「長樂老」，臉皮可算很厚。明末

多爾袞入關，朱純臣在五十六天當中奉侍過大明崇禎，大順永昌，大清順治三個皇帝，還勸進道：「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

可是到了今天，這種人却並沒有減，鄭孝胥是寫得一手好書法的，周作人却著過反封建而刺激性很重的談龍談虎。在北平和上海那些淪陷在敵手的國土裏，尤的確產生了許許多多替日本人幫兇的文化界敗類。在「皇軍」的指揮刀搖動下，他們不但把教科書裏有國家民族意識的字句刪掉而補上替日寇歌功頌德的「王道樂土」的無恥譎言，在出版界，他們還摧殘了分析時事而比較有現實性的刊物的生長呢。單單摧殘當然不夠，爲了使大多數人都能夠忘記被烙在心坎裏的創傷，所以還必須用大量的麻醉藥來麻醉一下。於是乎替「明星」、「舞后」捧場的電聲、舞聲，被大量地印行了。封面當然非雪白而富有彈性的大腿不可，也登些「金陵司理爲翁麗娜捧腰」的文字，也紀載「但杜宇十萬元討得了殷明珠」，也描寫些毛頭姑娘的屁股，順便還插一點「花柳白濁，限日斷根」的廣告，好像除了女人的陰私大腿之外，人世間便沒有什麼可以談的了。

作者最後指出當時馬華文化人的任務道：「在法西斯和漢奸匪徒橫行世界的今日，假使文化人不想把智識底下的羣衆政治認識提高，使他們把自己武裝起來抵抗侵略，反而叫他們讀軟性的讀物，這不但侮辱了羣衆，而且也幫助了侵略者無恥的進攻。南洋的華人市民層，是沒有福氣消受那些玩物喪志的軟性讀物的。（玉奴：「從文化人想到出版」）

「抗戰必勝」，「最後勝利是我們的」，這是當時四億人民的共同信心。但由於思想立場的差異，解釋法是不盡相

同的。譬如宗教家，就有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又有所謂「天理昭昭」，認為日本侵略者終必作法自斃，自食惡果。我們的雜文作者，則是強調「人理昭昭」的——

人類之所以為人，是到了人類形成社會的存在那一天才開始的。於是，人和人，人和社會之間，便構成複雜的因果關係。這因果關係的法則，無以名之，姑名之曰「人理」。就算天理是昭昭的吧，人理也是昭昭的……

我們的因果法則的主宰者是人，社會化的人，決定着興亡勝敗的命運的人，不但征服自然並且創造歷史的人！人的力量多偉大，曾經在前一個時間，被暴君們看做豬狗似的；可是後一時間，這些豬狗的存在却成爲暴君的致命傷。連竹刀木劍，一拿到他們的手裏，也可能變成討伐暴君的武器……

在今日，我們跑着同一的路，向着同樣的目標：抗日必勝，建國必成。決定這「必」的條件的，不是別的，是人；決定日本法西斯最後破滅的，不是別的，也是人。這裏所指的人，應當連日本人也包括在內。將有一天，我們要看着日本的人民大眾，把法西斯軍閥推到戰火中去火葬。如果侵略是侵略者的發因，那末，覆亡便將成爲侵略者的結果。儘管日本法西斯把中國的人民當做豬狗一樣的屠殺，一樣的姦淫，一樣的轟炸吧，這些「豬狗」一天不死，強盜們埋藏的禍根就一天不得消除。歷史是最嚴酷也是最公正的法官，當強盜們被宣告死刑時，起來執行這死刑的，便會是強盜們一向不掛在眼角的豬狗——這不是報應，不是天理，這正是昭昭的人理哩。

我們的標語有「做漢奸的死子絕孫」，「做漢奸的不得好死」這麼兩句，所謂死子絕孫，畢竟是渺茫的事，所謂不得好死，我相信這不單限於咒詛，而且將成爲昭昭的事實。在抗戰的今日，我們看過殷汝耕不得好死，韓復榘不得好死，黃駿不得好死，多多少少有名無名的大奸小奸不得好死；被執法的有之，被暗殺的有的，被迫自殺的也有之。且慢着，抗戰勝利以後，我們將再瞧瞧那些未死的漢奸怎樣下場。

到那時，茫茫人海，何處是他們藏身之所？何處是他們葬身之地？公理和正義，將把這些認賊作父的狼犬，一網打盡，一個也不逃脫。但是這不是報應，也不是天理，這正是昭昭的人理哩。百年後我們的子孫讀到這一段歷史時，將多了一條例證，證明人類的侵害者必然地遭受歷史的清算，走上了破滅的路；被侵害者必然地挑起歷史的任務，催促歷史的障礙物加緊崩壞——這幾乎是劃一不二的真理，歷史不會開倒車，也不會跑錯路的。……

〔雲霓：「人理昭昭」〕

馬華的雜文作者，不但痛斥抗日陣營中的亂臣賊子，同時也批判了一些缺乏正義感的國際人士。這是歐戰爆發後的一段時評——

如果有人要問中外古今的亂臣賊子之中，什麼人能在出賣了祖國之後，躺在敵人腳跟前過着乾兒子的生活，而能優遊自在的話，我想在中國，除了五代時候的石敬瑭，爲了要消滅廢帝而可以向異族的契丹稱臣稱子以外，現在要在這班人中找一位臉皮最厚而「涵養」最深的，大約只有變化多端的「汪副總裁」了。因爲只有

他，雖然出走河內，被皇軍用押解的方式「請」到日艦去播音，可是囚徒的遭遇，他還以為「日本人是給我自由」的。不過外國人究竟比中國的有點不同，德國納粹黨的鵝步踏進了波蘭，爲了保衛世界的和平，英法已聯合一致向侵略者打擊了，可是有人却感覺得「戰爭的苦」了，還用無線電演說：請各國政府抱着善意與負責，努力使戰爭局部化。……可是這種「光榮」究竟能享受得幾多長久呢？據報載，捷克亡後，德國對於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兩省的保護，也要終止，而將歸併於德國了。（如：「漫談」）



特寫、素描、文藝通訊、報告文學等，是比較新興的散文形式。這一類文字，有人稱爲文藝的輕騎隊，可見它們也是具有高度的戰鬥功能的。以下是七七週年紀念日的幾段特寫，從這裏，我們還可以看出當時馬來亞的華人，是怎樣熱烈並且以實際的行動來紀念這個偉大莊嚴的日子——

今天，連一架人力車也找不着。……街上人的洪流，越來越多了，他們都穿得比平日漂亮整齊，牆壁上貼滿着標語，店門到八九點仍然是關閉着。一些店戶，門前掛了個白牌，寫着黑色的字：七七紀念，休業一天。

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處處飛揚，色彩鮮艷燦爛，象徵着中國前途勝利的光輝，賣花的姑娘、學生、工人、店員，通通在同一的目標出動。他們散在十字街頭，騎樓底下，攔着過往的行人，馬上實行包圍，於是一個漂亮的女性，持着一朵花，插在那個人的身上，那

個人便慷慨地從口袋裏掏出一把銀角子，叮噠地放在救濟箱內。另一批是賣七七紀念徽的，一盒一盒地變成了大洋錢，寄回祖國去，救濟傷難，同時每一個行人，襟頭上均有一個紅多白少的銅徽，光輝閃耀。

十一時，芽籠方面的行人，突然增多，成羣結隊地，有安步當車，有整齊步式，有許多租了羅厘車，如同參觀足球賽似的，一連一串地向着紀念大會的場所進前。……

下午四時，芽籠道上，又是一道洪流，人潮如錢塘江一樣湧，行列雖然不是整肅的，但是一種羣衆的力量，是盡量表現出來。行列一直沿着二馬路，連互着像一座血肉的長城，還帶着熱烈紀念的情緒，衝回家去。警察和警長，微含着笑，斯文地，和藹地，向着隊伍暗中點頭。這是中華民族的偉大表現呵，誰說中國會亡呢！

這一日，全星洲的人，都茹素食齋，將菜錢省下，作為一日捐款，統交給籌賑會，事後調查，一日間捐款，集腋成裘，倒有十萬元之鉅呢。可見萬衆一心力量的驚人。單說賣徽章，是日售去的，有二十萬枚。

夜色籠罩了大地，月姐在半天向人間俯視，地上的人羣，因為這一日是非常的日子，多留在家內。市面上，與平時完全換了個樣，茶樓酒館，聽不到笙歌絃管，就是燈火也不過兩三盞。只有金龍酒家的天台，請有年青的尼姑，大放三寶，吸引一班迷信的鄉姑大嬸，同時以齋菜籌賑，倒有不少人前往光顧。

珍珠巴剎，漆黑一片，那些塗脂傅粉的招待都失蹤了，茶食麵攤，完全休業停檔，剩下的只有一攤白粥

和一攤冰凍蔗水，裏邊擠滿了沒飯吃的人們，嚼着油條大餅、白糖糕、雞蛋湯，藉以充充飢腸。這是籌賑的，餅與粥的價格，都提高了，餅五占一件，粥三占一碗，悉數投入救濟箱內。……

〔郝勸：「新加坡華僑的怒吼」〕

當時的報告文學，寫籌賑工作的很，但由於一般作者的生活不夠深入，觀察不夠深刻，題材經常類同，形成一種「差不多」的情況，以致有些批評者，說這些作品都是千篇一律。雖然如此，它們所紀錄下來的故事，大多數還是當時當地的動人的形象。這是四月四日學生們勸賣手巾賑濟難童的一幕——

一位少婦在喂着她的孩子吃奶，看見我們，很客氣地起來迎接。

「阿嬤，請買一條手巾，一角錢，賑濟難童的。」我的不純粹的廣東話不得已也要說出來了。

她靜靜地不出聲，梅便翻開日寇暴行錄中八頁慘圖給她看：「你看，這般孩子多可憐，他們的父母都被日本槍斃了，遺下他們到處流浪，不幸遇着日本人，就被捉去，教他們讀日本書，訓練他們拿槍、開槍，將來長大了，就會被派到中國，打自己的弟兄呢。」

她點點頭：「我的丈夫也就是最近回國去服務，到現在還沒有寄錢來。我們的生活費都向朋友借的。對不起，我現在買不起。」她咽哽，說不下去了，淚已流到腮邊。

我和梅被感動，也都哭了。

「是不是最近回去的機工？」仁梅問着。

「是的，廿六日才回去！」

「好，阿嬤，我們就送你一條做紀念吧！」

我們靜靜地走出來，屋主告訴我們剛才那少婦的事情，她才結婚了一年，丈夫每日的工資是兩元多，現在爲了國家，他也不顧一切地跑回去服務，留下妻子和孩子，錢却未曾寄來……。

〔海歌：「悲憤的壹日」〕

鋤奸抵貨，是當時馬華報告文學的另一類常有的題材。這類故事，因爲比較多樣性些，作品內容，也就比較新鮮一點，如實寫來，便覺十分動人——

……時間是上午十點鐘，屋內聚集了二三十條彪形大漢，他們有的坐着，有的躺着，香烟氣瀰漫全屋，霧圍顯得非常嚴肅緊張。每個人的臉上都露出堅定的神色，緊握着一隻拳頭，好像準備廝殺的樣子。

無疑的，他們是一羣英勇的戰鬥員，是一個集體，是一個熱情的晶體，是一座將噴發的活火山！

開會的時間到了，主席立即以激昂的姿態出現在羣衆眼前，犀利的眼光掃射一陣以後，便用着沉着的聲調說：

「現在，情報部得到一項消息，說××街××商行，最近運到二百箱烟台蘋果，給我們的友軍××團探實情形，曾去函警告，並罰他拿出二千元助賑，不料這商行依財逞勢，竟將送信人逮捕了去。我們曾用團體名義寫信給他，他不特冥頑不靈，反將我們的信拿去呈報。同時店裏養有二三十個打手，準備隨時對付我們，因此便有恃無恐，不把我們看在眼裏，諸位同志，我們應該怎樣對付他？

「對付他！他媽的！我們衝進去！……」羣衆裏面

發出一片呼聲，每隻字都像彈丸似的打進主席的耳朵。……

他點點頭說：「不錯，我們當然要對付他，要給他一個教訓，以杜絕別的奸商競相效尤，阻碍我們的救亡工作。」

「主席，請求分派工作，我們馬上出發！」急性的小黑高舉右手，向主席提議。

「好的，小黑，我們可以馬上出發，不過，我現在要問你一句：爲什麼我們要制裁烟台蘋果？在烟台販賣青菓的都是中國人，而這些青菓商又是從中國農民收買各種青菓；現在運來南洋的市場，販賣者也都是中國人，我們爲什麼要抵制中國農民的青菓？小黑，你能解答這個道理嗎？能夠的話，我這次決意派你做領隊。」

「哈哈……」羣衆裏面發出鬨堂的大笑。

小黑不知所答的漲紅了臉，他支吾了一會兒才說：

「主席，我叫你分配工作呀，誰要你問這一套話？」

羣衆又發出一陣笑聲。

「是的，小黑，我要問你這一大套話」，主席繼續說下去，「爲的我要你們瞭解這個工作的意義，我們絕對不是的胡幹，我們絕對不願使人受到無妄之災。」

的確，加強羣衆的理論修養，避免盲從盲動，在那種場合是非常需要的。報告文學的作者接着寫下鋤奸團的主席的解釋道：

「現在，拿一個實例來說，從中國買來的批發價，算作每粒蘋果是五分錢。我們的農夫實際只得到半分錢光景，轉到青菓商手裏，經過那邊政府拿店戶捐營業稅

出口稅以後，每粒蘋菓的成本是三分半錢，青菓商只得到一分半的利潤，有三分是落在那邊政府手裏。所以，經過層層的剝削關係以後，烟台蘋菓實質等於仇貨。我們買了一粒烟台的蘋菓，就無異幫了三分錢給敵人，使敵人多了三分錢購買軍火。這種舉動何異幫助敵人殘殺同胞？是的，商人應該有深一層的認識：和一切淪陷區發生貿易關係，實際是幫助淪陷區域的繁榮，使敵人可從中榨取利潤。利用槍桿做後盾，在巧立名目的捐稅下，敵人可盡量吮吸同胞的膏血以自肥。所以，使淪陷區域蕭條，能變成荒城是最妙的，這使敵人得不到一點好處，而感覺得荊棘滿途。我們今天要嚴厲制裁奸商的原因在此，我們今天出發的工作意義也在此。……」

〔國法：「烟台蘋菓」〕



報告文學的作者，不僅反映了正面的，光明的現象，也揭露了落後的，畸形的事物。下面的一篇，就是在批評一些有為的青年，由於抗戰局勢的轉入長期膠着狀態而變得意志消沉，流連賭窟的情形——

這個小小的鬧市一到夜晚，彷彿就顯出極其疲倦的樣子，汽車往來的喇叭聲是漸漸地消沉了，馬路上只有行人在有意或無意的閒散着。

但是賭窟却乘這時候喧嚷的熱鬧起來了。那好像是特地為夜之神獻身的一個妖女。……

賭窟裏的麻雀台似乎就是專為着一般青年伙伴而設的。不錯，我也曾這麼聽過一位年青伙伴說：「玩麻雀是極有趣味的一種娛樂。」

因此事前我就決定到那所謂供青年伙伴娛樂的賭窟

裏去。

那是一間理髮店的老闆開的。

裏面正中設置了三張麻雀台，許多人聚集在兩盞煤氣燈之下，好像個個都變成多計善謀的諸葛亮了。

麻雀台的後面，靠右行四步，又另設有中國紙牌的賭台。……

當我進去的時候，足步是輕緩得像螞蟻一樣。

「打紅中呀！」接着就有『噯』的嘆息聲，哈哈的笑聲，充滿了整個空間。這是人間的喜劇嗎？

於是我在這裏發現了許多青年的伙伴，他們正在興高彩烈地打着麻雀。他們之間或有仰首對我看了一眼的，可是並沒有想到開「座談會」這事體似的。忽地我感覺到自己是一位旁觀的過客了。

接着我便有點不耐煩，我想，也許他們一時忘記了吧？於是，在一場麻雀宣告完畢時，我的一升嘴這麼打開了：「老劉，今天晚上開座談會呢！」

「你先去，再有兩圈便完了。」老劉對我說。

「時間已經八點半了，今天晚上這個會是有許多重要的事情跟大家討論的，希望各位都能馬上到會。」我用了很誠懇的話向他們解釋。

「什麼座談會？放屁啦！」突地從身邊發出了這麼一句話，那是一位頭髮如亂麻樣的廿八歲大孩子。

「朋友；請你不要這樣，試問國家事要緊呢，還是打麻雀比較要緊？」進一步我講話的聲音更其溫和了，我並不因為剛才那位伙伴的粗魯的態度而引起厭惡。

暫時，空氣呈着片刻的沉默，周圍許多張的臉孔都不期然的對我凝視了一陣。於是我又想起「國家事管他

娘」的會今可先生說的話來了。

呵！爲了民族當前的利害，我願意忍受一切，我甘心給他們怨恨，然而我不忍看他們沉醉在麻雀的漩渦裏。

麻雀聲又是一大片地掀起了，砰！……，那聲音是多麼的緊張與響亮呢！……

〔蕭才：「賭窟」〕

羣衆情緒低落，沉緬於一些生活的惡習中，不易自拔，確是會使救亡工作者傷透腦筋的。這裏還有一篇報告，寫的是新加坡一個宣傳隊到對岸的毛廣島去展開工作的經過。在那裏，他們遭遇了更大的困難，他們要喚醒的，不只是賭窟裏的青年，還有烟窟裏的工友——

已經九點了，該是我們再出發工作的時候。回到寄寓的地方，謝朋友幫我們挾了那十幾張的漫畫，領我們走向那兒工友的宿舍去作另一種訪問。

那宿舍裏的工友，多數懂得聽（或者還會講）閩南語。當我們走過宿舍的大門口，裏面送出了陣陣鴉片烟味。黃同志和謝朋友打頭跑進去，又急急地出來，對我們說：「糟糕，裏面都是機關槍！」我們却忍不住笑起來了。

由謝朋友和黃同志領頭，我們跟着進去。一進到裏面，便忽然覺得黑暗得沒有光。那是很骯髒而空氣惡臭的房子，真虧它是一間靠海邊的屋子，排列在我們面前的，是一行行的板牀，有好多工友就在這些木牀上吞雲吐霧，有的赤着上身，沒有精神地躺着，有的坐在牀沿翹起腳在閒談着。那裏邊的牀上，是一羣羣的賭鬼，在拚命地玩弄着錢，有的哭喪着臉掏出了錢或擲着牌咒罵

幾句。他們太忙了，我們進去，只有幾個孩子和幾個比較好奇的張開了口，睜大了眼迎接我們。

「大家呀！來聽愛國的人講唐山的事呀！」謝朋友伸長了頸用一隻手靠住口緣喊着。

可是這只能使那些「機關槍」叫得更響，使那些躺着的工友伸一伸懶腰而已。這句話和他們全沒有關係。總之，炸彈還沒有炸到我們的宿舍，愁什麼呢？

於是我們在靠門的一個角落裏，擠在一起唱幾遍「大家起來打敵人」，號召了幾個工友，我們就乘機開始講話，讓他們看着我們的漫畫，然後一位同志根據那些漫畫講了一些話或故事。人是比較多了，有好些附和着，點點頭或搖搖頭。把十幾張漫畫都講完了，我們也累了，可是那裏邊的工友們還在賭着。用話打動他們，那話只是他們耳邊的一陣風。

「最好教他們唱一隻倭鬼仔要打倒的歌。」吳同志負了這個教歌的責任。

先由吳同志唱一遍給大家聽，然後要大家跟着一句句地學唱。可是人的聲音在這裏總是發不出來。我們真焦急，吳同志把頸根都喊漲了，但是沒有用。

然而，部份羣衆的覺醒的遲緩，生活的腐化，我們的作者祇是加以關注，加以批判，並沒有採取否定的態度。大家對於救亡宣傳的開展，民運工作的推進，都是十分樂觀的。你看，在這篇報告的作者眼中，工友們終於是那麼熱烈地響應了救亡的號召——

「讓我試試看！」黃同志跳上了木橈，他也在發急。

「衆位兄弟，誰沒有父母，誰沒有兄弟姐妹？誰願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被人家侮辱呢？有人願意嗎？」他

停止了，等着大家的回答。這時有一位工友用一種堅定的聲音答覆着：「不！」

「是的，不！我相信大家都說不，不過你要知道，在唐山，我們的土地上，有許許多多的同胞姐妹，受敵人的姦淫，侮辱，有許許多多同胞兄弟，被敵人慘殺，我們能不管他嗎？我們能過得下去嗎？」他的宏亮的聲音忽然轉低，接着講下去：「衆位兄弟，你們想想看，在唐山，這時候，還有好多的同胞兄弟正在很英勇地和我們的敵人拚命，你想不辛苦嗎？他們往往是上邊被雨打着，下邊是水浸着，浸到了膝，浸到了大腿，腫起來了，一些也不能離開那可怕的戰壕，那些水，是害了他們，可是有時候口渴了，這也是他們的救星，他們也得拿它來解渴。他們何苦這樣呢？爲的是誰？」

他稍停一停，這時那些在賭博的工友，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停下了他們的工作，有好些已經把頭轉向我們這邊，很注意地聽着，有些也加入前面這一羣中來了。人數加多使我們高興，黃同志吞了一口水，繼續講下去：

「大家想想看，爲的還不是我們嗎？我們在這裏能得到一天的平安，也總得想一想他們爲國家爲我們大家在受苦，我們再也不能還在夢中，我們應該負起一些工作，多出一點力，多出一點錢。像現在有好多兄弟還是在賭博，這是不是應該？我們應該把這些錢節省下來，寄回國去，幫助我們的同胞，那不是很好的嗎？還有一些兄弟在吸鴉片烟，最好也是省下來。吸這烟是百害無益，我們就應該改掉，把錢節省下來。現在我們這位女同志預備教我們唱一隻『打倒敵人』的歌，希望你們能

學會，大家起來呀，是中國人都應該來。」

「中國人都來呀！」有好些工友向後邊喊着。這時有很多工友附和着，在前邊的人加多了，吳同志接着教他們唱。

「舉起我們的手，捏住我們的拳頭唱，一，二，三！」於是歌聲像拳頭，那樣堅定地在這間小屋中揮舞了。……

〔雲林：「我們的進軍」〕

早期的馬華散文作者，已經把各種形式的散文的寫作，推上了一個正確的路向，為抗日救亡，為教育羣衆，為爭取進步而戰鬥着；擴大這個寫作路向，發揚這種戰鬥精神，支持新馬來亞的建國偉業，是現階段的馬華散文作者的任務。

（一九五八年一月）

抗戰與小說

「七七」抗戰，不但改變了中國國內一般物象的面貌，也使遠處海外的各階層的華人，起了空前巨大的反響：廣大的羣衆勇敢地起來迎接這陣大風暴，一堆堆的時代渣滓清楚地露出了他們的卑劣的嘴臉；多少人在抗戰救亡的洪爐中取得了新生，有些人却就此被歷史的巨輪輾得粉碎。這種種的現象，當時馬華的小說作者，都曾給予充份的反映。最近，我翻閱了若干舊報刊上小說，幾乎找不出一篇作品，是和這場民族解放戰爭毫無關係的。即使它們的主題，不是在號召抗戰救亡，但內容還是深深地印上這個大時代的痕跡。

這種現象，原也是必然的。因為文藝是在反映現實，一個小說作者，只要他是忠實於創作，不是躲在象牙塔裏面壁構思，他的筆觸就無法離開他當時的典型環境了。

這裏有兩篇作品，可以充分地說明這一事實。

第一篇是乳嬰的「弗瑯工」。這是一個兩萬多字的短篇，寫的是當地一個錫礦的工友，在管工的加重剝削之下的悲慘生活。年青爽朗的礦工張伍，因為勇敢地反對管工的無理扣減工銀，被抓去押禁了起來，他的母親和妹妹，又被迫遷出礦場的宿舍，淪為乞丐，據說公司是要「教訓教訓大家，張媽養了一個兒子不好好管教管教，弄得不像一個人，又不像一個三星仔，一次一次尋人作對鬧事。」但是老成持重的礦工張福仔，一向就是百般馴良，安份守己，忍受一切的凌辱與榨取，結果却也逃不脫被解僱的命運。好在張媽的

話始終像弗瑯裏的機器在他耳邊轟響着：「不要尋死，有一天活，就活一天……」，要不然，張福仔早就在橡樹下找定他的最後歸宿了。

「不要尋死，有一天活，就活一天……」，這是青年礦工張伍離家時留給他母親和妹妹的唯一的話，也是這篇小說的主題思想。這個主題思想，和抗戰救亡，可說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但形象畢竟大於思想，小說中就反映出抗戰救亡時期的一種人物，他們慣於用「愛國」，「獻捐」等等美名，來作為剝削工人，營私自肥的藉口。且看工錢被扣減後，青年礦工張伍和高管工的一場爭執——

「爲什麼今天突然減工錢？」張伍的三角也只剩下二角七分，他一下就按耐不住，像和人罵架一樣火冒地說。

「你嫌太少麼？」高管工嚴峻地說。

「我是問你爲什麼今天要減少三分錢。」張伍像在打架時連半步也不能退却似地，緊迫着問。

「三分錢少得多了麼？告訴你：明天少四分五分也有很多人要來做工，過三天少六分七分也有很多人要來做工，你用不着來管我高管工的事，我只嫌做工的人太多。」接着，他乾咳了一下，就朗聲嬉笑着說：「一個中學生本來不配做弗瑯工，但是，一個讀書人應該明白我們的祖國現在受着怎樣的災難，知道愛國。不是麼？傷兵難民都要同胞救濟，公司一二百，我高管工幾元幾元的愛國月捐，是不是在這種不好的年份還要拿出血本和肉裏錢來？」

「搾取別人的鮮血，就算救國？幾百個弗瑯工，那個不是中國人？那個不會爲國家出過錢？也那個不能給

國家出點力？但是，你們餓死他們，只爲了，只爲了每一担固本紙自己做下去除了工錢只賺十多元，廿多元；不做，賣固本紙可以賺四十多元。就爲了這十多塊錢二十多塊錢啦！虧你還吞吐着救國、傷兵、難民的話。」張伍再也沒法抑制住他年青人的一種粗暴的火氣，話像瀑布一樣不衡衡輕重沖瀉下去。生活、母親、妹妹，在他心裏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跡。他喘着氣，蹦跳叫着。面頰都漲紅了，突出的眼珠像要噴射出烈火來。

「你不知道在對誰說話，在什麼人手下做工麼？告訴你：我是瑯弗的高管工。混蛋！」他冷冷地說着，掙笑着，就猛然地跑到窗邊，把門闔下了。

張伍把手裏二個角子二個銅枚猛然地向窗門擲去。角子銅枚在窗口，在地上，孤獨地呻吟着。接着，他跳上去，擊起來的拳頭要向窗上揮去的時候，給張福仔迅捷地拉住了。

「阿伍！你發昏了麼？」張福仔的眼睛嚴峻地注視着他，身子劇烈抖索着，話聲也抖得不成腔調了。

「只有你的肚子能裝下那些烏氣！」張伍面對着張福仔像面對着高管工一樣，猛然地掙脫，惡狠狠地怒視着。

作者也反映出了：在國難當頭，加上錫價低落，錫產限制，商場不景的時候，馬來亞的礦工始終是堅持着勞資合作，同舟共濟的要求。以下是張伍和十多個失業的礦工在請求資方採取輪工制或縮短工時辦法的一幕——

「我們知道高礦主這裏的弗瑯是信託高管工管的，要是高管工能夠去說說情，頭家還可以救濟些人的。」

高管工沒有說什麼，只點着頭表示同意。

「况且，日本侵略我們國家，打仗了，弄得世界不安寧，不景氣，弄得許許多多人沒有飯吃，但是我們打勝了日本，會好起來的。」張伍像在對同學演講似的，擺動着身子，揮動着手。

另一個弗瑯工突然地站了起來，接上去說：「是的，國難當頭，只好大家苦一點，我們的工錢只要夠吃飯，頭家也在固本紙上吃一點虧，不是麼？我們回國去殺敵沒有川資，留着要活命。活着的，做一個國民也總會替國家出點力的。」

「打日本的時候，國家用得着我們，打敗了日本的時候，國家也用得着我們出力……」

「好了，阿伍，國家大事不用說，我要去做工了。公司有法子，又爲什麼要停做一條金山溝，做着的一條也歇下夜工呢？」

「高管工，我們是想替大家請求高管工幫幫忙的。將來打倒了敵人，我們都有有工做的日子，能幸福地過活。現在，我們只要求活命。做四個鐘頭工，一角二分也好。頭家買公債，賑濟難民，總是幾萬萬的，有名的，愛國的，高管工也一樣。現在，我們不也是難民了麼？」

「你們應該去請求籌賑會，撥一撥款子賑濟你們失業弗瑯工。」高管工不耐煩地走動着，聽了老一回話，等聲音靜下來，這麼笑着說。面上的肉在作着一陣陣的痙攣。

「况且」，先前說話的那個工人看見張伍要站起來，就搶着溫和地說，「我們都是高管工好意，叫水客帶了南來的；張伍爸爸不死，和高管工也是好朋友。現

在，母親責罵他上次不該得罪你，因為連粥湯都沒有吃了。本來，有川資，可以回到家去種種田地挨挨苦，或者去打強盜的。」

「我們能夠活着，能夠給國家出點力，是忘不了高管工的。」張伍喘着說。顯然他是按耐住了衝動起來的感情，最後一次和氣地說話了。

「現在記着我了，你放水筆時候卻不會想到過我。」高管工說着，向人家異樣地溜看着，忍住了一半的笑容。

……張伍一跳就跳了起來，但是被侮辱的過份的火冒却使他顯得出奇地溫和說：「高管工，我們只要求做工活命，只要求一角幾分工錢買米。我們是中國人，我們記着中國，所以你扣三分錢也就讓你扣了。我們只是記着危亡的祖國，高管工，現在不是誰記着誰的時候。」

「你向國家去說話吧，我不是蔣委員長，也不是林主席，我是高管工，現在要去管工了。」高管工顯得憎惡地吐了幾口唾沫，就轉身向後門出去了。

另一篇同樣性質的小說，是上官芎的「非英雄史畧」。這個一萬多字的短篇，故事是敘述兩個青年農民，李四和李五，由中國逃難南來，無處棲宿，砍芭工人猴子臉潘火，激於階級的友愛，把他們留下了，並且介紹他們到那開芭的工場上做工。在一次倒樹的工作中，李五慘被壓斃，連那一天的賣命錢也被包工頭吃掉。李四忍受不了被剝削被侮辱的痛苦，最後也跑回去了。作品的內容，主要是在描寫當地的開芭工友的生活的黯淡，以及中國農民嚮往南來淘金的迷夢的破碎，並非在宣傳抗戰救亡。但作者透過李四李五等的流亡

的經歷，却也揭露了抗戰陣營中的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

「喲！我真不明白，你們年青人爲什麼要拋江渡海到了這兒來受苦吶？」(潘火)這怒燄又重新燃燒起來。

「哎！」一嘆氣，(李五)眼睛翻了翻，掉下幾顆淚珠來，就：「哎，誰這樣打算的哪？生活不下去喇！」

「嗚哇！我們夾平夾賤的賣掉了屋子、田地……逃的呀！」那年青的鼓着腮幫子。

「你們壯丁還不到前線去，還要逃？」潘火的眼，瞪得大，大，燃着怒火。「爲什麼不參加保衛團？」

淒清的翻着泛黃泛青的眼珠子，充着歪臉相：「我們也受過訓練，參加過保衛團的呀！好像這次鬼子在沿海登了岸，我們×××的防軍，早就退走了，漢奸、浪人……早就侵襲了來，我們還抵抗抵抗，可是啥用兒？又不能跟正規軍走……那祇有等死，……死……死了許多兄弟呀。……」那傢伙埋着腦袋，抽動得很厲害。

「我也想來吶，這兒還不比香港好玩！」那孩子(李五)癢着嘴兒。

「我不會忘記爸和妻的哭喪的臉：『我老了，你們不能白犧牲吶！』爸，老了；妻，那羸弱的身體……唉！我不會忖測他們怎樣的遭遇。可是，永遠不會忘記爸對我最後的一句話：記着，這海似的仇恨！」

「在香港，我有什麼辦法生活哪？……」

太陽斜射進來，照到老五的臉。「哥哥，我們走吧，天晴了！」

揩了揩臉，那瘦長夥子又抖擻地站起來。

「你們究竟打算跑到哪兒去呢？」火燄，在那猴子臉傢伙(潘火)的心頭澆息，永遠澆息了，他發楞地拉

着那孩子的手。

「祇有到處碰運氣！」

「不，這是不是辦法！我雖然窮，甕裏還有幾粒米，吃完了再說！咱們還可以找些粗工做，身體還扎實！」

幾隻眼睛楞住了，默默無言。

本來，中國壯丁逃難南來，是很引起當地一般工友的反感的。市面不景，生活競爭，工價下跌，造成他們之間的矛盾。所以，當山芭裏傳說來了一批唐山新客的時候，開芭的工友們就搖頭嘆氣了：「唔，新客！什麼工錢不比咱們便宜？單就講造草，你得四角，他媽的三角就怪那個了，哎！」他們認定這些外來的勞工是要跟他們搶飯吃的：「就講放芭，從前十塊八塊一依結，還不放在眼內；現在七塊錢一依結，你慢些兒就給人家搶了去包啦。唉！……好像今兒我們在十七碑包的那八十多依結，連伙食也不夠呢！」那猴子臉潘火，對於新客尤其深惡痛絕：「狗×的，這時候，什麼卵壯丁還要逃避，大量的向這兒擠，弄得自己活不了，人家也死完。……」他也聽過一些新客在訴說他們逃難的艱苦：「呀！別的不用講，單講船票一項，起碼得三百多塊錢。唉，我連屋子，六畝田賣掉了，才……唉唉！」「還好彩數，在香港還有一個當旅館掌櫃的同鄉，不然，……又得像其他很多人又死回去了。……」但潘火總是惡意地咕嚕着：「狗×的，還要講！」「媽的×，這種累人累己的……。」當他看到李四和李五因為割爛了他們的鄉親的一株橡樹，被趕了出來的時候，還非常得意地抽動着肩膀道：「哼！看看你們怎麼樣的死？」一直到了他明白這兩個逃難的壯丁，原來也參加過保衛團，却是被「早就退走」的正規軍遺棄了的

事實，心頭的火燄，才「永遠澆息了」。可見那時候的一般抗戰情勢，是怎樣的值得大家關注的。

作者又通過李四的回憶，指出當時指揮抗戰當局的喜歡排場而實際上却是顛預無能，促使大家正視這種現實——

「紅毛大日子，什麼紅毛大日子？」

山芭佬還比不上我這唐山田夸佬，老四搖頭擺腦地歪着嘴兒，屈着指兒算：「一，二，三，……噢，對呀，冬至十日是新年，今天是新年吶！」

嗤嗤的笑了笑，老馬說什麼紅毛大日子，哈哈，這新年咱們也有份哪！老四回憶到去年今日還在老家舉行什麼元旦壯丁檢閱吶！

媽的！上頭總是愛形形式式，事情發生了，就老怕跑得慢。

他最恨那大隊長，祇會說漂亮話：「咱們死也死在故鄉，我們不要離開我們的故鄉一步。……」

這訓話，祇有成了回憶。

傷心的，破碎了的新年，可痛的回憶，變成了腦子裏的開花砲彈。

作者接着借了元旦獻金的一幕，一方面表現了當時一般華僑的愛國熱情，一方面批評了羣衆的一些錯誤觀點，譬如有人認為獻金祇是爲了拯救自己的鄉里，有人則把凡是沒有捐款的人都看成漢奸。

蹣跚的，到了那咖啡館去，熱烘烘的，騰着烟，湧着嘈雜，當然那後座還常常閃動着一些色情的紅與綠，更迷漫着悶人的劣等香水氣息。

「喂，元旦獻金囉，又給我們一個機會！」

頭家那白大塊頭，怪興奮的，咬着筆頭，右手拈着

簿子在揮蕩。

「喂，我兩塊五角，這還是昨天出的糧！」猴子臉潘火在腰包裏揣了許久才拿出來。「本來打算推他媽的幾手牌九的，拉倒！」

「唔唔！就寫潘猴子好麼？哈哈！」那白大塊頭笑起來擠成了兩條眼縫，肩膀抽動得怪厲害。

「算了吧！還寫什麼卵名字？山芭佬，誰認得潘火還是潘猴子？隨便寫個無名氏吧！」猴子臉扳得嚴厲正正的。「我們還望什麼『名』的麼？」

「你老真熱心！」大塊頭拍着老潘。

「唉！咱老了，不然，還得回去拚拚命！」

「嗚哇！李福捐一元！」

「我又是四角！」

「……」

一簇蒼蠅似的，嗡嗡的鬧個不止。

「唉！」一個背脊靠着牆的傢伙這麼嘆口氣。「我們的家鄉也掉了，什麼都完了，還捐來啥用？」

兀！幾十隻眼睛都集中在這傢伙身上，憤怒的，燃成了一札燭花。那忘八還大模樣地擰着鬍子：「在唐山，上頭用武力，老糠也榨出油啦！這兒……」再橫了橫，似乎大家眼光都含着怒意，突地心眼兒一跳，勢頭不妥，還是悄悄的借解洩溜走了。

「那傢伙，漢奸論調哪！」大家都罵着那冷血傢伙。

「喂，還有誰來？」那胖大傢伙吊高了嗓子喊。

「啊！老四！你在這兒嗎？爲什麼悄悄的蹲在角落裏？來呀，捐點兒！」

猴子臉一把擱着他。可是他像一個洩了氣的皮球，不會動，悽慘地搖搖頭：

「可憐老弟還不那個哪。」又拍了拍兩個袋子癢着的。

可是眼光又集中了來，也燃着怒火的。

「瘋子老四是漢奸！」

不曉得誰這麼說一句。可是老四却苦笑了起來：

「你們熱心，我是感激的，可是一個沒有力量捐款的人，不一定起碼是漢奸呀！」

這解釋是白費的，熱的天氣變成冰冷下來。



抗戰時期，淪陷地區的壯丁的逃亡，固然使人同情，而婦女們的遭遇，却是更其悲慘。當地的小說作者，也有反映這一方面的生活的。這裏可以啓林的「夜話」和「小孤女」爲例。在「夜話」中，作者寫一個少婦逃難南來以後，遇到十年前的一個同學，深夜話舊，敘述她被日寇姦淫凌辱的經過，同時也暴露了當時中國一些地方政治腐化的情景。

我的丈夫曾受過短期的區政訓練，去年冬被委爲×區×縣的區長。×區地靠沿海，多數居民以捕魚爲生，土豪劣紳橫行霸道，我的丈夫爲要鞏固自己的地位，不惜與他們週旋，幫兇勒索，無所不爲。一月之間有不少的男男女女走到我這裏來求情，不是要求我轉向區長請減輕罰款，就是請求他的兒子免徵入伍。他們一包包的東西，一捲捲的鈔票，不斷地送到我這裏來，我極力摒去這一堆不應得的財物。有一天，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太婆，她的兒子本來沒有被徵出征，因爲一個有錢

的子弟被徵了，却用好多金錢送給區長，把這一名額轉到老太婆的兒子身上。老太婆到我這邊來啼啼哭哭，淚如雨下，她伸訴他僅有一個兒子，無論如何要我救援她。她拿了二張五塊的中央鈔給我，我拒絕了，她以爲我嫌她的款數太少，下午她又再添二張五元的中央鈔送來。她苦苦地要求我收她的款項，她滿以爲我若收了她的錢，才肯替她効勞。這真使我欲哭無淚，欲笑不成。……我過不慣這樣的生活，幾次三番向我的丈夫提出要過較有意義的生活。結果他在附近的縣立小學，爲我找了一個教員的位置。……

一天晚飯後，我們一家人坐在天井邊乘涼，小孩子們盡量在唱「月光光，秀才郎」的歌謠，突從東北角的海上，發起動地的砲聲。一個安靜的村鎮裏，立即起了一陣哄動的聲音：叫聲，喊聲；一堆堆的人們，如熱鍋裏的一羣螞蟻。這啓示敵人已向縣城進攻。我們這裏距沿海防地五華里，距區公所僅二里半，這時壯丁隊的集合號響着，正規軍走向前線，無數的居民負老携幼，拿着輕便的東西，背着簡單的布袱，一羣羣在那蒼茫的月色下，向着內地逃亡。人地生疏的我們，弄得脚忙手亂。我跑到學校，各同事早已逃之夭夭。我們急盼我的丈夫，給我們一個適當的處置，可是夜漸漸深了，砲火越加猛烈，兩個較大的孩子已懂得一點大人們的神色，蹲伏在床鋪的一角，那個最小的却還哼着要吃糖果。呼呼的流彈如雨箭般在左右橫飛，從窗縫裏，從瓦角間，總可看到閃閃發光的彈丸。戰事已移到我們住宿的附近了。這時就要逃也逃不了，唯有掩閉柴扉，倒在牆角上，躲避流彈，靜候着命運給我們最後的宣判。我們把

煤油燈吹熄，在黑暗中，懷着恐怖的心情去領畧被砲火所佔有的夜的世界。

槍砲聲慢慢沉寂，但仍有稀落的步槍聲。村鎮裏的守夜犬不斷地狂吠着。我們每個人的心上，總希望勝利的消息傳來。時鐘敲了三下，我們急盼我的丈夫回來告訴我們可喜的消息。一會兒，外面拍門的聲音響了，我以爲我的丈夫回來，我的母親燃上煤油燈，姊姊露出受驚後希望的微笑，我也急於知道戰爭的消息。「怎麼到這時才回來？把我們忘了吧！」我一面走，一面抱怨地說着。我把門開了，我的丈夫的衛兵站在門口，我正要開口問他，後面挺出兩個獸兵來，嚇得我魂不附體，獸兵蜂擁而入，我也被抓住了。

我清醒時，發覺下身已裸露着了，這屋子裏充滿着獸兵的狂笑，我不知道被輪姦的次數了，不知羞恥，只有憤恨，我瘋狂般尋娘找子，我發見我年近花甲的母親，橫臥在房門口，遭着同樣的侮辱。她老人家無力地呻吟着，我伏在她胸裏，沒有淚，也沒有聲。戰兵的手電筒照射得屋裏如同白晝。距我母親不遠的地方，又見我的姊姊倒在血泊中，她上下身都赤裸着，下部插入一枝尺許長的木棍。她一個五歲的孩子，肚腸從臍間左右流出。……

這少婦的丈夫究竟到那兒去了呢？這時，有一個日軍的長官來告訴她了：「區長太太，洪區長這次對我們皇軍的功勞很大。要不是洪區長帶率你們勇敢的區丁作內應，我們皇軍要到此地，總不會這麼容易。這也是你們老百姓的福氣呀！雖然洪區長已被他不良的部下打死，但他的家屬，我們皇軍自會格外保護，請你不必傷心。」

在「小孤女」一篇中，作者展開了另一幅悲慘的形象，使我們看到一般災區的少女，怎樣被人乘危誘拐，帶到南洋來販賣。小孤女阿珠，一年前在海口，有着多麼美滿的家庭生活，現在却在馬來亞一戶人家裏當婢女，整日價受到女主人的打罵。這天是兒童節，市上的戲院在義映「抗戰到底」招待兒童，主人也帶着小少爺們去吃風了，阿珠却只能呆在家裏自傷身世，她想起她的爸媽和哥哥，怎樣在敵機瘋狂的轟炸下慘死了，又想起她那個狡猾的堂舅，怎樣無情的把她出賣了——

一天晚上，財舅叫她到電燈光下的櫃台前，仍是平時那副虛偽的笑臉說：『寶珠，你住在我這裏我很歡迎，不過爲你的前途，我想在明天托人帶你到南洋找你的姨母。你不是有個姨母在南洋嗎？』……第二天上午十時左右，一個四十多歲的漢子來帶領她，她拿了財舅母新近替她做的幾件衣服，放在新購的小籐箱，跟着他走。那漢子帶她到一家照相館，照相館裏已先有兩個五六歲的男孩，和一個年齡與她相彷彿的女孩。她莫明其妙地和他們合攝了一張照片。漢子又帶他們去種痘。到下午三時，又帶他們到碼頭，坐舢舨船，在海風習習中，他們一起爬進了兩支烟筒的輪船上的三等艙裏。他們四人蹲在一起，那漢子很輕聲對他們說：「我要帶你們到南洋，找你們的親戚，但是外國人很兇惡，要是問你們時，你們要說你們是兄弟姊妹，我是你們的爸爸。如果不是這樣，外國人知道了，會把你們推到海裏去。」說了，還分指她是大姊，她是二姊……。

驗票了，一個個從小樓梯爬上船面。她站在甲板上，遠眺對面荒涼的城市，看見猙獰的鬼子兵在她往日

晚飯後散步的堤上巡邏。她看到市區壯麗的建築物烙印着敵人殘暴摧毀的痕跡，她認得她的商店是在東方那一角……檢驗完畢，汽笛聲鳴了幾響，巨大的輪船在夜色蒼芒中開走了，她回頭看那城市，燈光像荒塚裏淒涼的燐火，她不禁嗚咽哭了。在船上十天的生活，那漢子待她真像爸爸一樣。她們臨時湊成這四位兄弟姊妹，過着共同的生活，兩個弟弟年紀太小，暫時已忘了過去的一切，恢復了天真的常態。她和那十歲的小妹妹，却時時相對流淚。好容易到了南洋，那漢子帶她們到一家洋貨店樓上，漢子自己一天到晚却很少住在這裏。他們四人睡在一間房子的樓板上，吃飯是和洋貨店主人的傭人一同吃。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他們臨時湊合的兄弟姊妹，也一個個跟那漢子出去不再回來了。最後剩下她孤零零一個人，也終於在一天的早上，跟那漢子到這裏來。……

當時，直接反映當地救亡工作的小說，取材於獻捐助賑與除奸抵貨的故事的，為數很多。就我現在所翻閱到的，描寫前一種故事的作品，就有江浪萍的「熱忱」，林珊的「兩角錢」，和上官豸的「小鬼頭孫三」等幾篇；敘述除奸活動的，也有葉人的「一件事」和老蕾的「新生」兩篇。這一類故事，曾經是一般報告文學的熱門題材，但報告文學大體上還要受到所謂「真人實事」的限制，小說却是經過高度綜合概括的結果，所以內容較為深刻，人物也較有代表性些。例如「熱忱」中的女主人公張二嫂，就是當時一般鄉村婦女一種近於毀家抒難的精神典範。她那烟霞客的丈夫——老八，失業在家，向她討三角錢買雅

片，她堅拒不給，却把僅有的五角錢捐出助賑，她爽直而慷慨地回答老八的責問道：「吃鴉片烟的莫說是三角，便是毫厘我也不放過。救國的捐款，是應有的責任」。雙十節那天，地摩地方，又開籌賑會，影院裏設了獻金台，張二嫂興奮地暗自取出一枚爲了紀念她的母親而密藏着的金戒指，送上獻金台去，以致引起了家庭破毀，夫妻離散的悲劇——

散會的時候，剛剛是四點鐘，她一溜烟的跑回家去了。才踏入木屋裏，老八蹲在矮櫈上發怒說：「混帳！你整天到那裏去了？」

「我去獻金，獻一隻戒指！」張二嫂爽直而勇敢地說。

老八睜圓了眼，好像是老虎發威似的：「哈！獻金戒指嗎？你快活！今晚飯怎樣打算？……」

「放你娘的屁！那關我什麼事？你負不起家庭的責任，做什麼男子漢？」

張二嫂扳起冷峭的臉孔說了，却氣忿忿地跑過鄰家李嫂那裏，對着李嫂沒聲兒的坐下。

「張二嫂，這個年頭兒，好好的怎麼扳起臉孔來？」李嫂喝過一口茶，很詫異地追問。

張二嫂吁了一口悶氣，正想答，隔壁，「媽的，媽的」聲浪，像直箭般射過來，接着，「砰砰」的碎物聲亂響個不住。李嫂愕了一愕：

「老八又發狂了，張二嫂你聽，不是擲物嗎？」

「這樣的暴動是慣了的，不理他，看他怎樣。」張二嫂哈哈的狂笑，頻頻把鼻子哼着。李嫂知道她笑得很勉強，是比哭還苦的，却把偵察而銳利的眼，靜看她態度的轉變。張二嫂斂了笑，低頭凝視地下，像發歎似

的。隔壁「媽的媽的」還罵個不停。張二嫂忽地眼圈一紅，嗚嗚地哭起來：

「嫁了他，簡直是帶枷入獄。……」

她哭得很厲害。李嫂好容易才把她止了哭。夜裏便
在李嫂那裏胡亂睡下。

張二嫂的家是這樣完了。當她回到那木屋裏時，破碎的用具，狼藉滿地，老八走了，他把傢具掃個精光，連她的衣服、氈子，也偷了去。但她在痛苦之餘，却變得更加勇敢了，她堅決地說：「現在當烟鬼是死了，我自我，他自他，以後惟有找尋我個人的生活，自求生存，免被環境重重的壓迫，受盡人生桎梏之苦。」

「兩角錢」這個短篇，則是在讚頌勞働界在輸將助賑上勇於犧牲的高貴品質。咖啡店主阿四，生意在整個小市場中算最好的，但幾乎是一毛不拔；劈柴工人阿順，經常一天掙不到一角錢，却每月認了三毛錢的救國捐，這次病了十幾天，飯已沒得吃，向阿四領了二角半錢的欠賬，準備下坡找工做，恰巧遇到幾個學生在勸捐，他慷慨地掏出了兩毛錢，買了一朵光榮的紙花。作者一方面勾劃出那咖啡店主的孳孳爲利，刻薄吝嗇的性格——

阿順照舊蹲在那裏煽着火，赤褐色的隆起的臂上肌肉，一動一縮地，他感到肚子裏起了一陣收縮，似乎響了一回，立刻覺得自己是餓了。他記起自己還是昨天下午兩點鐘吃過一頓蕃茨粥，到現在還不曾進口過別的東西。

「前天同吉隣人破了一車木柴，昨天今天就沒有工做，真艱苦，又沒有錢拿到。……頭家！你的柴燒完

了？」好像忽然記起一件什麼東西，阿順站起來走近阿四的桌邊，向着阿四露出缺了門牙的黃牙齒，裂了臉孔，算是笑了。

阿四看他一眼，狡猾地笑了一笑：

「哦！阿順，前回你同我劈柴，我還欠三角工錢沒會給你呢。好，等會我就拿給你。——你喝一杯茶？」

站起來，阿四立刻就去動手泡茶。

「好，我要一杯咖啡烏。」阿順慢吞吞地答應了，坐下來。

送了咖啡烏過來，阿四還好意地拿過兩包鹹餅來請他吃。……

「阿四哥，你今天有吃素嗎？街場上家家聽說都把買菜錢省下來，報效賑災，你報效多少呀？」

肥胖的雜貨店老闆，喝過兩口茶後高聲說着。阿順呆呆地坐在一旁，驚奇地聽着，大張着兩眼。

「阿俊哥，你說吃什麼素，我報效什麼？」

「哈哈！你不知道嗎？今天是七七，紀念抗戰二週年。前天不是有幾個學生來這裏分傳單，你不記得了？」

「哦！不錯，不錯，我忘記了今天。」阿四鬆了一口氣，輕輕地說。他想今天最少又要出兩角錢了。

「我們三個石這裏幾家店，就是你阿四哥的生理最好，最穩當也是你。應該多出點錢去救國，是不是？聽說你鄉的人被鬼仔斬頭了好多人，你要更加熱心才對呀！」

……阿四一面收拾桌上的茶杯，一面回頭對肥胖的阿俊說：

「阿俊哥，你講得不錯，國是要救的，但是現在的行情是這樣壞，我的生理很壞，那裏有穩當？我那裏比得上你？你應該多出錢呀！我出了很多錢去救國，每月還要捐二角錢月捐呢。你看那裏有穩當？」

……阿四收過了茶杯便去記賬。看看時候不早，阿順也想出門去找找工作。他站起來走近櫃檯邊，等候着阿四在記賬。

記好了賬，阿四抬頭看看呆立着的阿順，知道他要計工錢。

「我欠你三角錢，是不是？現在你喝了一杯咖啡烏，兩包餅，共五占，這樣我找你二角半就對了。」

另一方面，作者也寫出阿順的關心抗戰，急公好義，和阿四那種市儈氣，恰好成了一個強烈的對照——

「頭家，鬼仔真的斬我們的人頭？」阿順睜着眼睛問。

「唔，那裏不真？有人親眼看見呢。所以我們大家要合心，今天人人吃素，省下的錢一齊送去報效國家，錢就多了，就不怕不會不勝利。你看唐人幾多人，大家一天要吃幾多錢？這個錢設使都拿去救國，你看多不多？」

阿俊哥說完，跟着把揮動的手停下來，一口氣把剩下的茶喝完，從衣袋裏摸出紙烟來燒着。

好像領悟了什麼，阿順露出缺了白牙的黃牙齒，點着頭。

……離開咖啡茶店，踏着路旁椰子樹的倒影，阿順打算到三英里外的市場去走走，找找工作的機會。早晨的涼風早已不知那裏去了，太陽白白地照在路上，天氣

熱起來了。有些路旁的椰樹幹上，有一張兩張紅黑大字的紙張貼着，阿順不認識字，便沒心去看它。

快近市場了，阿順走得一身大汗，讓過對面風馳而來的一輛新式汽車，他半閉眼睛躲避被汽車捲起的沙塵。再走幾步，他看見許多房屋前面飄揚着一面一面好看的旗子。他知道這是國旗，他被那些旗子的色彩引起一種強烈的興奮的感覺，他走得更快了。

到了市場上了。他正在打算到幾家曾經請他做過工的人家裏去問問工作做，忽然在一條街道的轉角地方，他看見幾個年青學生，拿着許多紅花向路人勸買。阿順趕上兩步走去。

「先生，多買一朵花，多出一分錢，多救一個同胞，今天我們紀念七七，人人應該出錢出力……。」

阿順聽見一個學生在向旁人說着，他立刻伸手到自己的短褲頭上把一隻兩角錢的銀角掏出來，向旁邊一個小學生買了一朵花，夾在右邊耳朵背上，很快地走了。

然而，在銅臭瀰漫，市儈主義流行的社會裏，下層階級羣衆的竭盡所有來獻捐，經常是不易引起大家的重視的，有些人甚至還要懷疑他們的人格。「小鬼頭孫三」的作者，就特別揭露了這種畸形的現象。小鬼頭在學校裏讀書，很受一般同學，尤其是小少爺們所輕鄙，因為他「長了頭髮不剃，鬚子骯髒了不洗，衣服舊了不換，都是十足的流氓氣」。監子頭張老師更加憎惡他，因為「模範孩子」小玉每天經常捐出兩毛錢，小鬼頭却「天天都沒有」。這天，小鬼頭終於和母親討得一毛錢來獻捐了，但小少爺們反而覺得詫異起來：「奇怪，怎麼啦，那小流氓今天有一角錢捐？」於是，一種

特有的新聞隨處散播着：「我瞧，這小流氓還是毛手毛腳來的。」「我瞧，連這小流氓的爸也沒有一角子啦！」因為：「孫三的爹跟人家當苦工，那兒來一角子？」何況還有一天，有人瞧見他「鬼鬼祟祟」地在課室裏獨自走來走去。「幹嗎呢，人家都走完了，這小流氓還留在那兒？」於是，張老師便來嚴厲查究了——

赤道雖然天氣悶熱，這兒還有着爽快的海風，陣陣的閃過來，也陣陣帶來了泣啜。

嗚，嗚，嗚嗚的。

幾個小鬼頭都探頭探腦的在教務處的門外逡巡，臉上都顯出了嚴重的表情。

「我瞧你這小流氓臉相，就懂得你不是好傢伙。嘿，你這毛賊，丟盡了咱們學校的臉。」

老虎叫似的聲音，誰都懂得是張老師。

嗚，嗚，嗚嗚。

「快承認來！」

劈拍，劈拍，又抽着籐鞭。

「真的，老師，我從來都沒有偷過東西，我家裏雖然窮，也不做毛賊……嗚，嗚嗚！」

那哭得嘶啞了的小鬼頭孫三的聲音，似乎再噓不出氣了，斷斷續續的。

「嚇，你這小鬼，小流氓，還這麼的強頂？來，來……」

跟着，又是劈拍，劈拍的抽，拚命抽，那小鬼在地上打滾，哭叫不出聲。

「你今兒這角錢那兒來的？講，講！」

這小鬼嗚嗚咽咽：

「這角錢是媽媽給我的，真的呀，娘還偷偷的給我，怕爹看見了要罵。」

這位老張瞪高了兩隻近視眼，冷笑：

「嘿，你這小流氓真是打不死的，好，我還要籌備兒童節的遊藝會，好，慢慢跟你算賬。」

帶了一腦袋烟雲蹶出來。

漸漸地，趁熱鬧的小孩子也散了。

柔和的海風行進中，夾着這小鬼頭的暗嘎的泣啜。

學校代收救國捐，而貧家子弟獻捐救國，沒有得到鼓勵，得到表揚，反而是受到猜忌，凌辱，與嚴酷的拷打！作者銳利地抨擊這批阻撓救亡工作，摧殘新生一代的劊子手。



有些描寫除奸抵貨的作品，常把販賣劣貨的奸商，寫得不堪一擊，使人覺得鋤奸的工作似乎相當輕鬆寫意。實際上，當時有些奸商，倒是十分頑強的，除奸團也往往遇到犧牲。「一件事」在這方面，就有比較真實的反映。它寫巴剎里的奸商王金寶，始終是個兇狠蠻橫的傢伙，他販賣劣魚是大模大樣的，受了幾次警告，不但滿不在乎，而且幹得更加起勁。他公開地向人們挑戰道：「媽的！老子怕誰？要幹就幹！看他們來咬我的鳥！」他走過私，殺過人，還不斷地把這事拿來向他的朋友炫耀。朋友們相信他的力量，也變成了他的「同志」，支持他賣劣魚。所以劣魚充溢巴剎，魚販不用眼睛瞧救亡團體一眼。有好幾個地方被採取了「行動」，但仍然沒有效果，大家停了幾天，又跟着王金寶和東洋人大做其生意，形成了救亡運動的一個危機。另一方面，作者寫除奸團由於碰到王金寶這麼一個強悍的勁敵，在行動之前，也有一番慎密的計劃；聯絡，

情報，糾察各方面，都付出最大的力量去佈置。所以除奸的情形，倒還相當順利——

巴剎的各種攤子上都已經聚滿了今天一天所需要賣的東西，攤主正站在旁邊，沉默地等待着他們的顧客。不久，顧客便像蒼蠅似的圍滿了各個攤子，在白色的磐石上的一攤是最為熱鬧的。圍在那裏的有好幾個圈子。馬來人拿着精緻有花紋的小竹籃，吉寧人墊着腳，伸長頸子和瘦而黑黝的毛腿，中國女傭人也擠在那中間，只看見白衫黑裙搖動着。如果這包圍缺少了一角，馬上便會被人填補的。

約摸九點三刻，有四個青年，逡巡在巴剎里，他們不買什麼東西，然而他們一時却並不離開，他們顯出極度平靜的樣子，好像到這裏來是隨便等一個約會的朋友似的，可是他們的眼睛，却一直看着其他過往的行人和買賣等的人，之後，又回到那特別熱鬧的攤子上來。他們這樣逡巡着，在不惹人注目的地方站立着，低低地談說着什麼。他們的臉色因為過度緊張而分外顯得嚴謹了。

他們一直等那約會的人，直到巴剎門口駛來一輛羅厘車，車上載滿着年青人，車子停在巴剎門口，車上的年青人都隨即跳下了。這一切的事是做得那麼純熟而且幹練，車子上跳下來的青年們兩個一組，兩個一組地把巴剎圍着，而那幾個青年在這時便衝了過去。人羣被衝散了，不知是誰的嘴裏發出「啊！」的聲響，顯然是在那裏發生了事情。馬上被大家看得清楚了。當時王金寶從那魚攤的旁邊被三個強健的青年拉出來了。他掙扎着，用惡毒的言語喃喃地罵他們：「……你媽！你們

敢？」

『王金寶漢奸，割他的……。』羣衆中發出一陣哄叫聲。王金寶看了週圍，沒有一個認識的朋友。胖子被拉開了魚攤，兩個人拉他的臂膀，一個人幫忙，另一個站在他的後面。那青年的右手突然出現了一把刀，他的左手拉着胖子的左耳，只一揚，……鮮血像水龍頭突被揭開似的冒了出來，飛濺在那青年的深褐色的襯衫上。就在這時候，那魚攤上堆積着的魚被兩個人用大竹籬盛了倒在靠近巴剎的海裏去了。跟隨着他們的人大聲地叫罵着，甚至鼓了掌，但是聽不見他們叫的是什麼。

然而，愛國青年儘管熱情勇敢，做事幹練，畢竟城府不深，對於奸商們的陰險狠毒，還有疏於防範的地方。這時，王金寶展開他的頑抗了，作者寫道——

當那兩個倒魚下海的青年回轉來時，那『行動』的瞬間已經過去，羅厘車夫正按着叭喇，催促着就要開行。做糾察的青年已經跳上了車，只等這最後兩個人了。就在這時候，耳朵旁邊還掛着血，那血沿着頸流落在灰色水門汀上，胖子王金寶沒有叫一聲痛，也不用手掩着那臉上失去了一部份的地方，他的臉被兩道好像就要殺人似的濃眉遮蓋着了，他的口微微張開，那眼睛裏透出野獸似的兇饑，彷彿就要爆裂出來。他似乎遲疑了一下，可是當他返身看見那空空的白石台上再沒有一尾魚時，低着血染紅了的臉，他突然很快地跑向那石台上，用魔鬼似的手，像是要撕碎什麼地，抓取了一種東西，迅捷地趕來了。

恰在這時候，那兩個倒魚下海的青年登上了車，興奮和高興充滿了他們的臉。車子剛一開動，王

金寶趕到了。「哼！」他發出咆哮似的叫聲，向前瘋狂地衝來，而在他的手裏正握着發亮的東西，高高地揚起。「啊！刀！刀！」這一切發生得那樣快，當人們被帶有警告性的叫聲驚醒，回轉頭來看時，連意識反映的時間也沒有，直覺地看到了，在陽光下，一件發光的東西飛駛了過來，大家本能地低下了頭，不知在誰的頭頂上「刷」地一下，跌落在離車不遠的地方。可是許多人還沒有喘定，只在精神緊縮一團恐怖的時候，那第二聲又出現了。第二柄尖銳的刀在空中照了一道光輝的弧線。

這時車子已經開出幾十碼的地方了。「媽的！好傢伙！這個壞東西，去幹他！車夫，停止！」但是另一個人說了：「不用，隨他去好了。他沒有傷着我們，我們不必在現在跟他打架。」車子直駛到馬路上，好像得勝似的，車夫捏着喇叭。但是突然有一個青年對另一個說：「小吳，你的臉色爲什麼這樣蒼白，這樣難看？你有點不舒服？肚子痛嗎？」那被稱爲小吳的人只用手壓着肚子，搖了搖頭，不作聲。大家興奮地唱着歌。在中午炎熱的柏油路上，一陣歌聲像野火似的燒起來了。然而，有一聲驚叫發出來：「啊！血！啊！血！」當大家全集中眼光在被指示的小吳的身上時，他們發現了那胸下正流着血，一滴一滴地濡染了衣褲，像一道溪流。但是他却用手掩着，用蒼白的嘴唇顫抖地說着：「不要緊，不要緊！」似乎不願意人家發現這一秘密，發現了在他有種羞恥的感覺。

大家慌亂了，車子立刻停在馬路上。他被用一架紅十字車送到醫院去了。然而在他臨行時，他還反抗着

說：「我不用去，只有一點傷，算得什麼？前線將士……」但是不等他說完，已經被人放在車上駛去了。

作者不掩飾當時鋤奸抵貨的鬥爭的艱苦，不但寫來顯得真實自然，從創作方法上說，也是正確的。因為唯有寫出奸商們的高度頑強的掙扎，才能充份地表現出當時一般救亡工作者的英勇果敢。

不過，也有一些奸商，在受到懲罰之後，會洗心革面，改過自新的。老蕾的「新生」，寫的就是這種人物的轉變的過程——

媽認得出這顫動的聲音。門一開，映在眼前的：爸的臉塗滿了斑斑血跡。小平一見，狂奔過去。

「唔，珊……英，我不成了？」爸雙手掩住耳朵。

「偉民，你怎樣了？耳……朵……？」

媽媽緊抱着爸爸，鮮紅的血落在他的肩上。

「爸，誰打傷了你？」小平拉住爸的衣角。

爸沒有回答，軟懶懶地讓媽媽攙着肩膀走。媽使勁地把他扶上了牀。爸爸咬着牙齦，睜開血腥的眼望着小平：「不，日本人害了我……。」他的眼慢慢地模糊起來了。

「日本人？媽的，我要替爸報仇！」

小平捏着拳頭。媽却明白偉民今夜為什麼會剩下一個耳朵，流着斑斑的血跡回家的。她明白這一切的內幕，她很傷心的哭了。

「珊英，別……哭，我知道我是錯了。哦！我不該爲了金錢，受了敵人的收買呀！……唔，他們罵得對，我是狗，我對不住祖國……一個耳朵，哦，痛……。」

媽抽噎得更厲害了。

「爲了金錢，爲着敵人招募開礦的華工，××山新近募……募來的華工，是我騙他們去的。唔，不但這些，爲了金錢，爲着替敵人散佈謠言，詆譏我們……我肯替敵人分發煽動人心的傳單。」突然地爸從牀上翻起身來，捏着粗大的拳頭。「我悔悟，我不配做中華民族的子孫，我是狗！」說着，他用粗大的拳頭猛擊着自己的臉部。眼前一片黑，他昏倒了。

「媽，爸爸……」小平驚惶的嚷着。

聽着偉民瘋狂的自白，聽着偉民倒下的聲音，珊英猛把伏在牀欄上的頭抬起。「偉民，你……」媽緊摟住爸的腰。

「我？我是……你們平日所唾棄的……漢……漢……奸！」

「但是，你現在已經悔悟了。」

「悔悟了，太遲了，我是沒了一個……耳朵了……。」

爸喘着急促的呼吸，媽與小平的視線移在一片血流如注的耳根。她從衣袋裏拿出一塊手巾，蒙住爸的耳朵。爸是失掉一隻耳朵了。

「別給我包，……我要把所有的血流盡，讓它洗淨我的恥辱，洗淨我的罪惡……。」他撇開了手，翻了起來。「珊，血能洗去我的罪惡麼？」

「是的，血能洗去你的罪惡，只要你從今夜起真真做個有良心的，有骨氣的中國人。」

作者寫奸商張偉民的轉變還嫌太過突然，不能算是成功。但在張偉民受創回家以前，作者借着小平的一段回憶，

反映學校裏一般小孩子們那種衷誠愛國，嫉惡如仇的情緒，却是十分生動的，使到讀者對於新生的一代，對於民族的前途，都抱着無限的樂觀。

「媽，我真的不上學了。」

「又來囉！」

「……………」瞧着媽帶怒的臉色，小平給嚇住了。然而他不會忘記，今天早上他正在操場上跟金森玩捉迷藏的時候，四年級的玉泉怒氣沖沖地跑了過來：「金森，別跟漢奸的兒子玩！」

「誰是漢奸的兒子？」小平不服氣地挺起胸來。他雖則是個剛滿十歲的孩子，但「漢奸」二字，他是曉得的。王先生不是常常講過漢奸的故事麼？不錯，漢奸是幫助日本的，他是我們的敵人！我們應該起來打倒漢奸！然而他現在却被人叫做漢奸的兒子了，這叫他怎能忍耐得住。

「你不是漢奸的兒子麼？你的爸爸不是漢奸麼？」

「你自己才是漢奸的兒子！」不這麼反罵一句，小平的怒是不會平的。

玉泉一聽到他的反罵，追上一步，抓住他的頭髮，迎臉一個巴掌——拍！

哇哇……哇！

「什麼事？金森你打他？」陳先生跑來了。

「不是，玉……玉泉打他。」金森口吃地說。

「是的，他罵我是漢奸的兒子。」

「不，陳先生，是他先罵我的。」小平揉着濕潤的眼睛，搶着說。

「別爭辯，到辦公室再說。」

二個孩子帶着蒼白的臉色，跟在陳先生的背後，踏進了辦公室。陳先生坐在轉椅上，讓二個孩子分立在他的左右。

「不論是誰都不可隨便罵人家是漢奸的兒子。我不是常常告訴你們麼？漢奸是我們的敵人，他幫助鬼子打殺我們的同胞，還有替鬼子做事的也是漢奸。你們不是常常聽到打漢奸的消息麼？是的，漢奸不但要打，同時還應該起來殺死他。那麼，漢奸二字是不是可以隨便加誣人？現在你們就犯了這毛病。曉得麼，以後不准亂罵人家漢奸，聽到麼？」

「聽到！」二個孩子不約而同地點着頭。

「那麼，誰是漢奸呢？你們是不會知道的，汪精衛、殷汝耕，王克敏等才是漢奸，記得麼？」

「記得。」

「那好，上課鐘響了，你們可以回去了。」說着，陳先生牽着小平的手。「玉泉，過來！」

玉泉跑到陳先生的身邊，睜着兩顆閃光的眼睛。陳先生同樣地拉着他的手。「你們握手！」

「我不！」玉泉掙脫了陳先生的手，倒退了幾步。

「我不願跟漢奸的兒子握手！」

五

馬華的救亡運動，不但經常會遭遇到敵偽份子的企圖破壞，有時也會受到一些私會黨徒的阻撓，因此，說服這些私會黨徒，爭取抗日的友軍，建立救亡運動的統一陣線，便成了救亡團體的另一種重要的任務。但這種工作却是比發動籌賑和除奸抵貨更不容易做得好的。這裏有一個短篇——「勝利」，便是在描寫這一方面的

困難。故事發生在一個工場裏，那兒，有一羣强有力的私會黨盤居着，他們恣意欺壓工友，調戲女工，又用「籌賑」的名義進行勒索，每人徵收月捐五角，却從來沒有把錢繳到籌賑會去。少數工友們希望團結起來做救亡的工作，結果也被打消了。這一次，因為有兩個黨徒被捕了，他們打算來一次罷工，少數工友却提出反對，理由是在抗戰時期，不便引起勞資的糾紛。這一來，私會黨和少數工友尖銳地對立了起來，私會黨魁「蓋天老三」，揚言要用最殘酷的辦法來對付這些工友，於是那些工友都不敢去上工，情勢隨時有爆發出大殺戮的可能。愛國青年陳亮，決定冒昧來說服老三，打開僵局。但當他請人給他介紹了之後，他發覺情形比他所預料的還要危險——

「沒有什麼可談的，我不要見。」這聲音是那樣堅決，幾乎沒有動搖的可能。隨着這聲音，他（老三）開始舉起足步來。身旁的八個工人跟隨着他，一邊用可以鑽進鋼鐵的眼睛盯着陳亮。

「老三，我是救國團體的人。」陳亮搶上前一步，走到他面前。「有一點話要和你說。」

老三倏地停步了，揚起了眉毛，（那兒有着一條很深的疤痕），帶着輕蔑似的：「好吧，你說！」其他幾個工人也停止了足步，包圍了過來，那樣迅速，陳亮的身邊馬上被人佔滿，看不見地面了。

「兄弟！」那是連陳亮也覺得意料之外的，他慷慨地伸手去拉了老三的手。「我想我們可以談談，到咖啡店怎樣？」

老三仍然是那付倔强的樣子，不再有什麼表情：「不用，要談到我們宿舍裏去。」

由吉台樹下到他們宿舍，大概有幾百步路遠，老三大踏步走在前面，後面是陳亮，老三同黨。他們以兇蠻的，充滿了敵意的神色跟隨着。陳亮不用向後看，就知道後面跟着的人是越來越多。

在一間擺有幾件傢具的小房間裏停了下來，陳亮的面前有一張長形的檯子。在左角，蓋天老三巍然站着，他的身旁正簇擁着無數兇悍的頭。當陳亮還沒有來得及說話表明來意的時候，驀地，蓋天老三用他那粗大的手高舉起向上揮了兩下，隨即有一個不到十八歲的赤裸着上身的健壯的青年抽出了兩把尖銳的刀，用力擲在台子上，只聽得鐵插入木頭的響聲，未插入的刀的上部在顫抖着。那刀柄上的兩塊紅布好像是兩股鮮血。

陳亮吃了一驚。這事有點蹊蹺。「不要緊！說服，說服，再說服！」他想起了自己說過的話，擊退那微現狼狽的情緒。

作者繼續塑造這一個果敢，熱情的愛國青年的美麗的形象：陳亮在向圍着桌邊的臉掃看了一下，發現一切的人都在敵視着他之後，他沉着地發揮他的說服羣衆的才能，穩紮穩打，直到勝利地完成他的任務。

「弟兄們！……今天我到這裏來，並不帶着那一方面的使命，或是幫助那一方面說話。」他首先作了一個坦然的自白，然後繼續說：「弟兄們想想，我們救國的人，有替人家做過私人的事情，幫助一邊說話嗎？」

在每一個私會黨的臉上，陳亮搜查不出一個要反問的人，這加強了他的胆量。「沒有！沒有！一個也沒有！我們救國的人做的只是救國的事，救中國的事。我們講演，奔走，募捐，許多人甚至都犧牲了職業，爲的

是什麼？」陳亮說到這裏，故意停頓一下，然後用堅強的話來自己作答：「救國，使中國打勝日本，打倒日本仔。」

一說到日本，大家臉上敵視的情緒，有點興奮了。

「我們中國從來是亂七八糟，人人沒有飯吃，諸位不是多半因為過活不了，才到南洋嗎？……我們中國所以這樣窮，大家沒有飯吃，多半就因為日本。所以我們要救國，要打日本。」

不知怎樣，那靜肅的陰森的小屋內的空氣，好像冬天的冰凍，在春天到來時，於不知不覺間解開了。就在這時候，太陽光走到屋子裏來，人們透了一口氣，才感到今天的天氣很熱，身上已經滲透了汗珠，而那兩把閃亮的刀，在這時也迅速地被收起了。

「但是」，陳亮用怨嘆的語氣說，「我們中國人常常不能互相團結，反而互相反對，結果中了敵人的計。」陳亮在這裏插進了許多統一戰線的理論，但却用許多故事烘托了出來。這些故事有的是來自書本，有的是道聽塗說，有的乾脆是自己杜撰的。

那一面以老三做核心的情形好像顯出了鬆弛活潑的樣子，蓋天老三也把手抹了一抹臉上的汗，換上探詢的神氣。

「今天，我來這裏是聽說你們工人中間有些隔閡，我想站在中國人的地位，站在救國的人的地位，來使大家團結一條心。」

「是的！不過，先生！我們工友被捕了，大家正應該同心合作，為什麼他們不同意罷工呢？」老三提出了反問。他彷彿很厭煩的樣子，覺得找到了這一個可以打

擊對方的機會，用他的牙齒。

「不，我剛才已經講過，中國人要團結，罷工於我們有什麼好處呢？你們也許可以說表示力量吧！不，我們不要用這種方法，這徒然叫我們自家削弱力量。我的意思是說要用別的方法來解決。」

結果，還是陳亮替他們想了一點辦法，蓋天老三的粗惡的臉上才出現了一絲微笑，也否認曾經不許另外一些工友來做工，同時保證他們第二天可以來上工。最後，當他以一種留戀的姿態送陳亮出門以後，還準備了二十五塊錢，說是最近向工友徵收的籌賑捐，要托陳亮拿去繳交呢！

在那個大時代中，思想行動的表現，最顯得多樣性的，恐怕要算是智識份子了。他們有的始終在動搖，有的終於落荒，有的經過了一番痛苦的掙扎，却又繼續前進。馬華作者，多半出身於這一階層，由於題材熟悉，有關這一方面的作品，似乎寫得更成功些。現有資料，可以一提的，就有「搬家」、「旁觀者」、「兒子」等三篇。

陳茹的「搬家」，用一兩千字的小小的篇幅，畫出了一些專唱高調的教授們的輪廓。周教授是最擅於講「戰時青年責任」的問題的，但在歐戰爆發，日本南進意向越來越顯露，大家都在準備保衛馬來亞的時候，他却在整理他的皮箱。一個青年來訪了，要求周教授給他那篇「戰時青年應負的責任」，說這是他們等待着編排的。周教授並不理睬，嘴裏「唔，唔……是，是」，雙手却把魯迅全集等書籍和自己的舊的結婚照片放進皮箱裏去。接着，他突然開口了，但口氣和平時已有不同，他說：「如果發生戰爭的話，你怕不

怕？……譬如你的朋友，密司許，她打算怎麼辦呢？」那青年倒還愉快地向他提出一個問題：「希望你告訴我一點，如果蘇日訂立條約，對中國會不會有影響？」

周教授仍舊回到皮箱前面整理他的書籍。這時候年青的人對於周教授的動作，好像有點感覺了，他用沉着的語氣向對方發問：「是不是周先生也要離開這裏？」

「說呢」，周教授抓抓頭皮，「本來我打算在這裏做些工作，但是你看——」他用手指着床前的搖籃，「我以為孩子也應當好好看顧他的，這是未來的中國主人翁！」

「前次周先生不是吩咐我們，華僑青年要幫助當地政府，完成馬來亞的反侵略陣線麼？為什麼你自己却先……」年青的人有點煩惱。

「辟，辟，辟。」門外忽然有高跟鞋的踐踏聲了。

「周！」教授太太氣喘吁吁地進來了，手裏拿着一張中國銀行的匯票，一隻手在腰骨上，畫上墨灰的眉毛顫動着：「真氣死人，前個禮拜三十四元七角，你偏偏說要再等待，今天已經漲到十八元二角半了，將來也許要漲到……。」

教授太太回轉頭，看看年青的人站在丈夫的旁邊，她沉默了。

「周先生，為什麼你自己却先走……？」年青的人好像有點懷疑，始終迫着周先生：「你從前告訴我的戰時青年的責任！」

「唔，這個？這是純粹的理論問題！」

「唔，唔。」青年人從周先生房子門口的水門汀上消失了。

王金的「旁觀者」，以教師生活爲背景，刻劃出智識階層的幾種人物，這些人物，在當時是屢見不鮮，很有點代表性的。

周先生——是一個很活動的中學教師，每天都很忙，忙到一下課旁人就很難找到他了。同事間對他的傾軋攻擊，他懂得很清楚，但他沒有時間去計較這些個人的糾紛，並且也不想去計較。他想：他不能無聊，很多事在等着他做。而且，他爲什麼不做呢？他是中國人，對於敵人那種瘋狂的侵畧，他沒有理由不憤怒。「他覺得把自己安置在民族解放潮流之外的一切企圖都是無恥的。時代並不是使人躺在床上閉起眼睛就可以大喊天下太平啊。他要活，然而他也知道只有使整個民族活下去，他才能夠活。他並不誇張自己的力量，人類的歷史並不是一個或幾個人的血肉造成的，然而如果每個人都盡了自己的一切努力，那世界就很容易的變好了。」

他很年青，只有廿五六歲左右。他的工作是：每星期廿五點鐘課，七十幾本作文；大小楷和各種筆記的簿子，都要仔細看過改過。每天還要讀一點鐘外國文，星期日要參與三個不同性質的座談會。此外，還負責編輯一個小型的週刊，又是一個劇團的顧問，最近就正在讀那個「全國總動員」的劇本。夜裏，他很遲才睡。他覺得自己什麼都不夠，他要多讀點書。何況是在這麼緊張的時代，他更不能偷懶，到底聖西門和傅立葉的改造社會的主張，爲什麼是空想的？他就覺得有弄楚的必要。又有很多問題，譬如「抗戰必勝」的理由究竟是怎樣的？七七抗戰以來中國的種種進步和收穫究竟在那裏？什麼是現行漢字的特點？爲什麼要拉丁化？怎樣肅清漢奸？這一切，他都不放鬆地在追求那滿意的回答。但對

於學生們所提出的疑問，他還盡他所知的給以解釋，他覺得中國的青年，如果都是這樣活潑愛求進步，那麼也許中國早已得救了。

曾先生——在學校裏教英文，幾乎一句國語都不會講，除了自己的名字以外，一個中國字也寫不出，可是他却會捏緊了拳頭，用英語對旁人說：「我是一個中國人！我愛中國！我要擁護反侵略戰爭直到最後的一刻！」他常常去找一位沈先生談論抗戰問題。有一次，他手裏拿着一份報紙，如飢如渴地跑到沈先生的房裏來問道：「你看，這裏有一段消息，說中國內部主張堅持抗戰的人，都是受了利用的？」那沈先生帶着完全輕蔑的口吻反問：「你以為這樣說法完全沒有理由嗎？」曾先生呆了好久說不出話，凝神地苦思着，最後似乎恍然大悟地說：「有是有理由的，不過那只是侵略者的一種 SMOKES CREEN, SURE, SMOKE SCREEN。」他也看出人家對他的輕視，他非常忿怒，可是他不讓自己失望。他是中國人，他要多了解一些中國的情形。可惜他沒有到過中國，他常常覺得從書報上以及一些傳說上，就很難找到可信的記載。看過的一些書上，就有很多說中國人是懶惰呀，卑怯呀，吃老鼠呀，兒子殺父親呀……諸如此類。然而驚天動地的戰爭開始了，一年多來，中國雖然遇到了種種艱難，而一切的艱難又都成爲過去，全世界公正的人們，都看到中國人民英勇的戰鬥，都可以想到這戰鬥的輝耀的前途。曾先生是和許多人一樣，堅信着最後勝利一定是屬於中國的。

沈寄雲——和周先生，曾先生同在一個學校裏教書。他討厭像曾先生那樣的「土生」，他認爲他們「簡直不是中國人」，他更討厭這些「不是中國人」的人，也偏要大談中國的事。他覺得曾先生的擁護抗戰，「完全是一種感情的衝

動」。根據他個人冷靜的觀察，「在這位曾先生的全部生活當中，實在找不到絲毫與抗戰有關的痕跡。他完全是個只能適宜看偵探小說和好萊塢影片的人」。每逢想到曾先生所說的「SMOKE SCREEN」兩個字，想到曾先生那種土頭土腦的樣子，沈寄雲就忍不住要笑出聲來。「誰能相信這樣的話語，是曾先生這種人說出來的呢？」他就不承認曾先生能切實理解那「烟幕」兩個字的意義。他相信曾先生「完全是在賣弄玄虛」，他就最恨這類賣弄玄虛的人。而且，他覺得曾先生賣弄的技巧也太拙劣哩！

沈寄雲也極討厭周先生這個活動份子。他不只一次地對周先生說：「少同他接近！騙子！投機！」又說：「難道你以為他忙着救國？哈哈！那真是笑話。天曉得，他在鬧戀愛呀！……其實，他們也知道這國家是救不好的，他們只是因為要救救自己，就把許多美名掛在自己的頭上。」所以，他很少同周先生講話。講什麼好呢？他可不能開口「統一戰線」，閉口「集體安全」，他不願做應聲蟲。他覺得一個人應該有自己獨立的見解。可是偏偏有那麼多的傻子跟在人家後面喊口號。他想：讓他們學習那種傻子的勇敢去吧！反正這些人是盲動的一羣。他自己有他自己的路，他還只三十多歲，這世界終究是自己的，他一定要有一番偉大的貢獻。可不是麼？中國需要的將是許多建設的人材，而他自己又是對「理化」有興趣的，他不能一輩子做國文教員，他為什麼不埋頭苦幹出一點成績來呢？

「然而」，作者寫道：「他安不下心去。來南洋兩個年頭是那麼快過去了。在每學期開始的時候，他也曾擬定過一些計劃。他計劃讀亞丹斯密的國富論和李嘉圖的經濟學說，他計劃把波格達諾夫和德波林兩人在哲學上的見解，做個詳細

的比較研究，他也計劃過用多少時間就可以看法文報紙不查字典，一切都計劃過了，然而一切都沒有做。一學期過去了，第二學期又過去了，他的心像懸在半空一樣地找不到着落，苦悶喲！可是他又想過，如果他的環境能再好一點，如果他能少受到一些無謂的刺激，他也許會早有什麼成就了。然而這在他又完全不可能。正如他在國內一樣，在南洋，也有許多事許多人看不入眼。就譬如老周吧，這樣一個什麼都沒有根底的人，居然好像學校的靈魂一樣……。」

韓先生——這是沈寄雲最談得來的一位同事，他們有一個共同的主張，就是「不做應聲蟲」。不過韓先生的論調常常不及沈寄雲那麼肯定。譬如，有一次，他和沈先生在批評周先生時，就先留下一點餘地說：「教書也的確有很多困難，你如果不迎合學生心理嗎？那就會吃苦不討好。可是迎合呢？你看，我就常常覺得有些人的話，可真那個！」他畧停一下，覺得對方並沒有不同意的表示，才接了下去：「像老周，他口口聲聲是擁護領袖……然而這話是對一般民衆說的，因為我們不得不激勵一般民衆對於抗戰的信念。可是對於我們，這問題又不能一概而論！難道你敢說我們的領袖真希望抗戰到底，把自己的實力都耗完嗎？你敢相信我們的領袖發表的談話和宣告，不都是官樣文章嗎？而且誰都知道，九一八是誰不主抵抗的？誰能斷定我們的領袖將來不會主和？我覺得我們有點政治認識的人，都不該隨便做應聲蟲？」沈寄雲表示同意地說：「我也就覺得這抗戰的前途，很成問題。從抗戰開始到現在，我們節節敗退，那裏是勝利？我看說什麼一城一地之得失無關大局，完全是鬼話！」韓先生也長嘆了一口氣道：「可不是鬼話嗎？……戰也好，不戰也好，反正是老百姓倒霉。你就拿南洋來說，天天捐

錢，可是這錢究竟是不是用在難民身上？並且我們每月一定要抽五巴仙的月捐，完全是的道理嗎？」

黃幻如——他是研究國學的，他不喜歡學生向他提出問題，他對於學生們的答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同我剛才所說的距離太遠，你們現在應當多注重文學，好高騖遠是青年的通病，那最容易妨碍自己的進步？」他說他教了二十多年書，可是看到真有成就的青年却不多，社會的進步是太慢了。但有些人却說他以前是在福建省開藥店的，根本沒有教過書。剛到學校時，黃幻如曾在週會上報告自己在國內的觀感，結論是：中國的抗戰一定會勝利，「因為我們要曉得，第一，中國的土地廣大，第二，物產豐富，第三，中國的漢字是直寫的」。這使學生們聽得莫明其妙，忘記了黃先生講完時應當鼓掌。

當武漢戰局緊張，石龍失守，廣州淪陷的消息傳來時，黃幻如就和韓先生與沈寄雲在討論汪精衛的「和平之門未閉」的談話。韓先生的意見是：「中國一定非和不可」。沈寄雲則認為應該先行亡國：「亡又有什麼呢？現在是戰亦亡，不戰亦亡。戰敗了固然亡在日本手裏，可是戰勝了，也是亡在別國手裏。亡給誰都是一樣，這一點我倒不担心，我覺得最可怕的倒是中國不亡。因為只有亡國才能把我們的民族復興起來。只有亡國才能把許多壞人淘汰消滅。而且，中國亡國也不止一次了，宋朝明朝……」。黃幻如倒是同意韓先生的見解，他說：「我看也是只有和才有辦法。我們的領土不能這麼繼續地失下去，而且我們也需要一個喘息的機會」。

蕭平的「兒子」，正面地描寫上進的知識份子的積極犧牲的精神。一對青年的夫婦，爲了堅持從事救亡工作，爲了

使他們的團體生活不致受到妨碍，毅然地把他們的愛情的結晶——一個活潑可愛的男嬰，送給人家去了。

自然，這一個偉大的決定，在他們的心裏，尤其是年青的母親的感情上，是經過一番矛盾的鬥爭的。起初，當丈夫提議把孩子送給人家時，她就用着無限憐惜的眼光瞪着手中那個可愛的小生命，她會想到懷孕以至臨盆時的痛苦，想到孩子出生時所帶給她的一種從未嘗過的欣慰和溫暖，於是打了一個寒噤，把孩子更緊地抱在懷中，就好像人家已在面前快要把他搶去似的。但當她受到團體的警告以及朋友們的責備和勸告時，一種良心的譴責和一種自覺逃避任務的驚慌，又像無數的毒蛇咬着她的心，她恨不得立刻跑到大家的面前去贖罪。這時，她便咬着牙根說：「還是送給人家吧！」可是，只要嬰孩起了一陣哭聲，她就立刻朦住了這念頭，走到牀邊去把孩子抱起來，於是，孩子的可愛的臉龐，懷裏的溫暖的感覺，又使她把他緊緊地抱着，拚命地吻着。她幾乎不相信自已會想過要把孩子送給人家，她那晶瑩的淚珠滴在孩子的臉上：「不！我不能！我不能拋棄可愛的兒子！」

她爲了不能拋棄孩子而苦惱着，那苦惱加重地壓着她的胸口時，她會爆發着怒火，變態地把懷中的小生命用力放在牀上：「你爲什麼要跑到我的身上來纏着我前進呢？我恨你！我不得不恨你！」然而淒切的啼哭，慈母的心，立刻又俘擄了她，她抱起了嬰兒，把面貼在那小小的臉孔上，讓懺悔的眼淚和無知生命的淚水混和着：「呵！乖乖！是媽不對！你別哭，別哭呵！是媽不對！」

終於，她勇敢地接受了丈夫的鼓勵，一幕人生最悲苦的生離的景象便開演了——

「孩子！孩子！」她心裏比剗去一塊肉還痛地叫喊

着。

兒子終於給人家抱去了！爲了救亡工作的前途，母親是悲傷着。

「不要悲傷吧，親愛的！難道你不明白嗎？……」庭含着感動，悲傷的眼淚。他雖然這樣說，其實他的心中，也是在留戀着兒子，他也是具有一副父親的心腸呵！

「把一個兒子送給人家算得什麼？你難道不知道在目前的祖國，有千千萬萬的兒子在死傷嗎？」他擁抱着她，沉痛地說。他的聲音逐漸地轉爲熱情，悲憤：「親愛的！我們還是拋棄自己的一個兒子給人家，而去爲拯救千千萬萬兒子的滅亡而鬥爭吧……我們的鬥爭，也是爲了給人家的兒子，也是爲着千千萬萬的兒子啊！親愛的！這就是你所說的愛人類的心！」……

不多幾天，她是以一個更努力，更堅決的姿態出現在她的同道們的中間。

這不但是馬華的積極的知識份子在支持中國抗戰救亡時期的犧牲精神的典範，也幾乎是一切的改革者以及偉大的宗教家的獻身精神的典範。馬來亞各階層人士，在推動當地社會進步的過程中，自然不乏同樣的可歌可泣的事跡，這就有待當前的文藝工作者去作生動的描繪了。

（一九五八年二月）